

普式庚短篇小說集

譯文叢書

黃源編

普式庚著

孟十還譯

普式庚短篇小說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譯文叢書

黃源主編

普式庚
短篇小說集

孟十遠譯

平裝實價
九角
一元四角

目錄

射擊	二二
風雪	二二
棺材匠	四七
站長	六一
小姐——農家姑娘	八一
郭洛亨諾村底歷史	一一五
杜勃洛夫斯基	一四三
鐘形的皇后	二七九
基爾德沙里	三二五
後記	

射

擊

我們射擊了。

——巴拉寇斯基。

我會立誓要憑決鬥底權利殺死他（我底射擊還留在他身上）。

——露營的一晚。

—

我們駐留在×××小鎮了。軍隊裏士官底生活是大家都知道的。早晨——學術科，騎術科；午餐在團長或猶太人的酒館那裏，夜晚——彭司^①和紙牌。在×××沒有一所公共

① 彭司 Punch，用香料調製的味酒。——譯者

俱樂部，沒有一個待嫁的姑娘；我們只彼此會聚着，在那裏，除了自己底軍服，我們什麼也沒有看見。

祇有一個是不屬於軍界的人，參加到我們這團體來，他大約有二十五歲，因此我們把他算做老人。經驗使他在我們面前佔了許多便宜；同時他底習慣的憂鬱，緊張的神經和粗惡的言語在我們底年青的腦裏發生了有力的影響。似乎有一種玄祕籠罩着他底運命。他自然是俄國人，却取了外國名字。某一時期他曾在鏢騎隊裏供職，也很幸順；然而誰都不知道什麼原因，引得他辭了職，而且移居到那可憐的小鎮，他住在那裏，伴着困窮和奢侈；他走路永遠是步行，身上穿一件破舊的黑禮服，但他爲我們團裏所有的士官設了一隻公用的桌子。●是的，他底由一個退伍兵調製的午餐，總有兩三個盤子，同時香檳酒像小河似地流着。誰都不知道——無論他底境况，無論他底收入，誰也不把這些事情勉強去問他。他收藏了一些書籍，大部分是軍事學，其餘的是小說。他高興把它們借給別人閱讀，永遠不向他們追索；因之那些書永遠不能歸還原主，它們是忙着的。他底重要的事業就是用手鎗射擊。他

底屋裏牆壁上充滿了子彈打穿的孔痕，充滿了裂洞，好像蜂巢，手鎗底寶貴的蜂巢就是他居住的寒儉的小房裏的唯一的一畝奢華。在技術上，他達到怎樣的程度，不敢確定地說，不過如果他要用子彈從什麼人底帽子上射擊一隻梨，那麼在我們團裏是沒有一個人會對他誇自己底頭的。

我們中間底談話常常說到決鬥；希利渥（他底名字）從來不在這種談話上插進來。若問，他遇過決鬥沒有，他只冷然地回答，遇過，再詳細就不說了，可見這種問題他是不喜歡的。我們猜想，在他底良心裏必擺着他底驚人的技術底怎樣一件不幸的犧牲。可是，我們很像有點懼怯——就是在腦裏也不會對他發生些少疑念。有種人，他們底像貌竟會排逐了這類疑念。

一件突然的事情驚動了我們所有的人。

有一次我們士官們十個人在希利渥那裏午餐。照常地喝了酒，這是說喝得很多；飯後我們請主人作莊陪我們打牌。他推辭了許久，因為差不多一向沒有玩過這東西；最後，叫人拿出了紙牌，撒了五十個且爾文此●在桌上，於是坐下分牌。我們圍繞着他，就開始賭了。希利渥有種習慣，在玩的時候總保持着絕對的沉默，從來不爭論也不說明。如果賭家錯算了

帳，他就立刻或者付清不夠的數目，或者記下所餘的數目。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也就不妨礙他按照自己底方法從事。但是我們裏面，有一個新近纔調來的士官，他在賭，不留心地找錯了最末一門。希利渥拿起粉筆依着自己底習慣去平算數目。士官以為他錯誤了，出來究正。希利渥沉默地繼續分牌，士官，忍耐不住了，拿起刷子擦去那他認為寫錯了的。希利渥拿起粉筆重新寫上了，那士官，被酒，同事們底玩弄和嘲笑所燃燒，覺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憤怒地從桌上抓起銅燭台，把它朝希利渥擲去，他不是躲得快就被打着了。

我們都激動了。

希利渥站起來，由於忿恨臉都變白了，閃着亮晶晶的眼睛說：

「敬愛的先牛，請你出去，你應該感謝上帝，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底家裏。」

我們沒有懷疑這結局，並且猜測那新同事一定要被打死的。士官走了，說要報復這次侮辱，任憑牌主人怎麼決定。又繼續玩了幾分鐘，但覺得，主人不願再玩了，我們就一個跟一個放下牌，返回宿舍，談論着快要遺下的空缺。

● 俄國金幣——譯者

● 指「新同事」打死後遺下的空缺——譯者

第二天上騎術科的時候，我們詢問那可憐的中尉還活着沒有，恰好他自己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又把這題目問他。他答，關於希利渥他還沒有任何的消息。這使我們奇怪了。我們到希利渥那裏去，在院裏找着了，他正對着掛在大門上的標記一個子彈連一個子彈地打靶。他照常地招待了我們，沒有一句話說到昨天經過的事情過了三天；中尉還活着，我們驚異地問：

「難道希利渥不曾決鬥嗎？」

希利渥不會決鬥。他以極簡單的解釋而滿足而和解了。

這件事在年青人底思想上嚴重地損傷了他。勇敢底缺點比一切都少能受年青的人們原諒，這些人時常在勇敢上審視人類的價值底高峯和可能的瑕疵底寬恕。雖然，漸漸地一切也都忘却了，希利渥重又挽回了他底以前的影響。

祇我一個人不能再同他接近了。我由于天性有種浪漫的幻想，這時以前我就過於一切人地傾服這種人；他底生活是個謎語，和我在底眼裏是個神祕的故事底英雄。他很愛我；特別是單同我個人他放棄了自己底習慣的、激烈的粗惡言語，並且帶着誠懇和希有的快樂談到各種事物。但不幸的夜晚以後，我起了一個觀念，以為他底尊嚴沾污了，並且沒有

按照他底自由的意志去洗淨這個觀念沒有離開我，阻止我像從前那樣和他親近；我甚且恥於看見他。希利渥是十分聰明而老練的，不會看不出這情形和猜不出這裏底緣故彷彿，這苦惱着他；至少我覺察出有兩次他希望向我解釋解釋；但我迴避了這樣機會，希利渥也就離開我了。自從那時我和他只在同事們中間會過面，我們以前的天真爛漫的談話是斷絕了。

首都底粗心的人民對於許多感覺沒有理解——連鄉村或小市底人民都知道的那種理解。例如，說郵遞日期底等候吧：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我們底團部辦公室裏擠滿了土官；某人等候錢，某人等候書信，某人等候報紙。常常也在這裏就把包封拆開的，新聞傳出來了，辦公室立刻呈現了一幅極其活躍的圖畫。希利渥得到的註明我們團部收轉的信件，通常也在這屋裏找到的一次寄給他一隻包封，他現出頂不耐煩的神情剝脫了那上面底漆印。一頁信露出來，他底兩眼冒火了。土官們各人都忙着看自己底信，什麼也不會察覺。

「先生們，」希利渥對他們說：「一些事情要求我急速離開這裏，今天夜裏我要走了，我希望，你們不拒絕到我家裏作最後的一次午餐。我也等候你，」他轉過身，繼續對我說：「一定等候着啊。」

說完這話，他急忙出去了。我們約好了在希利渥那裏聚齊，就分散各奔自己底方向了。我在預定的時間到了希利渥那裏，看見全團幾乎都在他那裏了。一切他底東西已經裝紮妥當；只剩下一段赤裸裸的射爛了的牆壁。我們圍着桌子坐下；主人格外地有精神，不一會他底快樂就把全體也變成快樂的了；瓶塞時時發響，玻璃杯浮起泡沫，不住潰騰。同時我們也儘最大的熱心祝他平安就道，萬事如意。到離開桌子已經天黑了。大家在取帽子的時候，希利渥感着無限的惜別，當我將要出門的一分鐘，他握住我底手，我站住了。

「我得同你談一談，」他輕輕地說。

我留下了。客人們都走了；剩下我們兩個人，彼此對面坐下，沉默地吸着煙。希利渥心裏很不安靜；他底癡癡似的快樂底痕跡早消滅了。陰晦的蒼白臉，冒火的眼睛和嘴裏吐出的濃烟，活活給他一幅十足的妖怪底形象。過了幾分鐘，希利渥打破靜寂了。

「也許，我們永遠不能再見面了，」他對我說：「在離別前我要向你剖白一下，你總會看出，我不大尊視別一方面底意見；但我愛你，我感覺：我將會痛苦，如果你底腦裏我留下歪曲的印象。」

他停止了，裝滿他底燃盡的煙斗；我沉默着，低着眼睛。

「你必覺得奇怪，」他接着說，「我沒有從那個醜醉的丹漢P. × × 要求賠償，你可以承認，若有選擇武器的自由，他底生命將完全授於我底手裏，而我呢，多半沒有危險；我寧肯在我底偉大的靈魂上添寫一筆異議，可是不願欺騙。假如我能懲罰P. × × ×，而不致把我底生命置入危險，那麼我無論如何不能饒恕他的。」

我驚異地望着希利渥。這樣的自狀完全攪亂了我。希利渥接着說：

「這真對，我沒有權利使自己死亡。六年前我被別人打了嘴巴，而我底仇人到現在還活着哩。」

我底好奇心有力地鼓動了。

「你沒有同他決鬥嗎？」我問。「事情當然和你沒有關係了。」

「我同他決鬥了，」希利渥答：「這就是我們決鬥底紀念品呀。」

希利渥站起從厚紙盒裏拿出一頂鑲着金邊金縷的紅帽子（法國人叫 Donnet de Police 的）他戴上它；它底靠額頂的地方是被子彈洞穿了的。

「你知道，」希利渥繼續說：「我曾在×××鏢騎隊團裏服務。我底性格你是明瞭的；我喜好逞強；這成爲我底少年時代底煩惱。在我們底時代中粗暴算做時髦；我是軍隊裏第

一個烈性的人我們以酗酒自傲；我飲勝了丹尼斯·達衛道甫所稱讚的著名的布爾曹大。決鬥在我們團裏時時刻刻發生；我總不是做見證人，就是做實行人。同事們都崇拜我，常常調換的團長們呢，看我好像有一個頗重要的邪物……我正安然（或不安然）享受我底盛名的時候，有一個富而知名的（我不叫出他底名字）青年人到我們這裏來任職。我生來不曾遇見這樣個堂皇的幸運兒！你自己擬想一下吧，青春，聰慧，漂亮，極瘋狂的快樂，極任性的勇敢，震耳的大名，他不知道計算並且在他永遠也不枯竭的金錢，你自己想像一下吧，他在我們中間應份帶來了怎樣的效果罷。我底優勢動搖了。因被我底名譽所誘引，他開始尋求我底友誼；但我對他很冷淡，他也就不顧惜地疎遠我了。我實在討厭他。他底在團部和婦女社會裏的成功使我生了很大的灰心。我起意同他尋找吵鬧；針對我底嘲諷詩他回答了嘲諷詩，他底詩似乎總超出我底意料而我底苛薄，他底詩，又是沒有更可笑的例子的。他開了玩笑，我越懷恨在心了。後來有一次在一個波蘭地主底跳舞會上，他底外表成了所有婦女底注意底目標，尤甚的是從前和我有過交情的女主人自己。我俯到他底耳邊說了怎麼一句奚落的蠢話。他紅着臉打了我一個嘴吧。我們跑去取劍；婦女們嚇得昏倒了，旁人拉開我們，就在這一夜我們去決鬥了。是剛纔天放亮的辰光。我偕同我底三個副手站在

指定的地點。我感着無法形容的焦燥等候。我底敵手春天的太陽升起了，溫暖散出了我看見他遠遠來了。他徒步走着，軍服搭在劍上，後面跟着一個副手。我們前去會遇他。他走近了，手捧着一頂裝滿了櫻桃的帽子。副手給我們量了十二步距離。我應當是第一次射擊的人；不過憎惡的波浪凶猛地顛簸着我，我不能信任手腕底準確，爲了叫自己有時間鎮靜，讓他第一次射擊；我底敵手却沒有同意。我們議決抽籤：幸運底永遠的愛人的他，抽着了第一號。他描準了，一彈打穿我底帽子。輪到我了。他底生命最後終於落在我底手裏；我貪婪地望着他，努力想捉得即使一點點不安底黑影。他迎手鎗站着，從帽子裏揀擇熟透的櫻桃吃，把那些核子都吐到我面前來。他底無感刺激了我。「有什麼裨益呢，」我想：「你要剝奪他底生命，那時他對這事還完全不覺得害怕？」憎惡的意思在我底腦裏消失了。我放下手鎗。「你，像是，此刻還不當死，」我對他說：「請你回去吃早飯吧；我不願妨礙你了。」「你一點沒有妨礙我，」他答：「請——你自己放鎗吧；可是，也隨便你；你底射擊保留給你；我無論什麼

● 這「請」字係報復上句「請你回去吃早飯吧」底「請」字；原文字法嚴密，容易看出，因恐譯筆不

時候都準備聽候你底差遣。」我轉向副手，說明此刻不願放鎗，決鬥到這就完了……

我退伍後離開那裏就移到這處小鎮自從那時，沒有一天，我不想到復讐現在我底時辰來了……」

希利渥從衣袋裏掏出早晨收到的那封信，把它給我讀。是一個人（大概是他底事務代理人）由莫斯科寫給他的，說那有名的人物最近要同那又年青又美麗的姑娘舉行正式婚禮了。

「你猜，」希利渥說：「這有名的人物是誰。我要到莫斯科去。我們看看，他在自己底婚禮前面赴死是否還是無感的樣子，如同從前他吃着櫻桃等候它那樣！」

希利渥說完話站起來，把他底帽子拋在地板上，在屋裏來回走着，和老虎困在牠底柙裏一般。我一動不動地傾聽了他；希奇的、矛盾的感覺波蕩了我。

僕人進來報告馬預備好了。希利渥緊緊地握了我底手；我們相吻了。他坐上小車，車裏橫着兩隻旅行篋，一隻裝着手鎗，一隻裝着他底日常用品。我們又作一次道別，馬就跑去了。

過了幾年，家庭的事情迫我移居到N××縣底貧苦的小村。雖則被家務所累，我還不斷靜靜地迴想我底過去的喧嘩和無慮的生活。對於我比什麼都難堪的是在最孤獨中學習度送春天和冬天的黃昏。晚餐前我還有辦法磨完時間，同管理人談話，巡視工作，或者參觀新的建築；等一到黃昏，我就完全不知道往哪裏藏躲。我在衣櫥和倉庫底下發見的那幾本書，已經背誦熟了。所有的，祇管家婦克梨爾洛夫娜纔能記憶的故事，也都對我講述多次了。農婦們底歌曲令我愁悶。於是我開始喝並不甘美的菓汁酒，但它使我底頭痛；是的，我承認，我也曾害怕因痛苦變成醉漢，這是說，最痛苦的醉漢，這種例子我在我們底縣裏看見過很多了。

我底附近沒有親近的隣人，除了兩三個痛苦的人；他們底談話大部分不離噫呃和嘆息。寂寞一天天地增加。到後，我決定儘可能早早地躺下睡覺，儘可能晚晚地晚餐；這樣我就縮短了黃昏，拉長了白天的經度，效果確是不錯。

雖我四威爾斯特，有一處屬於伯爵夫人B××底富麗的莊園；那裏祇住着管理人，伯爵夫人僅僅當她出嫁的第一年在自己底莊園裏住過一次，而且沒有住夠一個月。但是，到

我塾居的第二個春天，傳聞伯爵夫人同丈夫在夏間將回自己底村莊來實際，他們在六月初就到達了。

富貴的隣人底到來對於村中居民是個重要的時代。地主們和他們底農人們由兩個月前直到三年後都要談論這件事情。至於我呢，我承認，這同年青而美貌的隣婦底到來的消息強烈地震動了我；心急得忍不住地想看見她，因此在她到達的第一個星期日的午餐後，我就跑到×××村去自薦於他們底駕前，竟如一個頂親近的隣人和頂卑順的僕人。

侍者把我讓進伯爵底會客室裏，隨後自己出去通報。寬闊的會客室佈置得極盡豪華；繞牆排着幾架書櫥，每架頂端擺着一座半身銅像；大理石的火爐旁邊豎着一面高鏡；地板上鋪着綠色的絨氈。我自從離棄了奢華住到這貧苦的一隅，已經好久不看見他人底豪富了，我膽怯地戰兢兢地等候着伯爵，彷彿省裏來的請願人等候着部長底出臨。

門開了，走出一個年紀約三十二歲的男子，非常漂亮。伯爵以開誠和友愛的態度接待我；我儘力振起精神將要介紹自己，但他搶了先。我們坐下了。他底談話，是隨便而和藹的，不一會就驅散我底粗俗的儒怯；我剛纔恢復我底平日的狀態，伯爵夫人忽然出現了，於是騷亂比以前更甚地又佔領了我的確，她真是個美人。伯爵給我介紹了。我想裝出大方，然而越

努力靠自己罩上自然的外表，越感覺自己是笨拙的。他們爲使我有時間整理自己和對新的相識習慣，就自己們交談起來，把我好似看做一個不拘禮節的老實的隣人。這時候我站起來回踱着，看看書籍和圖畫。關於圖畫我不是通家，可是有一幅惹了我底注意。它表現的是一種瑞士底風景；但那上面觸引我的並非筆法，而是，圖畫曾被兩顆緊聯的子彈打穿的洞。

「唔，太好的射擊！」我轉向伯爵說。

「是的，」他答：「很驚人的射擊。」

「您射擊得好嗎？」他接着問。

「還可以，」我答，很高興談話轉到和我相近的題目：「隔三十步射擊紙牌我不會失錯的，當然是使用熟悉的手鎗。」

「真的嗎？」伯爵夫人帶着十分留心的神情說：「呵你，我底朋友，隔三十步能打中紙牌嗎？」

「不論什麼時候，」伯爵答：「我們試試。當年我射擊得不壞；不過已經四年，我沒有拿起手鎗了。」

「噢」我說：「若這樣的話我敢賭個東道，先生，即使隔二十步也不能打中紙牌；手鎗需要每天的練習。我在經驗上知道，我們團裏我算很好的射擊者們中底一個。遇着一次整個月我沒有擺弄手鎗，我底手鎗在修理；您想怎樣，先生？後來我第一次射擊，隔二十步打一隻瓶子，接連四鎗都失錯了。我們那裏有個騎兵上尉，是個敏捷的又是個有趣的人；他常時告訴我：「明白麼，兄弟，您底手不能打準一隻瓶子，不，先生，不應該輕視練習，這正是不熟慣的原因。最優秀的射擊者，他底成功我見過的，每天都要射擊，至少，午餐前要練習三次。這椿事成爲他底習慣，有如酒杯。」」

聽我興緻勃勃地談話了，伯爵和伯爵夫人都很愉快。

「那麼他怎樣射擊呢？」伯爵問我。

「就是這樣，先生：有時候，他看見一隻蒼蠅落在牆上……您以爲可笑嗎，伯爵夫人？真的……有時候，看見一隻蒼蠅就叫：「庫支柯，手鎗！」庫支柯把實彈的手鎗拿給他。他一撥機門，把蒼蠅頂入牆壁裏了。」

「奇怪」伯爵說：「他叫什麼名字？」

「希利渥，先生。」

「希利渥！伯爵從自己底坐位跳起，叫：『您認識希利渥嗎？』」

「怎麼不認識，先生，我們同他是好朋友呀；他在我們團裏就像自己底同事弟兄；但已經五年，關於他，我不曾得到一點消息了。看來，先生，您也許知道他吧？」

「知道，很知道。他沒有對您說一樁極奇特的事件嗎？」

「先生，不是在跳舞會上，他受怎樣一個粗人打了嘴巴的事件嗎？」

「他告訴了您這個粗人底名字嗎？」

「沒有，先生，沒有告訴……呵哈，先生！我猜測着內容，繼續說：『請原諒……：我不知
道……莫非是您嗎？』」

「就是我，」伯爵現出特別狼狽的神情回答：「子彈打穿的圖畫就是最末次我們會
面底紀念品。」

「啊，我底親愛的，」伯爵夫人說：「爲了上帝，不要說吧；我怕聽呢。」

「不，」伯爵反駁了：「我全都說；他知道，我怎麼侮辱了他底朋友；也讓他知道，希利

「渾怎麼報復了我。」

伯爵把椅子挪近我，我懷着活躍的好奇心聽了下面的故事。

「五年以前我結了婚。第一個月，The Honey-Moon，我來在這地方，在這村莊裏，我把生活底最好的時期和一段最深刻的回憶獻給了這所房子。一次晚間我們一同騎馬出外遊逛；妻底馬發了脾氣，她惶恐了，把韁繩交我牽着就步行回家了。我走到前頭，在院裏我看見一輛旅行的雙輪車；他們告訴我：在我底會客室裏坐着一個人，不說自己底姓名，只簡單地聲明，他有事來會我。我走進這間屋子，在暗處看見一個滿身灰塵和鬍髯叢生的人；他站在這裏，靠火爐。我走近他，努力追憶他底輪廓。「你不認識我嗎，伯爵？」他顫聲地說。「希利渥！」我叫，想起了，我承認我底頭髮都豎立了。「這是真的，」他接着說：「射擊保留給我。」我特地前來放我底手鎗。你準備了嗎？」他底手鎗從側面的衣袋裏拔出。我量了十一步就站在那裏，牆角那裏，請他快快射擊，趁着妻還沒有回來。他延遲着；他要燈火。把蠟燭

● 蜜月。原作此句用英文，故存。——譯者。

● 此句影射第十二頁末行「可是，也隨便你；你底射擊保留給你」一句。——譯者。

拿給他了我關上門，不許誰走入，又請他射擊，他舉起手鎗描準了……我覺得一秒鐘……我想到她……可怕的時間過去了，希利渥垂下手，「可惜，」他說：「手鎗沒有裝上櫻桃核……子彈太重啦。我細思想，我們這不是決鬥，而是屠殺；我不習慣對付沒有武器的人。我們重新幹吧；抽籤，看誰第一次射擊，」我搖頭……表示我不同意……歸終我們還是裝好了鎗捲了兩張紙券；他把它們放進從前被我打穿的那頂帽子裏；我又摸着了第一號。「你，伯爵是魔鬼樣地幸運呀。」他微笑地說，那種微笑我永遠不會忘記。我不懂，我做了什麼，和怎樣他能強迫我這麼做……但我放了鎗，打在了這幅圖畫上。（伯爵用手指着那幅射穿的圖畫；他底臉燃燒了，像一團火；伯爵夫人底臉比自己底手帕還白；我也抑持不住嘆叫了。）

「我放了鎗，」伯爵繼續說：「感謝上帝，沒有打中；那時候希利渥……（他在這一分鐘可真嚇人。）希利渥正向我描準，突然門開了。瑪沙●叫喊着奔來抱住我底脖頸。她一來喚起我底全部勇氣。「親愛的，」我對她說：「難道你沒有看見，我們是在開玩笑嗎？你怎麼却驚慌起來去，喝杯水再來我們這里吧；我將給你介紹這老朋友和同事。」瑪沙還不相信。

「請您告訴我，我底丈夫說的對嗎？」她轉身向着嚴肅的希利渥：「對嗎，你們兩人是在開玩笑？」他時時刻刻開玩笑，伯爵夫人，希利渥答她：「一次他開玩笑打了我嘴吧，一次他開玩笑射穿我底這頂帽子，方纔他又開玩笑沒有打中我；現在我也願意開些玩笑……」他隨着這話就要對我描準……當着她底面前，瑪沙朝他跪下了。「站起來，瑪沙，羞恥啊！」我憤怒地叫：「先生，你停止嘲弄這不幸的婦人嗎？你究竟要放鎗，還是不呢？」不囉，希利渥答：「我滿足了；我看見了你底迷惑，你底孱弱；我強迫了你射擊我。我滿足了。你要記着我。我把你賦予你底良心吧。於是他去了，但走到門邊站下，又看一眼被我打穿的圖畫，那上而的鎗孔，幾乎辨不清楚了，隱蔽了。妻昏倒着；人們不敢挽留他，都用驚悸的眼光望着他；他出到階前，大聲命令了車夫就走了。上而的是我所能記得的一些。」

伯爵沉默了。這樣，我就知道了從前它底開始那樣感動了我的故事底終局了。這個英雄我再沒有遇見了。人們說，當亞歷山大·伊普西蘭特暴動時期，希利渥曾統率敢死隊支隊並且犧牲在石枯涼下的戰爭裏了。

- 亞歷山大·伊華西崗特 (1783—1838) 希臘人，幼年在俄國受教育，以後入俄國陸軍裏服務，一八一七年升少將。這時擬藉俄國底勢力作復興祖國運動，未能成功。一八二〇年頃聯絡多腦河流域民族反土耳其，不久土耳其佔領了加拉斯多（現羅馬尼亞京城），他逃亡至奧大利，被捕繫獄，一八二七年釋放。一八二八年死。——譯者。

- 鎮名，舊在俄國和羅馬尼亞底交界，歐戰後劃屬羅馬尼亞，位瓦面縣境，靠近普魯斯河岸。——譯者。

風

雪

幾匹馬在雪堆上急跑，

蹄踏深厚的白雪……

忽然在旁邊

閃出一座孤獨的神廟。

……

倏地周圍起了風暴，

雪片紛紛地飛下；

一隻黑色的烏鴉鼓着兩翼，

盤旋在雪橦上面；

豫言的呻吟宣示着悲哀！

幾匹馬性急地

他感嘆地望著這暗的夜，

豎起鬍子……

——荷蒙大新基

在我們還能記憶的那個時代，一千八百十一年末尾，有一個善良的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L××，住在自己底村莊涅納拉直夫裏。他以愛客和親切在整個的地方上出了名；鄰人們時常地到他那裏去吃，喝，同他底太太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玩五個戈貝克①一底的波士頓②，但有些人——乃是爲了要看看他們底女兒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她是一個端莊的、蒼白的十七歲的少女。她被認爲一個富有的未婚妻，許多人都爲自己或者爲兒子盤算着她。

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是薰陶於一些法蘭西的小說中，自然，着迷了一個對象，被她

①「戈貝克」俄國底銅幣名稱，每戈貝克約等中國錢一分。——譯者。

②一種骨牌遊戲。——譯者。

選上了，是一個貧窮的軍隊的旗手，正當冰假，住在自己底村莊裏，誰都明白的，年青的人都燃燒着同樣的熱情，不過她底親愛的父母，察覺了他們底雙方的傾向，便連女兒想到他也不許，而他們接待他也就壞起來，簡直不如對一個退職的議員。

我們底情人們就寫信了，每天祕密地在松林裏或者一座古老的小禮拜堂旁邊相會。他們在那裏彼此發了永久的愛情上的誓言，他們悲歎着命運和製造了各種的想像。在這樣的情形下，寫着和談着，他們（這是很自然的）達到了下面的決議：如果我們一個缺少了一個就不能呼吸，而殘酷的父母底意志又妨礙我們底幸福，那麼我們便不能離開它。行事嗎？自然，這種完美的意思先產生在那個年青人底頭腦裏，同時它也特別地適合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底羅曼蒂克的幻想。

冬天來了，斷絕了他們底會見；但書信往返得却越加活躍。烏拉及米爾·尼古拉未契在每封信裏都懇求她委身於他，祕密地舉行婚禮，藏匿一些時候，然後跑到父母底膝前，為父母者，當然，最後會被英雄的恆心和情人們底不幸所感動，於是，一定對他們說：「孩子們！

到我們底懷抱裏來吧。」

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躊躇了許久；很多的逃走的計劃全給拒絕了。最後她同意了：在約定的一天，她不吃晚飯，藉頭痛做遁辭，躲在自己底屋裏。她底女僕是同謀者；她們兩個人應該經過後廊，走進花園，在花園後面會找到一輛預備妥的雪撬，坐它向離涅納拉道夫五威爾斯特①的小村沙德林諾出發，一直地走進教堂，烏拉及米爾準是已經在那裏等待她們了。

出奔的日子底前夜，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整夜沒有睡覺；她收拾着，包好了襯衣和長衫，寫了兩封長長的信，一封給一個多情善感的姑娘，她底朋友，另一封給自己底父母。她在極令人感動的表示裏同他們告了別，她以痛苦底不能克服的力量饒恕了自己底行爲，在結尾，她認爲當她可以投到她底最親愛的父母底膝前的時候，纔是生活底最大的榮幸的時光。她用漆印封好了兩封信，在那塊印上刻着兩顆燃燒着的心，附着端正的簽字，她在快要天亮之前投到牀上，睡了；可是一些可怕的幻想不住地驚醒她。一會她看見，正當她坐

上雪撬，預備去舉行婚禮的一瞬，她底父親攔阻了她，帶着憤怒的迅急把她扯到雪上，擱進了黑暗的，無底的地穴裏……於是她在心中懷着模糊糊的昏眩急劇地飛下去——會她看見烏拉及米爾騎在草上，面色蒼白，混身染着血，半死的，用銳利的聲音懇求她趕快和他結婚……別的一些醜惡的，無意義的現象一個跟着一個來到她底面前。最後她起來了，比平日更蒼白，並且是真的頭痛了。父親和母親看出她底不安；他們底慈心的掛慮和不斷的發問：「你怎麼了，瑪莎？你病了嗎，瑪莎？」撕裂了她底心。她竭力地想安慰他們，要表現出快樂，然而不能。黃昏到了。一種意思——說她在自己底家族中間過的日子只有最後的一次了，這壓迫了她底心。她不像活着的了；她祕密地同所有的人，同所有的圍繞着她的事物告了別。開晚飯了；她底心劇烈地跳擊着。她用顫抖的聲音說明她不想吃晚飯，就辭離了父親和母親。他們吻了她，照例，也祝了福；她差一點哭出來。走進自己底屋裏，她一頭伏在椅子上，流起眼淚了。女僕勸她要安靜和振起精神。一切預備妥當了。過半點鐘瑪莎就得永遠地拋棄父母的家庭，自己底屋子，靜靜的處女的生活……門外起了風雪；狂風吹着，百葉窗

搖雲和敲擊着一切對於她都顯示威嚇的和悲哀的預兆。很快地在這家裏一切都靜默了；瑪莎圍上披肩，穿上厚暖的家常外套，手裏提了一隻小箱子，走到後廊去。女僕抱着兩個包裹跟在她後面。她們走進了花園。風雪沒有平靜；冷風迎面吹來，好像強橫地要阻止這個年青的女犯。她們掙扎地走到花園底盡頭。雪撬已經在路上等待她們。幾匹馬挨着凍，在那個地方站不穩了；烏拉及米爾底車夫迴轉在車轅前面，節制着那幾匹悍馬。他幫助姑娘和她底女僕坐上車，安放了包裹和小箱子，便抓起繮繩，幾匹馬就馳去了。

現在把命運底將來和車夫鐵列斯卡底技術留給姑娘這一方面，我們且轉向我們底年青的情人。

烏拉及米爾奔走了整整的一天。在早晨他去到沙德林諾村的牧師那裏；費了大勁和他商量好了；隨後又往鄰居的地主們中間去尋找證婚人。第一個被他找上的人是退職的騎兵隊的小官，四十歲的戴拉文，高興地同意了。這樁偶然的事件，他說使他憶起早先的時代和一些驃騎兵底惡作劇。他請烏拉及米爾留在他那裏吃午飯，並且向他保證，另外的兩個證婚人也不是難的事情。曾在午餐後立刻來了一個測量員，生着鬍鬚和鞋跟上着馬刺的斯密特，和地方警長底兒子，一個不久加入輕騎兵的十六歲的少年。他們不僅接受了烏

拉及米爾底提議，而且甚至對他立誓準備爲他底生活犧牲。烏拉及米爾帶着狂歡擁抱了他們，便走回家去預備了。

已經黑天很久他派遣了自己底信任的鐵列斯卡趕着自己底三頭馬，帶着詳細的機密的命令往涅納拉道夫村去；他吩咐給自己駕上一匹馬拉的小雪橇，也不用車夫，就一個人逕赴沙德林諾村，在那裏等過二點鐘，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也應該來到了。他是熟悉那條道路的，全程只需要二十分鐘。

但烏拉及米爾剛出村邊，將到田野，恰巧就刮起風來，竟變成這樣的風雪，使他什麼都不能看清了。在一瞬間把道路封塞了；附近的地方消失在混暗的和黃澄澄的煙霧裏，通過煙霧，飛翔着白色的雪片；天空和大地銜合了；烏拉及米爾走到田野裏了，想要重新踏上道路，却枉費氣力；那匹馬冒險地前進，屢次地不是衝上雪堆，就是陷進坑裏；雪橇時常地傾覆過去。烏拉及米爾祇努力地不失掉正確的方向。但他覺得，已經過了半點多鐘，而他可還沒有走到沙德林諾的樹林。又過了大約十分鐘——也還是沒有看見樹林。烏拉及米爾是走進被深遽的峽谷遮斷的曠野了，風雪沒有靜下，天空沒有亮光。馬開始疲乏了，而汗珠也雨雹似地從他底身上流下，雖然他是時常地陷在沒腰的雪裏。

後來他發見他所走的方向不對，烏拉及米爾站住了。開始回想，猜量，隨後斷定他應當往右走。他往右走了，他底馬慢慢地走着，他在道路上已經過了一點多鐘。沙德林諾應該是不遠了，但他走着走着，田野總沒有個盡頭，全都是雪堆和峽谷；雪搖不斷地翻下去，他不斷地把它抬上來。時間過去了；烏拉及米爾十分地憂急了。

最後在一邊上有什麼東西露出黑影，烏拉及米爾彎到那里。靠近時，他看見一片樹林。感謝上帝，他想，現在可近了。他傍着樹林走去，希望立時找到熟識的道路，或者繞過樹林。沙德林諾村馬上會出現在它後面了。他很快地尋得了道路，走進被冬日裸露了的樹木底黑暗中。風不能在這裏狂暴；道路是平坦的；馬回復了精神，烏拉及米爾也心安了。

但他走了又走，仍舊沒有看見沙德林諾村；樹林也沒有終點。烏拉及米爾驚懼地察覺他是走進一片生疏的樹林了。絕望佔領了他。他鞭打着馬；那可憐的動物迅速地跑了，但不一會便停住，過了一刻鐘才又一步步地走去，不管不幸的烏拉及米爾怎麼越打越緊。

樹木漸漸地稀疏了，烏拉及米爾出了樹林，仍舊沒有看見沙德林諾村。應該是將近半夜了。眼淚從他底眼睛裏流出；他冒險地向前走。天氣平靜了，雲散開了；在他底面前躺着一片鋪着白色的波紋的地氈的平原。夜是很清朗的。他望見不遠裏有一個由四五所宅院組

成的小村莊，烏拉及米爾奔它去了。在頭一座草房前邊，他從雪櫃裏跳出，跑到窗戶底下，就敲擊起來。過了幾分鐘，木頭的窗板升起了，一個老人伸出自己底灰白的大鬚子。

「幹什麼呀？」

「沙德林諾還遠嗎？」

「是那沙德林諾還有多遠嗎？」

「是的，是的！還遠嗎？」

「不太遠！還有十威爾斯特。」

聽了這樣的回答，烏拉及米爾抓抓自己底頭髮，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彷彿一個被宣告將死的人。

「你從哪里來的呢？」老人接着說。烏拉及米爾沒有心思回答這問題。

「老人」他說：「你能夠借給我一匹馬拉到沙德林諾嗎？」

「我們怎麼會有馬呀？」農人回答。

「那麼即使一個領路人我也不能帶去嗎？我給錢，隨便他要多少。」

「等一等。」老人說，放下窗板：「我來叫出我底兒子；他可以送你。」

烏拉及米爾站在那裏等候着。沒有過半分鐘，他又開始敲擊了。窗板升起來，大鬍子出現了。

「幹什麼呀？」

「你底兒子怎麼的了。」

「立刻就出來，他穿靴子呢。莫非你冷嗎？進來暖暖吧。」

「謝謝，請快些打發出你底兒子吧。」

門呀地響了；出來一個有點憨笨相的青年，於是他走在前面，一會指引着，一會搜尋着積滿了雪堆的道路。

「幾點鐘了？」烏拉及米爾問他。

「已經快要天亮啦。」年青的農夫回答。

烏拉及米爾一句話不說了。

當他們走到沙德林諾，已經是鷄叫之後，大天亮了。教堂關着門。烏拉及米爾拿錢給了嚮導者，就進院裏去找牧師。院裏沒有他底三頭馬。怎樣的消息在等待他呀！

但我們再轉向那善良的涅納拉道夫村的地主們，我們看看在他們那裏出了什麼事

情。

完全沒有事情。

老人們一醒，就走進客廳了，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末契戴着寢帽，穿着粗布的短襖，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穿着加棉的睡衣，薩莫瓦爾①端上來了，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末契吩咐女僕去探問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她底健康如何和她睡得怎樣。女僕回來，說：姑娘睡得不好，但她此刻輕鬆些了，並且她馬上就到客廳來。真的，門開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走來向父親和母親問安了。

「你底頭怎樣了，瑪莎？」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末契問。

「好些了，爸爸，」瑪莎回答。

「你一定，瑪莎，昨天你發燒了，」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說。

「或許是吧，媽媽，」瑪莎回答。

白日平安地度過，但到夜間，瑪莎病了。他們派人進城去請醫生。他在傍晚纔到來，正遇

① 一種擺在桌上的燒茶的水壺，式如中國之火鍋。——譯者。

病人在昏迷中。劇烈的熱病發作了。這個可憐的病人在墳墓邊上足足停留了兩個星期。

家裏沒有一個人知道關於出走的情形。她把在前夜所寫的信都燒了；她底使女無論對誰也沒有說什麼。惟恐主人發怒，牧師退職的小官，生鬚子的測量員和年幼的輕騎兵全是謹慎的，不多嘴的。車夫鐵列斯卡甚至在酩酊醉時也永遠沒有吐出一句額外的話。在這樣的情態下，那件秘密是被半打以上的同謀者封藏住了。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自己在不斷的嚶語裏，倒說出自己底秘密了。不過她底話同一切是這樣地不相關聯，那位未曾離開她底牀邊的母親，僅僅能夠從那些話裏明白她底女兒是死心地愛上了烏拉及米爾·尼古拉未契，當然，愛情也就是她底病源。她同自己底丈夫，又同幾個鄰人商議了，最後，所有的人一致地決定是：顯然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只有這樣的命運，人是不能夠逃出生天的，貧窮並非一樁罪過，人不是同財富生活，而是同人生生活，和這一類的話。當我們從本身找不出可以寬恕自己的方法的時候，俗諺在這種場合便產生了非常的效用。

這期間姑娘慢慢地復原了。在葛甫黎拉·葛甫黎洛夫契底家裏有好久不看見烏拉及米爾了。他害怕尋常的接待。他們派人到他那裏通知給他一件意外的幸福：答應了婚事。但這令涅納拉道夫的地主們怎樣地吃驚呀！當那回報他們底申請的答覆是他們祇得到

他底一封半瘋的信的時候！他告訴他們，他底脚永遠不會踏進他們底家了，他懇求忘掉不幸的人，爲了這「死」是唯一的希望。過了幾天他們知道烏拉及米爾到軍隊裏去了。這是在一千八百十二年。

他們許久不敢把這個告訴大病初愈的瑪莎。她也總不想起烏拉及米爾了。幾個月後，從在鮑洛廷下的戰爭裏盡了忠勇而受重傷的人數內發見了他底名字，瑪莎暈倒了，人們担着她底熱病別又要反復吧。然而，感謝上帝，熱病沒有什麼結果。

第二件苦難來折磨她：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死了，把全部的財產遺給她——繼承人。但遺產不能安慰她；她要誠實地分受可憐的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底痛苦，立誓永遠不與她分離。她們兩個人放棄了涅納拉道夫，那悲哀的回憶底地方，移住在××領地上。

在那裏一些求婚者又包圍了這個可愛的和有錢的姑娘；但她對任何人也沒有給一些微小的希望。母親時常地勸她爲自己選擇一個異性：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則搖搖頭，

沉思了。烏拉及米爾已經不生存了；他死在莫斯科，當法蘭西人之進犯底前夕。他底紀念物對於瑪莎成了神聖的東西；至少她保存起凡是使得想到他的一切；一些他曾經讀過的書，他底許多的畫片，冊子和他爲她而作的幾首詩。鄰居們知道了這種種，都驚異她底恆心，並且懷着好奇心等待這個英雄在那處女行操底悲苦貞節上最後應得的勝利。

在這時期戰爭是光榮地結束了。我們底聯隊從邊境上開回。人民跑去歡迎他們。音樂奏着凱旋的歌曲：Vive Henri-Quatre 威羅李的舞蹈曲和芎兀特底歌曲。軍官們，去出征的時候大半是些少年，到回來時，都長成凶糾糾的壯年，佩着十字架。兵士們相互間快樂地談着話，在語言裏時常地攪進幾個德國的和法國的字眼。不能忘却的時代呀！光榮和狂歡底時代呀！俄羅斯的心在祖國的名字跟前是何等激烈地跳躍呀！會見底眼淚是怎樣的甜蜜呀！我們帶着怎樣的同心將民衆的驕傲和愛情底情感向國家聯合着呀！對於他是怎樣的時辰呀！

婦女們，俄國婦女們那時候是無可比擬地的。她們底通常的冷淡消失了。她們底歡狂

是真正地醉了，當迎接着戰勝者們的時候，她們喊：烏拉！

同時她們把頭中擲到空中……

那時的軍官們之中誰不承認他領受了俄國婦女底最好的、最寶貴的報酬……

當這個燦爛的時代，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同母親住在××省裏，沒有看見兩個都市怎麼慶祝軍隊底凱旋。但在縣市和鄉村裏的一般的歡樂，也許更甚些。軍官出現在這些地方上是爲了他底真正的勝利，和穿着燕尾服不好在他底鄰近找情人。

我們已經說過，不怕她底冷淡，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仍然照舊地被追求者們包圍住。但所有的人都得退讓了，當在她底莊園裏來了一個受傷的驃騎兵大佐布爾敏的時候，摩仿當時的姑娘們底說法，他是在皮帶扣上掛着勳章和具有引人入勝的蒼白。他大約有二十六歲。他請假回到自己底莊地，這莊地恰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居住的村子附近。

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很高興看見他。她底慣常的沈鬱在他底面前居然活潑起來。不能說是她向仲獻媚，但詩人若看見她底舉動，會說：

SE AMOR NON È, CHE DUNQUE? ①

實在，布爾敏是一個頗爲可愛的年青的人。他尤其稟有那種叫婦女喜歡的才智：沒有一切的狡術和自自然然地諧謔着的，禮儀和注視底才智。他底對於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的舉止是單純而隨便的，可是，即使她沒有說出或者做出什麼，他底靈魂和視線却那樣地追隨着她了。他顯示了柔靜和謙卑的性質，但流言說他某個時候曾是可怕的胡調者，這也沒有損害他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底意見上佔有的形勢。她（猶如所有的一般年青的婦女）帶着滿足恕過那些暴露了性格底大胆和狂熱的輕浮。

然而超過一切的……（超過他底溫柔，超過愉快的談話，超過引人入勝的蒼白，超過

① 倘使這不是愛（的表示），那麼這又能夠是什麼？——譯者。

細着綁帶的手，年青的驍騎兵底沉默超過一切地挑動了她底好奇心和想像。她不能不承認這個她是很喜歡他；當然，便是他，靠自己底聰明和經驗，也已經能夠觀察出她是優視了他；但由於怎樣的原因到此刻她還沒有看見他跪在自己底脚前和還沒有聽見他底自白呢？什麼阻礙了他？是那同真誠的愛情不分離的羞怯，傲慢或者狡猾的玩弄女性的男子底媚態嗎？這對於她是一個謎。好好地想了一下，她斷定羞怯是這上面的唯一的原因，於是她用很大的深切注意來試着煽動他，並且，窺伺情境，甚至以柔順應付着他。她準備了最意外的結局，不能忍耐地等待着羅曼蒂克的說明底時間。無論屬於哪種性質的祕密，總是擾亂婦女的心。她底作戰得了有希望的進步：至少，布爾敏墮入了這樣的沉思，他底一雙烏黑的眼睛冒着這樣的火焰停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身上，那個決定的時辰表明已經近了。鄰人們談論着婚禮，彷彿這事情已經完成了，善良的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更快樂了：她底女兒終於給自己找到一個十全十美的丈夫。

一次，老太太一個人坐在客廳裏，擺着「問題界」——正在這時候布爾敏走進屋來，他

● 以骨牌擺成陣式，再用一定的法方檢開，以下吉兇福禍，也可說是一種算法。——譯者。

立刻問到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

「她在花園裏，」老太太回答：「您去找她吧，我在這裏候着您們。」

布爾敏去了，老太太畫了十字，心想：「或許事情今天會有個結果哩！」

布爾敏在水池邊上的柳樹底下尋到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她手裏拿着一本書，穿着一件白色的長衫，成了小說底道地的女英雄。在一些最初的問題之後，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故意地斷了應該接下去的談話，使相互的騷亂增強到這樣的狀態，祇有憑意想外的和決心的自白，纔能從這裏解放出來。就是這樣地來了布爾敏感覺到自己底形勢之急迫，他申述了，說他打早便在尋找一個向她公開自己底心的機會，並且要求她細心地聽他。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合上書，埋下眼睛，表示同意了。

「我愛您，」布爾敏道：「我深切地愛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暈紅了，把頭傾斜得更低些。）我舉動得很不謹慎，我完全獻身於溫情的習慣——每天地看見和聽見你的習慣中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記起 *St-Pierre* 底第一封信。）現在自

己抵抗我底命運已經遲了；關於您的回憶，您底美麗，無可倫比的姿態今後將成爲我底生活底苦痛或慰藉；但沒有一個艱重的責任留給我去執行，向你揭發一樁可怕的祕密和在

我們中間放置一道難以侵犯的障礙……」

「它永遠地存在着，」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簡捷地截斷了：「我無論何時，不能做您底妻……」

「我知道，」他輕輕地回答她：「我知道，有個時期您愛過；但死和悲傷底三年……善良的，親愛的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啊！不要竭力地剝奪我底最後的安慰吧！料想，您或者願意造成我底幸福如果……」

「請靜着吧，看上帝底面上，請靜着吧。您割碎我了。」

「是的，我知道，我感覺，您也許會是我底，但——我是一個最不幸的造物……我結婚了！」

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驚訝地看了他一眼。

「我結婚了，」布爾敏繼續着：「我結婚已經四年了，而且我不知道——誰是我底妻，她在哪裏，以及什麼時候能否同她再相見哩！」

「您說什麼？」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喊：「這是多麼奇怪呀，您講一講，我隨後告訴……但您講，修一點好吧。」

「在一千八百十二年初頭，」布爾敏說：「我趕往衛立納去，那里駐着我們底聯隊。一次，走到一處驛站，是很遲的晚間了，我吩咐快快地套馬，但突然起了可怕的風雪，站長和車夫們勸我等一下。我聽了他們，然而一種難解釋的不安佔領着我；似乎，有人催促着我。這時候風雪還沒有靜止；我不能忍耐了，命令重新套上馬，就在大風雪中走了。車夫想出花樣沿着河走，這樣我們可以縮短三威爾斯特的道路。河岸被封埋了；車夫趕過了那個我們該由那裏走上正路的地點，因此，我們跑進莫明其妙的方向了。暴風雪沒有平靜；我望見一點火光，就命令朝那里走。我們到了一處村莊；在木建的教堂裏有燈火。教堂開着門；柵牆後面停有幾輛雪撬；人們在門口行走着。「這裏來！這裏來！」幾個聲音喊。我吩咐車夫趕過去。「請問，您在哪里耽擱啦？」一個人對我說：「新婦昏眩了；牧師不知道怎麼辦纔好；我們都想要回去了。快點進來吧。」我一聲不響地跳出雪撬，進了微弱地燃着兩三支臘燭的教堂。姑娘坐在教堂底黑暗的牆角裏的櫥子上；另一個女子梳着她底「劉海。」●「感謝上帝，」那個女子說：「您究竟來了。您差一點兒把姑娘害死喇。」年老的牧師走到我底面前，問：「您

命令開始嗎？開始吧，開始吧，神父，——我糊裡糊塗地回答。他們扶起姑娘。我覺得她倒也不壞……不可理解的，不可饒恕的輕薄……我靠近她立在案前。牧師着急了；三個男子和一個女僕攙着新娘，大家祇為她匆忙。牧師給我倒舉行婚禮了。「接吻，」牧師告訴我們。我底妻向我轉過自己底蒼白的臉。我正要吻她……她叫了「啊，不是他！不是他！」於是她無知覺地跌倒了。證婚人們用受驚的眼睛注視着我。我轉回身，毫無阻礙地走出教堂，鑽進車箱，喊了一聲「走！」

「我底上帝！」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喊：「您不知道您底可憐的妻怎樣了嗎？」

「我不知道，」布爾敏回答：「我不知道我在那裏行了婚禮的那處村莊叫什麼名稱；我不記得從哪一站走去的了。在那時候我很少想到我底有罪的惡作劇上的嚴重性，一離開教堂，我就睡了，第二天早晨醒來，已經是在第三站了。那時候跟隨我的僕人，在行軍中死了，所以我沒有希望找尋那個我曾經這樣殘忍地嘲弄過的女人了，同時她現在也這樣殘忍地報復着我呢。」

「我底上帝，我底上帝！」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說，捉住了他底手：「那裏就是您了！您竟不認識我嗎？」

布爾敏蒼白了……他一下子跪到她底脚前……

棺 材 匠

衰老着的宇宙底白髮——棺材，
我們不是每天看見嗎？

——結爾沙文。

棺材匠阿德里安·普洛合洛夫底一些最後的家產已經堆在葬儀車上，兩匹瘦馬是第四次從巴斯滿納亞拉往尼基特斯基，棺材匠把自己底整個的家遷到那里了。他關閉了舖子，在大門貼上一張出賣或出租房子的廣告，就步行走向新居了。走近那所很早便誘惑了他底想像，終於被他用一筆相當的款子買下來的黃色的小房子，年老的棺材匠驚異地感覺到他的底心裏並不快樂。他跨進陌生的門檻，在自己底新的住宅裏發見了混亂，於是嘆息起舊的小屋，在那裏經過了十八年，一切都是安置得極有秩序的；他開始責罵自己底兩個女兒和女僕，說她們遲慢，並且親自來幫助她們。很快地佈置好了；聖像匣，食具櫃，桌子，長椅和牀放進被他指定的後屋底角隅裏；在廚房裏和客廳裏陳放了主人底製作物；各種顏

（題解） 這里所寫的棺材匠，是小規模的漆器手工業者，他除了出賣和定製或修理棺材，還兼辦葬儀的

色扣各種口碼的棺材，還有裝着喪帽、喪事用的外套和炬火的櫃子。在大門上懸了一塊招牌，上面畫着一個肥胖的、手裏握着顛倒的炬火的愛神，並且標着這樣的字句：『此處出售兼裝製普通的與油飾的棺材，並出租與修理舊的棺材。』姑娘們到自己底屋子去了。阿德里安巡視了一遍自己底新居，便坐到窗前，吩咐預備上薩莫瓦爾。①

高明的讀者知道莎士比亞和瓦特耳·斯葛特②兩人把自己底掘墳坑者表現爲快樂的、滑稽的人物，爲了用這種相反、更有力地刺激我們底想像。因爲對於真實的尊敬，我們不能夠模倣他們底先例，並且不得不承認我們底棺材匠底性格完全適合着他底陰鬱的職業。阿德里安·普洛合洛夫常常是鬱悶的和多思的。他祇在碰見自己底女兒們不做工作，在窗戶上閑看着過路人，而要叱責她們的時候，或者要在那些有着需用自己底出品的不幸（有時候卻是高興）的人們面前抬高價錢的時候，纔解放了靜默。這樣，阿德里安坐

① 一種俄國式的煮茶的水壺。——譯者。

② 見莎士比亞者哈孟雷特第五幕第一場和斯葛特著The Bride of Lammermoor第二十四章。

——譯者。

在窗前，喝着第七杯茶，依照自己底習慣，他正有着悲傷的思慮裏了。他想起一星期以前，在城門旁邊，給一個退伍的團長出殯時，遇着的那個傾盆的大雨。許多喪事用的外套因此縮窄了，許多帽子彎曲了。他預想着一些不可避免的花銷，因為他底辦事用的舊有的儲藏已經到了可憐的狀態了。他希望從年老的女商人特留赫娜身上取回損失，她已經一年來就逗留在死亡邊境上了。但特留赫娜病倒在拉資古列了，所以普洛合洛夫害怕着她底後人們，不顧自己底允許，懶得經這麼遠派人來找他，就同附近的經濟人講妥了價錢。

這些默思被三下緊連的敲門聲突然地截斷了。「誰在那里？」棺材匠問。門開了，一個人——頭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德國工人，——走進屋來，帶着快樂的神情靠近了棺材匠。「請原諒，親愛的鄰人，」他用那種俄羅斯的土音說，現在我們聽到這樣的言語是不能夠不大笑的。「請原諒，我攪擾了您……我希望快一點同您認識。我是一個靴匠，我底名字叫郭特里勃·蘇里次，我住的地方離您僅隔一條街，就在正面朝您底窗戶的那所小房子裏。明天我要慶賀我底銀婚，我誠懇地來請您和您底女兒們到我家裏去午餐。」邀請

是被親切地接受了。棺材匠請靴匠坐下喝一杯茶，並且感謝着郭特里勃·蘇里次底爽快的性格，他們很快地便親暱地對談起了。「你底生意怎樣？」阿德里安問。「唉——哈——」蘇里次回答：「那可不一定。我不能夠抱怨。當然，我底貨物不像您底貨物：活人沒有靴子還可以行走，但死人沒有棺材就不能夠安身。」「實在的道理，」阿德里安說，「不錯，如果活人沒有錢買靴子，你不要生氣，他還可以光着腳行走；但是最窮的死人就是不出一個錢，也會給自己弄得一具棺材。」他們底談話在這樣的形式中又繼續了一些時候；最後靴匠站起同棺材匠告辭了，又把自己底邀請重復了一次。

到第二天，正正十二點鐘，棺材匠和他底女兒們從新買的房子底耳門走出來，向鄰人家里去了。我在這地方拋開現代的小說家們底習慣，不描寫阿德里安·普洛合洛夫底俄羅斯式的外套，阿枯黎娜和達利雅底歐洲式的服裝。然而，我想，這並不是多餘的話，假如說出兩個姑娘戴了黃色的帽子，穿着紅色的靴子，她們祇在遇到莊嚴的場境纔這樣打扮。

靴匠底狹窄的屋子坐滿了賓客，大部分是德國工人和他們底太太們以及助手們。俄羅斯的官員，只有一個巡察，芬蘭人約爾果，他底職位雖然卑微，却能夠獲得主人底特別的優待。他在這個職位上忠實而公正地服務了二十五年，猶如泡郭列爾斯基底郵差。一千八

百十二年的火災毀了最初的首部，同時也消滅了他底可憐的瞭望所。但當驅走敵人之後，馬上在原先的地方出現了一座新的、支以希臘式的白色圓柱的灰色的瞭望所。於是約爾果又『持着月斧，穿着灰色的胸甲』在空場圍遶巡起來了。那些住在尼基其斯城門附近的德國人，大部分都認識他；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有時候甚至在約爾果那裏從星期日作到星期一。阿德里安立刻同他們認識了，就像同那或早或晚總會在他身上有所需要的人認識一樣，當賓客們入席的時候，他們就坐在一處了。蘇里次老爺和蘇里次太太與他們底女兒，十七歲的羅特韓，陪着所有的賓客們一起吃飯，招待着，同時幫助着女廚子做事。啤酒噴湧着。約爾果有四個人的食量；阿德里安也不肯讓過他；他底女兒們却守着禮儀，談話在德國人們的舌頭上漸漸地變得越加喧噪了。突然主人請求大家注意，開了一隻漆封的瓶子，用俄羅斯話高聲地說：『祝我底善良的露易芝健康！』半香檳酒。●冒沫了。主人溫柔地吻了自己底四十歲的伴侶底清冷的臉，賓客們也爲善良的露易芝底健康喧嚷地喝乾了酒杯。『祝我底親愛的賓客們健康！』主人說道，開了第二隻瓶子——賓客們謝了他，又乾了自

已底酒杯。隨後就開始彼此互祝健康了；單獨地爲每一個客人底健康乾杯了，爲古斯利和整整的一打德國的小城市底健康乾杯了，爲所有各種的勞働團體和又特別地爲每個勞働團體底健康乾杯了，爲製作人們和助手們底健康乾杯了。阿德里安熱心地喝着酒，快樂到那種地步——竟自己作了怎樣的一次滑稽的乾杯祝詞。忽然，賓客們中間，有一個肥胖的麵包匠，舉起酒杯，喊道：「祝我們爲他們工作着的人們，Inserer Kundleute！健康！」這提議，像一切的提議一樣，被歡快地、一致地接受了。賓客們開始互相敬禮，成衣匠向靴匠敬禮，靴匠向成衣匠敬禮，麵包匠向他們兩人敬禮，全體又向麵包匠敬禮，這樣繼續下去。約爾果在這些相互的敬禮中間，轉向自己底隣人，叫道：「怎樣喝吧，爹爹，祝自己底死人們健康！」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了，可是棺材匠認爲自己受了侮辱，皺起眉頭了。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個；賓客們繼續着喝酒，當他們從桌子旁邊立起的時候，已經敲過晚禱鐘了。

賓客們很晚纔散去，大部分都喝醉了。肥胖的麵包匠和那個臉孔好似紅色山羊皮的書面的裝書匠，駕着約爾果底胳膊，把他送回他底瞭望所；在這時候看見一句俄羅斯的諺

「債務終須償還。」棺材匠酩酊而忿怒地回到了家裏。「這到底是甚麼個事情？」他大聲地推究着：「我底職業哪一點不比別的職業高尚？難道棺材匠是剛子手麼？那些異教徒笑什麼？難道棺材匠是聖祭節的變戲法的小丑嗎？我會想請他們到新居來，用上等的酒宴款待他們；這料可是不請了！我要請我爲他們工作着時那些人信仰正教的死人們。」「你怎麼了，爹爹？」女僕說，她這時候正給他脫靴子：「你亂說些什麼？畫十字吧！請死人們到新居來！多麼可怕呀！」「真的，我要請他們，」阿德里安繼續說：「就在明天賞光，我底恩人們，明天晚間在我底家裏舉行宴會；我用上帝賜給我的一切款待你們。」隨着這些話，棺材匠躺上牀去，很快地就打起呼來。

門外還是黑暗的，人們便把阿德里安叫醒了。女商人特留赫娜在這一夜裏死了，她底管家特地派一個人騎馬跑來把這消息通知阿德里安。棺材匠因此給了他一個莫利文尼克的酒資，他急忙地穿上衣服，雇了馬車，就向拉資古列去了。在死者底門前已經站着一個警察，商人們來回地踐着，彷彿一些烏鴉，嗅着死人的肉體。死者躺在桌子上，黃得像臘，但

還沒有妙腐爛變形。親屬們、隣人們和僕人們擠聚在她底周圍。所有的窗戶都開了；臘燭燃燒着。牧師們讀着祈禱。阿德里安走到特留赫娜底侄兒面前，這是一個穿着時髦的禮服的年青的商人。他向他說，棺材、臘燭、棺衣和其他的喪事的用品立刻送給他，全都是整整齊齊的繼承人漫不在意地謝了他，說他不來講論價錢。一切聽憑他底良心。棺材匠按照自己底習慣，發誓了，說他不拿一個額外的錢，同管家交換了一次會意的眼光，就走去忙着做事了。他整天從拉資古列跑到尼基特斯基城門，又轉回來。傍晚一切都布置妥當了，他辭退了自己底馬車，步行回家了。是有月亮的夜。棺材匠高高興興地走到尼基特斯基城門。在「起昇」教堂旁邊，我們底熟人約爾果呼問着他底名字，等到一認出是棺材匠，就向他道了夜安。已經晚了。棺材匠走近了自己底房舍，但他突然看見一個人走到他底門前，拉開耳門，隱進裏面了。「這是什麼意思？」阿德里安想：「什麼人又需要着我呢？該不是一個賊來偷我吧？不是情人來找我底蠢孩子嗎？總是這一類的事情！」棺材匠已經想喊叫朋友約爾果來幫助自己了。在這一瞬間又有一個人也走近了耳門，正預備進去，但看見跑來的主人，就站住了，脫下了三角的帽子。阿德里安覺得好像認識他底臉孔，但他急遽中沒有來得及仔細地辨認他。「您是到我這裏來的吧？」喘息着的阿德里安說：「請進，請賞光。」不要客氣，爹爹。」

那個人曖昧地回答：『您自己先走吧；給客人引路。』阿德里安沒有時間講禮節耳門是開着的，他走上樓梯，那個人跟在他後面。阿德里安似乎聽見在他底屋子裏有些人行走着。『這是什麼魔鬼！』他想，趕緊地走進去……這時他底兩腿彎曲了，身子裏擠滿了死人們。月亮穿過窗戶，照着他們底黃色的和青色的臉，塌陷的嘴，污濁的、半閉的眼睛和隆起的鼻子……阿德里安帶着恐怖認出他們是被他底勞力所葬埋了的人們，在賓客裏，同他們一起來的，還有那個在大雨滂沱的時候埋葬了的團長。他們全體，婦女們和男人們，帶着行禮和寒暄圍住了棺材匠，除了一個不久之前一個錢不花地被葬埋了的窮漢，他心裏抱歉並且害羞自己底襤褸，沒有走過來，卑怯地站在屋角裏。別的人全都穿戴得很合體：死婦女們底頭上是頭飾和緞帶，有官銜的死男人們穿着禮服，但都生着沒有剃過的鬍鬚，商人們穿着節日的外套。『你看見嗎，普洛合洛夫，』團長以整個的光榮的團體底名義說：『我們全體來赴你底邀請了；留在家裏的祇是那些已經沒有力量，完全頹壞了的人，和那些沒有皮膚，祇剩下骨頭的人；但這裏有一個人忍耐不住——他是那樣地想到你這裏來……』在這時候，一具小小的骷髏從人羣裏擠出，走近了阿德里安。他底頭蓋對棺材匠親切地微笑着。淺綠的和紅的布片與破舊的麻布掛在他底身上，猶如掛在竿子上，他底一雙腿骨插在

寬大的長靴裏，好像石臼裏的兩支搗杖。『你不認識我了，普洛合洛夫，』骷髏說：『你記得退伍的近衛隊軍曹彼得·彼得洛未奇·庫里爾金嗎？就是那個人，在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你把自己底第一口棺材賣給他——而且還是拿松木的充橡木的？』隨着這話，死人向他張開了骨骼的擁抱；但阿德里安振起氣力，喊了一聲，推開了他。彼得·彼得洛未奇動搖了，跌倒了，完全破碎了。死人們中間起了忿怒的不平；全體都來保護自己底伙伴底尊嚴，他們帶着責罵和威嚇圍上阿德里安，可憐的主人被他們底喊聲震聾了，簡直要窒息了，自己也便跌在退伍的近衛隊軍曹底骸骨上，失了知覺。

太陽已經早就照耀着棺材匠躺着的牀了。最後他睜開眼睛，看見女僕在自己面前吹着薩莫瓦爾。阿德里安帶着驚疑想起一切昨晚發生的事件。特留赫娜團長和軍曹庫里爾金模糊地顯現在他底記憶裏。他靜默地等待着女僕開始同他談話和告訴他夜間的奇事底結局。

『你怎麼睡得這樣久呀，阿德里安·普洛合洛夫爹爹，』阿克西尼雅說，遞給他一件寢衣：『隔壁的成衣匠來看過你了，還有本地的巡察也跑來告訴過，今天是區警官底命名

日，但你睡得正好，我們不願意叫醒你。」

「他們可是從死人侍留赫娜家里到我這兒來的？」

「死人莫非她死了嗎？」

「這樣糊塗！你昨天沒有幫助我料理她底葬事嗎？」

「你怎麼了，爹爹，你不是瘋了嗎，你底昨天的酒力還沒有過去嗎？昨天有怎樣的葬事？你整天在德國人家裏吃酒，醉了回來，倒在牀上，一直睡到此刻，已經敲過午禱鐘了。」

「真這樣嗎？」快樂了的棺材匠說。

「的的確確這樣，」女僕回答。

「呸，如果這樣，趕快給我一杯茶，去把女兒們叫來。」

(一八三二年)

站
長

十四等官

車站的獨裁者。

——瓦結姆斯基侯爵。

誰沒有呪詛過站長們，誰同他們沒有爭吵過呢？誰在憤怒的時辰沒有從他們票出那本宿命的簿子，爲着在上面寫下自己底苛責的、無益的怨訴，粗魯和無禮呢？誰沒有認爲他們是人類底惡徒，類似舊日的皂隸，或者，至少，等於穆洛木斯基的強盜呢？不過，我們也要公平一點，我們努力地走進他們底境遇看看，那麼，也許我們就會格外更加寬仁地評判他們了。站長是什麼呢？第十四級的真正的受難者，祇能用自己底官級防禦踢打，連這也不能保定（只好求證於我底讀者們底良心了。）像瓦結姆斯基侯爵滑稽地稱爲獨裁者的這人，他底任務是怎樣的呢？不是一個道地的苦工嗎？不論白天，不論夜裏，總不得休息。旅客把在煩悶的旅行時光累積起的一切的怨恨，都報復在站長身上。惡劣的天氣，泥濘的道路，執拗的車夫，馬匹不使勁，——全是站長底罪過。一走進他底寒愴的小舍，旅客對待他，就像對待仇敵了；如果他能夠很快地打發走那個不講理的旅客，還好；可是如果正遇沒有馬匹呢？……天啊，是怎樣的辱罵，是怎樣的威嚇撒布在他底頭上呀！在下雨和降雪的時候他也必

須在門前奔跑；刮大風，在聖誕節時期的嚴寒天氣中他也得走出來，呆在外屋裏，祇爲躲開激怒的寄宿者底叫喊和推觸，休息一會兒。一位將軍到來了；戰慄的站長把最後的兩輛三套馬的馬車讓給他，連那一輛急使車^①在內。將軍走了，也不對他說一聲謝謝。過五分鐘——鈴聲……急使^②把自己底旅行證給他擲在桌子上了……我們若將這一切好好地研究一下，在我們底心裏，代替憤怒，就會充滿着真誠的憐憫。還有幾句話：在不斷的二十年來，我由各方的路向遊歷了俄羅斯；我幾乎知道所有的官道；我認識了幾種郵車車夫；很少我不認識他底面孔，或者我同他沒有處過事情的站長；我希望把我底道路的觀察底珍奇彙集在不久期間發表；現在我祇要說，一般的意見，乃是在最虛妄的見解上，表現了站長階級。這一些那樣地被譏諷的站長，他們大概都是善良的、生性勤勉的、接近社會生活的、淡於榮譽要求和不太崇拜金錢的人。從他們底談話（過路的老爺們不應該蔑視它）裏可以獲得許多經驗和學識。至於說到我呢，我承認，我寧肯不聽怎樣的一個辦理官廳事務的六

① 爲政府的辦公事的官吏預備的專車。——譯者。

② 爲公事出差的政府官吏。——譯者。

等官底演說，而願意來聽取他們底談話。

這就可以很容易猜出，在站長們底階級中，我是有幾個朋友的。的確，他們裏面，有一個人底回憶我覺得很寶貴。一些事情在某時期曾使我們接近過，關於這一位，現在我想同親愛的讀者們談談。

一千八百十六年五月，我正順着那條現在已經廢棄的大道走過×××縣。我底官級很小，只能乘短途郵車和付兩匹馬的租金。因此站長們對我就不大講禮，而且常常我得用爭鬥纔能得到在我認為按理我是應得的東西。也許因為年青和急躁，當那個站長把給我預備的馬匹讓給一個高級官吏底馬車的時候，我便暴怨起他底卑賤和懦弱。同樣，在縣長底宴席上，那精練的奴僕把菜盤依着次序送到我面前，有很久我也不能夠習慣。如今這兩樁在我看來都是有道理的事情。實際，如果取消普通的規則：「官級尊敬官級」換上別的習慣，例如：「智慧尊敬智慧」我們將會成個什麼樣子呢？將會發生一些怎樣的爭吵呀！僕人們該從什麼人起始遞上食品呢？但我要轉到我底故事了。

是一個炎熱的日子。在離×××站三威爾斯特^①的地方，落下幾滴雨，過一分鐘，淋淋的大雨便把我澆得全身透透的了。到了站前，頭一件事情是趕快換衣服，第二件——給自

己要一杯茶。『哦，杜娘！』站長喊：『預備上薩莫瓦爾，再去拿點乳酪來！』應着這話從對壁後邊走出一個十四歲的姑娘，立刻跑到堂屋去了。她底美麗打動了我。『這是你底女兒吧？』我問站長。『女兒呀！』他帶着很自重的神氣回答：『她是那樣聰明，那樣敏捷，一切都像死去的母親。』於是他動手登記我底旅行證，我便來瀏覽那些裝飾着他底簡陋的，但很清潔的居室的圖書。圖書上畫着浪子底故事：第一張上——一個戴寢帽、穿寢衣的可敬的老人，打發走一個不穩靜的少年，老人匆忙地爲他祝福，同時交給他一隻錢袋。第二張上——用顯明的線條表現出那個年青人底放蕩的行爲：他坐在桌子後面，被虛僞的朋友們和無恥的女人們圍繞着。再遠些的一張，是穿着破衣服、戴着三角帽的把錢浪費光的年青人，牧着一羣豬，並且同牠們分吃着食料；他底臉上現出深憂和悔恨。最後畫着他回到父親那里；還是戴着那頂寢帽，穿着那件寢衣的善良的老人跑來迎接他；浪子跪了下來；遠處是廚子正殺一頭肥牛，長兄向僕人問着這麼樣的快樂底原因。在每幅圖畫下邊我讀到了恰合畫意的德國詩句。這一切直到今天還保存在我底記憶裏，同樣，那插着鳳仙花的瓶子

和掛着斑花的幔帳的牀以及其他的物件，這時候仍舊像圍繞着我一樣。現在，我還看得見那個主人，一個五十歲的、活潑而勇敢的人，和他底長長的、用退色的緞帶懸着三個獎章的綠色的禮服。

我還沒有拿錢開發走我底年老的車夫，杜娘就抱着薩草瓦爾回來了。小妖精從第二眼便看出她在我身上所產生的印象；她埋着那一雙大大的碧藍的眼睛；我開始同她談話。她毫無任何的畏怯，回答了我，彷彿一個見過世面的姑娘。我請她底父親喝一杯朋司，^①我給杜娘一杯茶，隨後我們三個人就談起來，好像我們是認識了很久的一般。

馬匹早預備好了，但我一點不願意同站長和他底女兒分離。最後我同他們告別了；父親祝我一路平安，女兒送我上車。在外屋裏，我站下了，求她允許我吻她；杜娘同意了……我可以計算出許多次的接吻。

自從那時候，自從我做了這件事情；

但沒有一次留給我這樣長久，這樣愉快的回憶。

過了幾年，一些事情把我又引到那條大路上，走過那同一個地方。我想起年老的站長底女兒，並且暗暗地快樂起來，因為我又要看見她了。「但是，」我想：「年老的站長，也許已經被撤換了；杜娘一定已經出嫁了。」關於這個或那個底死亡的思想也在我底頭腦裏閃爍過，我懷着憂愁的預感走近了×××站。馬停在站舍門前了。走進屋裏，我立刻認出那些畫着浪子底故事的圖畫；桌子和牀還放在原先的地方，可是窗戶上已經沒有花，周圍的一切顯出了頹廢和忽略。站長在皮氈下面睡着；我底到來驚醒了他；他抬起身來……這人的確是西門·威廉；但他是怎樣地衰老了啊！在他準備登記我底旅行證的當兒，我注視着他底白髮，很久未剃的臉上的深深的皺紋，彎曲的脊背，——我非常地驚愕三四年的時光竟會把一個勇敢的壯漢變成一個孱弱的老頭子。「你認識我嗎？」我問他。「同你，我們是老相識。」「可能的事情，」他抑鬱地回答，「這里是大路；許多的旅客經過我這里。」「你底杜娘好嗎？」我繼續着。老頭子皺眉了。「上帝知道她，」他回答。「那麼，顯然，她出嫁了？」我說。老頭子假裝沒有聽見我底問題，繼續低聲地讀着我底旅行證。我停斷了自己底問題，吩咐預備上茶壺。好奇心開始攪擾我，我只好希望着朋司●能夠解放我底老相識底舌頭。

我沒有錯誤；老頭子沒有拒絕敬給他的杯子，我看他酒澄清了他底臉，他在第
杯上就想說話了；是憶起呢，或者只是表面上那樣做呢，總之，似乎他想起我了，於是從他
聽到一篇故事，這故事當時強烈地佔領了、感動了我。

『那麼，您知道我底杜娘嗎？』他開始了：『誰又不知道她呢？呵！杜娘，杜娘！她是一個
怎樣的姑娘呀！從前，走過這里的人，全都稱讚她。沒有一個人說她不好。太太們贈給她東西，
有的——手帕，有的——耳環。過路的老爺們特地地停下來，彷彿爲吃午餐，或者晚餐，但其
實，祇爲要多看她幾眼。從前，不論那是怎樣的一位性質暴躁的老爺，一看見她就氣消了，同
我和諷地談起話來。您相信嗎，先生？急使們，專員們會同她談半個鐘頭。家庭由她管理；打掃
囉，準備囉，一切她都做得妥妥當當的。而我呢，老混蛋，還不賞識她，有時候，還不高興她；難道
我是已經不愛我底杜娘了嗎？我是不愛自己底孩子了嗎？難道她已經不是一個生物了嗎？
然而不然，沒有法子由不幸中得救：命定了的，就不能夠避免。』

說到這里，他開始將自己底苦痛詳細地敘述給我。三年以前，一次，冬日的晚上，當站長

正往新簿子上書格線，他底女兒在割壁後面縫自己底衣衫的時候，一輛三套馬車到了，一個戴着且爾克斯式的帽子，穿着軍人外套，蒙着斗蓬的旅客走進屋來，要馬。所有的馬都出差了。聽到這個消息，旅客便揚起了聲音和皮鞭；但習慣于這樣的場景的杜娘，從割壁後邊跑出，慇懃地問那旅客：給他『做點什麼東西吃吃不好嗎？』杜娘底出現產生了它底照例的効力。旅客底憤怒過去了；他答應等候馬匹，並且要了晚餐。摘下溼溼的、長毛的帽子，解去斗蓬，脫了外套，旅客現出一個年青的、生着黑鬍子的健壯的輕騎兵。他在站長旁邊坐下了，開始同他和他底女兒快樂地談起話來。晚餐開過了。這時候有幾匹馬回來了，站長命令不用喂，立刻把牠們套在旅客底車上；但轉回身時，他發見那個年青人幾乎失掉知覺地躺在長凳上；他底情形很壞，頭部疼痛，上路是不可能了……怎麼辦呢？站長把自己底牀讓給了他，並且決定如果病者再不減輕，第二天早晨便派人到S××去請醫生。

到第二天輕騎兵顯得更壞了。他底僕人騎馬進城去請醫生。杜娘用浸了醋的手巾蓋上他底頭，一面拿起自己底縫物坐在他底牀邊。病者當站長在面前的時候只呻吟着，差不

多沒有說一句話，不過却喝了兩杯咖啡，而且呻吟着吩咐給自己預備午餐。杜娘沒有離開過他，他不住地要喝，杜娘就遞給他。盃她預備好的檸檬水，病者潤一下嘴唇，又送回盃了。每次都用自己底無力的手握握杜斯卡。底手，作為感謝底表示。醫生在午餐前到來了，他攢了病者底脈搏，同他講了幾句德國話，隨後用俄語說明他祇需要安靜，兩天之後他便可以繼續上路。輕騎兵給了他二十五盧布做出診費，並且留他午餐。醫生答應了兩個人帶着極大的食慾吃完飯，喝乾一瓶酒，纔彼此很滿意地分散了。

又過了一天，輕騎兵完全復原了。他是非常地快樂，不斷地一會同杜娘逗趣，一會同站長逗趣；吹嘯着歌曲，同旅客們談話，把他們底旅行證記在站簿上，他是那樣地獲得了善良的站長底愛慕。到第三天早晨，站長竟不忍同自己底可愛的客人分離了。這一天是星期日，杜娘預備去做午禱。人們把馬車給輕騎兵駕好了。他同站長告別過後，豪爽地付了宿膳費；又同杜娘告別，一面自請送她到座落在村邊的教堂。杜娘疑惑地立着……『你又害怕什麼呢？』父親對她說：『貴人不是狼，不會噬你；坐車到教堂去吧。』杜娘上了車，靠輕騎兵坐。

下，僕人跳上馭者台，車夫吹嘯了一聲，馬就跑起了。

可憐的站長不明白，他自己怎麼能夠允許自己底杜娘隨輕騎兵一起出去，他怎麼這樣昏迷，當時他底理性究竟怎麼的了。半點鐘還不到，他底心便開始煩惱了，煩惱了，不安將他攪到那樣的程度：使他無可忍耐，自己也去做午禱了。走到教堂前面，他看見人民已經散了，但杜娘沒有在圍牆裏，沒有在門口上。他急忙地走進教堂：神父從祭壇出來了；執事正熄滅着臘燭；兩個老婆婆還在角隅裏祈禱；但教堂裏沒有杜娘。可憐的父親鼓起勇氣，決定去問執事她來午禱過沒有。執事回答她不會來過。站長半生半死地走回家去。留給他的只有一個希望：杜娘，由于少年底輕率，也許意想天開地乘車走到下一站，那里住着她底教母。他在苦惱的情緒中等候着他叫她坐去的那輛馬車底歸來。車夫沒有回來。最後，傍晚他才一個人醉薰薰地來了，帶着致命的消息：「杜娘跟着輕騎兵從那一站向前進發了。」

老頭子担負不起自己底不幸，他立時倒在前夜年青的騙子睡過的那張床上了。現在站長想像着一切的情形，他猜到輕騎兵底病乃是假裝的。可憐的人害着可怕的熱病；人們把他送到S××去，找了另一個人暫時代理他底職位。又是那個來看過輕騎兵的醫生，來診治他了。他告訴站長，那個年青人完全健康，並且那時候他還猜測到他底惡意的企圖，

但他沒有做聲，害怕他底皮鞭子。德國人說的是真實呢，或者他祇是想誇耀那種遠見呢，但他底話一點不會安慰可憐的病人。病體剛剛一復原，站長就向S××地方的局長請了兩個月假，沒有一句話對任何人說及自己底計劃，便步行去尋找自己底女兒了。從旅行證上他知道敏斯基騎兵大尉曾由斯毛林斯克往彼得堡去。那個載送他的車夫說杜娘哭了一路，雖然她出走像是由于本意。「或許，」站長想：「我會把我底迷途的羔羊領回家來吧。」他懷着這種意念走到彼得堡，停在了伊支馬婁夫斯基軍團的駐地，一個自己底老同事，退伍的下士官底家裏，同時開始了自己底尋訪。不久他就探得了敏斯基騎兵大尉確在彼得堡，住在戒姆托飯店裏。站長決定去會他了。

在一個很早的清晨他走進了他底外屋，請求稟報貴人，說有一個老兵請求謁見他。一個護兵正在油擦上着木擯的皮靴，回答老爺還在睡覺，十一點以前什麼人都不接見。站長退去了，到指定的時間又回轉來。敏斯基親自出來接見他，穿着寢衣，戴着紅色的小軟帽，「什麼事情，弟兄，你需要什麼？」他問他。老頭子底心沸騰了，淚水在眼睛裏閃爍着，他僅僅用顫抖的聲音說：「貴人……請發點上帝那樣的慈悲吧……」敏斯基迅速地看了他一眼，臉紅了，捉起他底手，帶他走進內房，隨手關上了門，「貴人！老頭子繼續着：『倒出的水，

是收不回這票的了；至少，您應該把我底可憐的杜娘交還我呀。你也拿她享樂得夠了；不要再無益地毀壞她吧。」「怎麼好呢，你不能够挽回這件事情。」年青人在極度的慌亂中說：「我在你面前是罪人，也願意向你懇求饒恕；但你別想我能夠離開杜娘；她將很幸福，我對你說實話。你爲什麼愛她呢？她愛我；她已經不習慣自己底以前的環境了。無論你，無論她——你們不可忘記那遇見過的事情——」隨後，他將什麼東西輸進了他底衣袖，他開了門，於是站長，自己也不明白是怎樣，到了街上。

他呆呆地立了許久，最後看見自己底袖口裏有一個紙捲；他取出它，展開了，是幾張揉壞的五十盧布的鈔票。淚水重又在他底眼睛裏閃爍着——憤怒底淚水！他將紙幣搓成一個小團，擲在地上，用靴跟使勁踏了一下，走了……走了幾步，他停下了，想着……又轉回來……可是鈔票已經不在了一個穿得很好的年青人，看見了他，便跑向一輛馬車，匆忙地坐上去，喊道：「走……」站長沒有追趕他。他決定回家，回到自己底驛站，但他還想先看看自己底可憐的杜娘，即使一次也好。因此，過了兩天，他又回到敏斯基那里；但護兵聲色俱厲地告訴他，老爺不接見任何人，挺起胸脯把他從外屋擠出去，迎着他底鼻子關了門。站長立着，立着，終於走了。

就在這一天晚間，他在一切苦難，教堂聽完了謝主讚美歌，正沿着黎特那雅大街走去。忽然一輛華麗的馬車馳過他面前，站長認出是敏斯基，馬車緊靠一座三層的樓房門口停下來，輕騎兵便跳上台階了。一個僥倖的計策閃現在站長底腦裏，他轉過身，同車夫並了肩。「弟兄，這馬是誰底？」他問。「不是敏斯基底嗎？」「不錯，是的。」車夫回答。「你問這幹什麼？」「這樣一事情：你底老爺吩咐我給他底杜娘送一封信，我忘記他底那位杜娘住在哪裏了。」「就在這裏，二層樓上。弟兄，你同你底信都晚了；現在他本人已經在她那里了。」「不要緊，」站長帶着難理解的內心的騷動回答。「謝謝你底指示，我是要做自己底事情。」說着他走上樓梯了。

門是關着的；他拉了叫鈴。對於他是艱難的幾秒鐘的等待過去了。門鎖響了；門開了。

「阿甫多既雅·西門諾夫娜住在這裏嗎？」他問。

「是這裏，」一個年青的女僕回答。「你找她有什麼事情？」

站長沒有回答，走進了客廳。

「不可以，不可以！」女僕在他後面喊：「阿甫多既雅·西門諾夫娜那裏有客！」

但站長沒有聽她，一直往前走了。頭兩間屋子裏是黑暗的，第三間裏有燈火。他走到開着的門邊就站下了。在裝飾華美的屋子裏，敏斯基沉思地坐着，穿着極其富麗的時裝的杜娘，坐在他底安樂椅底靠手上，好像一個坐在自己底英國馬鞍上的女騎士。她溫柔地看着敏斯基，拿他底烏黑的髮髮纏繞着自己底白嫩的手指。可憐的站長！他從來不曾看見他底女兒有這樣的美麗；他不能夠不覺得她實在可愛了。

「誰在那里？」她問，沒有抬起頭。

他還是靜默着。沒有聽到回答，杜娘便抬起頭來……她叫了一聲，跌在地氈上了。受驚的敏斯基跳來扶她，但一眼看到站在門邊的年老的站長，就放下杜娘，走向他去，氣得發抖了。

「你要幹什麼？」他對他說，咬着牙齒：「你爲什麼好像一個強盜，到處暗暗地跟着我呢？你是想殺害我嗎？滾出去！」於是，用有力的手抓住老頭子底衣領，把他一下推到樓梯上了。

老頭子回到自己底住處了。他底朋友勸他起訴；但站長想一會，搖一搖手，決定讓步。兩天後，他從彼得堡回自己底驛站了，重又幹起自己底職務了。

『你看，已經三年了，』他結東道：『我離開杜娘，獨自住着，而且連關於她的消息，也一點沒有。活着呢，死了呢，只有上帝知道啊。一切都有遭遇的可能。被過路的流氓誘騙了的，她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他收養了一時，隨後就拋棄了。在彼得堡，她們，年青的傻子們，多着呢。今天穿着緞子和天鵝絨，而明天，你看吧，便同坐酒店的窮漢一起跑上大街了。有時候想想，杜娘，也許墮落在那里，就不由得不感覺罪過，倒希望她是死了。』

這就是我底朋友、年老的站長底故事。這故事，被眼淚中斷了許多次，他用自己的衣襟敏捷地拭去那些眼淚，彷彿德米特列夫底美妙的歌曲裏的熱誠的特連威奇。那些眼淚，一部分是被他在自己底敘述期間，喝了五杯的朋司引出來的；但無論如何，它們是有力地觸動了我底心。同他離別後，我很久地不能夠忘記年老的站長，我很久地思念着可憐的杜娘……

還是最近，我經過×××小鎮時，我想起我底朋友；我問知他所管理的驛站已經撤消了。對於我底問題，『老站長活着嗎？』沒有人能夠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我決定要訪問那熟識的地方，便雇了出租的馬匹，往N村去了。

這正在秋季灰色的雲層遮蔽着天空；涼風由割光的田地吹過，從迎面的樹上帶來一些紅黃的葉子。日落時我到了村裏，在站舍停了一個肥胖的婆子來到外屋（可憐的杜娘從前在這兒吻過我）裏，回答我底問題，她說老站長死去一年多了，一個啤酒師傅，遷到他底房子裏了，她呢，是啤酒師傅底太太。我痛惜起我底徒勞的旅行和白費了的七個盧布。

「他因為什麼死的？」我問啤酒師傅底太太。

「喝酒喝死了，爹爹，」她回答。

「他葬在哪里了？」

「在附近，緊挨他底死去的太太。」

「可以領我到他底墓地去嗎？」

「怎麼不可以？喂，萬卡！你同小貓歪纏得夠了。送這位老爺到墓地去，把站長底墳告訴他。」

應着這話，一個棕色皮膚、一隻眼睛、衣服襤褸的孩子跑向我來，立刻引我到附近去了。

「你認識死者嗎？」我在路上問他。

「怎麼不認識！他還教過我做笛子哩。從前他（願他在天上平安！）從酒店出來，我

們總跟住他。伯伯伯伯給一個胡桃，他就把胡桃分給我們從前所有的人都同他糾纏。」

「旅客們還記得他嗎？」

「可是現在旅客少了。偶然有一個陪審官到來，但他不管那些死人。不過，在夏天來過一位太太，她問起老站長，並且到他墓墳上去過。」

「怎樣的太太？」我懷着好奇心問。

「一位漂亮的太太，」孩子回答：「她坐一輛六匹馬的四輪車，帶着三個小少爺，一個保姆，和一隻黑色的小狗，當人們告訴她老站長死了，她哭了，對孩子們說：「你們安靜地坐着吧，我到墓地去。」我說我願意引領她。但太太說：「我自己認識道路。」並且給了我一個五戈貝^①的銀幣……一位那樣善良的太太。」

我們走到了墓地，是一塊毫無遮欄，插了許多木十字架，沒有一棵樹蔭蔽着的禿裸的地方。我有生以來不會看見這樣的淒慘的墓地。

① 俄國幣名，每「戈貝」約中國錢一分餘。——譯者。

「這就是老姑長底墳，」孩子跳到一堆砂土上，告訴我，那堆砂土上插着一個嵌着銅製的聖像的黑十字架。

「那位太太到這里來過嗎？」我問。

「來過，」萬卡回答：「我遠遠地望見她。她在這里躺下了，躺了許久。後來太太走到村裏，把牧師叫來，給了他一些錢，就走了，我呢，她給了一個五分錢的銀幣……一位真好的太太！」

我也給了孩子五分錢，而且已經不痛惜這次旅行，和我花掉的七個盧布了。

(一八〇三年)

小姐——農家姑娘

親愛的，你底一切都是很整齊的。

——布格達諾夫奇。

伊萬·彼得洛未奇·別列斯托夫底產業坐落在一處離我們很遠的縣裏。當自己底年青時代，他曾在近衛隊裏服務，到一千七百九十七年開頭纔退了職，回到自己底莊子裏，從這時候他就沒有離開過那裏了。他是和一個貧苦的貴族女子結過婚的，她在臨產的時候死了，那時候，正趕上他滯留在戰場上。家務的管理很快就安慰了他。他按照自己底計劃建築了一座房子，開設了一所呢絨工廠，他整理着收入，並且認爲自己在全部的隣近是一個最聰明的人，在這一點上，那些帶着家眷和狗到他家裏來做客的隣人的確也無可反駁。他在工作的日子穿着一件綿布的短上衣，到節日就換上一件自家縫製的絨外套，他自己把化費寫入簿記，而且什麼都不閱讀，除了上議院的報告。大家都喜歡他，雖然覺得他有

此驕傲一個離他很近的隣人葛黎勾利·伊萬諾末奇·穆爾木斯基，同他可合不來。這是一個道地的俄羅斯的紳士，他在莫斯科把自己底財產浪費了一大半，而且在這時候做了傑夫；他回到自己底最後的一處莊園上，在那裏繼續地荒唐着，不過已改了新的形式了。他培植着一片英國式的花園，在那上面幾乎消費了所有的剩餘的積蓄。他的馬夫們都穿着英國式的跑馬服裝。在他底女兒身邊有一個婦人——英國女人。他按照英國的方法耕種自己底田地。

但俄羅斯的五穀在別人的方法上不能生長。

並且不怕竭力地減縮消費，葛黎勾利·伊萬諾末奇底積蓄却沒有增加；他而且在村裏找到了挪借新債的方法；從這一切他還認為自己是一個並不愚蠢的人，因為在自己底縣裏的地主們中間他是第一個打算把產業典押到「保護人會」裏的人，這在那時候顯得是特別複雜和勇敢的讓渡。

從責罵他的人們裏，別列斯托夫比一切人更嚴厲地非難着他。輕視革新是他底性格。

底顯著的特點，他不能夠冷靜地看到自己底隣人底英吉利狂，時常地尋找機會去批評他。回答客人對於他底家務的處理的稱贊——是的——哈！他帶着狡詐的微笑說：「我可不是像隣人葛黎勾利·伊萬諾夫那樣，我們處處都要被英國式的葛黎勾利的。雖然我們還是照俄國式的吃飯。」隣人所說出的這一類的笑話，都充分地、清晰地傳到了葛黎勾利·伊萬諾夫奇底耳朵。英吉利狂者也不能忍耐地回報了同樣的批評，猶如我們底新聞記者們。他氣極了，就把自己底妄言者叫做熊和村夫。

當別列斯托夫底兒子回到他底村裏的時候，這兩個地主之間就是這樣的關係。他在×××大學裏受過教育，並且曾希望到軍隊裏服務；但父親不同意。這個年青人，覺得自己對於文官的職務是完全沒有能力的。他們彼此不肯讓步，於是年青的阿列克謝現在就作為一個紳士居留在家裏，讓鬍子自由在地長起來。

其實，阿列克謝是一個很好的青年。的確，如果他底結實的身體永遠不穿上軍人的制服，如果他不騎在馬上，而要彎屈在公事房裏的紙片子上，送了自己底青春，那真是可惜。看吧，在打獵的時候他總是頭一個跑出去，從來不迷失道路，隣人們都一致地說，從他絕不會造就出一個好的科長。姑娘們看着他，有時候竟會看呆了；但阿列克謝很少注意她們，而她

們却不知不覺地把他安置在愛情的關係裏去了。實際從他底信件裏已經有一張帶着地址的字條落在人家底手裏：『阿枯麗娜·彼得洛夫娜·枯洛且基娜，在莫斯科，正對阿列克謝夫斯基寺院，在銅匠沙未利也夫底房子裏，我極謙卑地請求您把信函送給這 A·N

·R』

我底讀者們中間，那些沒有住在鄉村裏的人，他們是不能夠想像這些縣裏的姑娘是怎樣美妙的！她們育養在清潔的空氣中，在自己底花園裏的蘋果樹底蔭下，她們底關於世界和生活的知識是從書本上得來的。寂寞、自由和閱讀早就在她們身上啓發了。被我們底美人們一向莫明其妙地傳播着的情感和熱情了。對於姑娘們車鈴聲乃是一件奇事；到附近的城市去旅行在生活裏是一個大時代，客人底訪問記得很長久，有時候竟成爲一件永恆的回憶。當然，所有的人都可自由地笑她們底守舊；但表面的旁觀者底嘲笑不能夠抹煞她們底真實的價值，這種價值裏的主要的是性格底特點，自立（Individualite）沒有這，照嚴泡李底意見，那人性的偉大就不存在了。都會裏的女人們，也許她們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但社會底習慣很快地便熨平了她們底性格，把她們底靈魂也弄成了一個樣式，彷彿頭上的飾物。這些話並非批評，也不是非難，只是 *Nota Nostra Manet* ①，像一個老註釋

家所寫的那樣。

很容易想像，阿列克謝在我們底姑娘們底周圍應該引起怎樣的印像。他第一個在她們面前顯得是曖昧的、魔術似的人物。他第一個對她們說到消失的歡樂和自己底青春底凋謝。除此，他還帶着一隻刻着一個死人頭的黑戒指。這一切在這個縣裏成了一種特別的新聞，姑娘們想他發狂了。

但被他迷得最厲害的是我底英吉利狂者底女兒，麗查（或者別特茜，像葛黎勾利·伊萬諾夫奇時常叫她的。）但父親們彼此不相往來；她還沒有看見阿列克謝，在這期間所有的年青的鄰居姑娘們都祇談論着他。她是十七歲。一雙黑色的眼睛活潑了她底棕色的，但很愉快的臉。她是一個獨生的，而且受寵的孩子。她底好玩和不時的惡作劇使得父親高興，而將陪伴她的女人，沙克遜小姐，一個四十歲的豔妝的老處女送進失望裏了。這女人擦着白粉，畫黑了自己底眼眉，一年中把泊薩妮讀完兩次，因此得到兩千盧布，後來由於憂鬱死在這野蠻的俄羅斯。

服侍麗查的是娜斯佳。她底年紀大些，但也輕浮好動，和她底姑娘一樣。麗查很喜歡她，把自己底祕密都對她公開了，同她一起計劃着自己底策謀。一句話，娜斯佳是下黎盧勃村裏的極其重要的人物，勝過法蘭法的悲劇裏的動人的寵姬。

「請您讓我今天去做客吧。」有一次，娜斯佳給姑娘穿完了衣服，說。

「好吧，可是到哪里去呢？」

「到土基樓烏去，到別列斯托夫家裏去。他們家裏的泡瓦洛夫太太底命名日，昨天還來請我們去午餐呢。」

「你看！」麗查說：「主人們在爭吵，僕人們却彼此請起客來了。」

「我們與主人們有什麼關係呢！」娜斯佳反駁了：「並且我是您底人，而不是老爺底人。您不是也還沒有同年青的別列斯托夫吵架麼？叫老頭子們自己去鬧吧，如果他們高興這樣。」

「娜斯佳，您仔細地看一看阿列克謝·別列斯托夫，您要好好地告訴我，他是什麼樣兒，他是怎樣的人。」

娜斯佳答應了，整整一天，麗查不能忍耐地等待着她底歸來。晚間娜斯佳回來了。

「親愛的麗查·葛黎勾利耶夫娜，一進門她就說：『我看見年青的別列斯托夫了！我看了一個夠！我們一整天都是在一處的哩！』」

「怎麼樣？您說，一件一件地告訴我。」

「您聽吧，我們去了——我，阿尼西雅·耶勾洛夫娜，涅尼婁·東卡……」

「好，我知道，叻以後呢。」

「您聽吧，我都一件一件地告訴您。你看我們到的時候就立刻要吃午飯了。屋子裏擠滿了人。有從科爾賓爾基來的，有從沙哈列夫斯基來的，帶着女兒的女管家，有從合魯平斯基來的……」

「叻，那別列斯托夫呢？」

「等一等呀。你看我們坐到桌子旁邊了，女管家坐在首席，我坐在她旁邊……那些女兒氣壞了，我簡直要用吐沫吐他們……」

「呵哈，娜斯佳，您底不斷的羈索話有多麼令人疲倦呀！」

「您怎麼這樣沒有耐心呀！叻，你看我們從桌子旁邊站起了……我們足足坐了三個鐘點，午餐真是豐美的牛乳饅頭——藍色的，紅色的和斑色的……你看我們從桌子旁邊

站起來，就到花園裏去玩「捉鬼」了，年青的主人也在那裏碰見了。

「噢，怎麼樣呢，當真是生得很好嗎？」

「好的了不得；可以說是一個美人。強壯的，高高的，整個的臉蛋兒是紅紅的……」

「真的嗎！我卻以為他底臉是蒼白的。怎樣，他對您怎樣表示了的？憂鬱的樣子呢，還是沉思的樣子呢？」

「您說什麼，這樣的瘋狂的人我生來還沒有看見過呢。他竟想出要同我們一起跑着

玩「捉鬼」呢……」

「同你們一起跑着「捉鬼」那怎麼可以？」

「很可以。您看還想出什麼了吧！捉到，接一個吻！」

「由你說，娜斯佳，你撒謊。」

「由您說，我不撒謊。我竭力地躲避着他。整整的一天他就這樣同我們度過了。」

「人家說，他不喜歡看無論什麼人，是嗎？」

「我不知道，他對我可是一那麼叮叮地看；對於塔妮，女管家底女兒，也是；也看着科爾賓

斯基來的泊莎；罪過地說，這樣的少年，不要侮辱了什麼人吧！」

「這真奇怪！在家裏聽到關於他的什麼沒有？」

「主人，他們說，這是一個優秀的人，那樣的善良，那樣的愉快。有一樣不好：過分地喜歡追逐女孩子，他是的嗎？我看這還不太糟；若是他能夠立時改莊重些。」

「我是怎樣地想看見他呀！」麗查嘆了一口氣，說。

「這有什麼困難的？士基樓烏離我們不遠——！全程祇有三威爾斯特；您到這一方面去散散步，或者騎騎馬；您一定會遇着他。他是整天從大清早就帶着鎗出去打獵的。」

「不行，不好。他也許會想我是去追求他。而且我們底父親們在吵着架，所以我無論如何不能夠同他結識的……呵哈，娜斯佳！你知道嗎？我裝扮一個農家姑娘！」

「真的，您穿上肥大的上衫，長坎肩，您勇敢地走到士基樓烏去；我對您保證，別亞斯托夫一定認不出是您。」

「而本地的話我又說得很好。呵哈，娜斯佳，親愛的娜斯佳！這是一個怎樣的美妙的計劃呀！」

於是麗查懷着她底計劃，躺下睡了。不停地轉動着自己底快樂的想像。到第二天她就來執行自己底計劃了，她派人到市場上買了厚布，藍色的棉布和銅扣子；一面由娜斯佳幫

助着她給自己裁剪了上衫和長坎肩，把所有的女僕都找來縫衣服，到傍晚才完全預備好了。麗查試上新衣服，在鏡子前面照着，自己從來還不曾看見自己有這樣可愛過。她重復着自己底動作。走路的時候低低地行着禮，隨後幾次地搖着頭，好像一隻用粘土做的牝貓，她說着農民的語言，笑着，用袖子遮蔽着，並且聽着娜斯佳底滿口的稱讚。一件事難住了她：她赤着腳試着在院子裏走了一回，但硬土墊痛了她底柔嫩的兩腳，砂子和碎石頭使她忍受不住了。娜斯佳立刻來幫助她：她量了麗查底脚底尺碼，跑到住在野外的牧人多洛非姆那裏，叫他照着這個尺碼做了一雙草鞋。在第二天，天還沒有亮，還沒有一點光線，麗查已經醒了。整個的房子還在睡着。娜斯佳在大門外等候着牧人。號角響了，於是鄉村的牲羣就從紳士底門前過去了。多洛非姆走到娜斯佳面前，給了她一雙小小的精緻的草鞋，並且從她手裏得到了半盧布的報酬。麗查靜悄悄地扮成了一個農家姑娘，在娜斯佳底耳朵上吩咐她驅着沙克遜小姐，她便出了後廊，穿過花園，跑到田野裏去了。

早霞在東方輝耀着，黃金色的雲彩底行列，正在迎候着太陽，彷彿羣臣在恭候着君主。明淨的天空，早晨的清新露水，微風和小鳥底歌唱把青春的快樂填滿了麗查底心胸。她害怕遇見什麼熟人，她似乎不是在走，而是在飛了。麗查走近了靠在父親底領地邊上的樹林，

就輕輕地才着了。她應該在這裏等候着阿列克謝。她底心劇烈地跳擊着，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但恐懼陪伴着我們底年青人的惡作劇，就更造成了這種行爲。底美麗麗查走進樹林底暗處。它底深沈的、啾啾的噪聲歡迎着這個女郎。她底快樂靜下了。漸漸地，她墜在甜蜜的幻想中了。她想……但能夠正確地解釋出一個十七歲的姑娘，在春日的早晨六點鐘，自己在樹林裏，她是在想些什麼嗎？她沉思着，順着兩邊生着高大的樹木的道路往前走，突然一隻美麗的獵犬對她叫起來。麗查嚇了一跳，喊叫了。立刻傳來了一個聲音：「T'out Beau, t'out Beau, ici……」於是一個年青的獵人從樹叢裏出來了。

「真的，可愛的姑娘。」他對麗查說：「我底狗不咬人。」

麗查已經從驚惶裏恢復過來，並且立刻知道了怎樣利用這個機會。

「不，老爺。」她說，假裝着一半害羞，一半害怕：「我害怕；看牠有多麼兇惡呀；又來了。」

阿列克謝（讀者已經知道他）在這當兒注意地看着年青的農家姑娘。

「我送你如果你害怕。」他對她說：「你允許我在你身旁走嗎？」

「有誰攔阻你？」麗查回答：「意志是自由的道路是公共的。」

「你從哪裏來？」

「從卜利盧勤來；我是鐵匠瓦西黎底女兒，我是出來採蘇菇的。」麗查提着一隻柳條筐子。）你，是土基樓烏村裏的老爺嗎？是嗎？」

「不錯，」阿列克謝回答：「我是年青的老爺底侍從。」阿列克謝願意把他們底地位拉平等。但麗查凝視着他，笑着。

「撒謊，」她說：「不要騙傻瓜人罷。我看，你自己就是老爺。」

「你因為什麼這樣想呢？」

「因為一切。」

「怎麼的呢？」

「怎麼會連老爺同僕人都分辨不出呢？你穿的衣服也不對，說話也不同，而且你叫狗的聲音也不同我們這裏的一樣。」

麗查一會比一會地更喜歡起阿列克謝來了。他習慣了同那些嬌好的鄉下女子不講禮節，所以他現在竟想要來擁抱她了；但麗查從他跳開了，突然在自己身上擺出了一幅那

樣嚴厲而冷靜的樣子，這雖然把阿列克謝逗笑了，但却從最遠的企圖把他阻止住了。

「如果您願意我們將來能夠做長久的朋友，」她鄭重地說：「那麼您就別讓自己發
「傻吧。」

「誰把這些知識教給你的？」阿列克謝哈哈笑着問：「不是娜斯佳嗎，我底朋友，不是你底小姐底丫頭嗎？你看這樣的方法真是開明得很呀！」

麗查覺得她越出了自己底行動範圍，馬上改正了。

「你怎樣想呢？」她說：「難道我從來不會到過紳士的府第嗎？真的一切都聽見過，都看見過。」

「可是，」她繼續着，「光顧同你閑談，你可當不了我底蘇菇。你走吧，老爺，往那邊去，我呢——到這邊來再見了。」

麗查想要走開，可阿列克謝拉住了她底手。

「你叫什麼名字，我底心肝？」

「阿枯麗娜，」麗查回答，努力地從阿列克謝底手裏脫掙着自己底手指：「放開罷，老爺，我已經到回家的時候了。」

「不過我底朋友阿枯麗娜，我一定要到你底父親瓦西黎那裏去拜訪的。」

「你說什麼？」麗查迅疾地反問：「爲了上帝，你不要去罷。如果家裏知道我同老爺在樹林裏祕密地閑談，我底災禍就要臨到了；我底親父，鐵匠瓦西黎會把我打死。」

「但我一定要同你會面。」

「噢，我什麼時候會再到這里來採蘇菇的。」

「那麼什麼時候呢？」

「就是明天罷。」

「親愛的阿枯麗娜，我真想吻你一下，可是不敢。就這樣吧，明天，在這個時候，不是嗎？」

「是的，是的。」

「你不騙我嗎？」

「我不騙你。」

「起個誓吧。」

「這是神聖的星期五，我來的。」

兩個年青人分離了。麗查走出樹林，橫過了田野，就偷偷地躲進花園，迅速地跑到一所

草房裏，娜斯佳正在那裏等着她。她在那裏換了衣服，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不能忍耐的寵僕。底一些問題，隨後就走到客廳裏了。飯桌蓋上拈布了，早餐預備好了，而且沙克遜小姐已經擦白了，纏得好像一隻小酒瓶子，正切着薄薄的醃肉。父親稱贊她底早晨的散步。

沒有比在黎明的時候起身更健康的運動了，」他說。

說到這，他便把從英國的雜誌上拾取來的人類的長壽底例子，引用了幾個，他研究出一切活過了一百多歲的人，都是不飲酒和在冬季中，一到黎明就起身。麗查沒有聽他。她在思想裏重復着所有的晨間遇到的事件，阿枯麗娜同年青的獵人底全部的談話，和良心開始煩惱着她。她反駁着自己，說他們底談話沒有超過適當的界線，說這惡作劇不能夠有任何的結果，但是枉然——她底良心越加大聲地抱怨着她底理智。他所給與的明天這個日子的約言，越法地使她不安。她完全決心要不保守自己底神聖的誓言了。但阿列克謝就要白白地等着她，或者要走到村裏去，找瓦西黎鐵匠底女兒，那個真的阿枯麗娜，那個肥胖的，生雀斑的姑娘，這種思想驚了麗查，于是她又決定在第二天早晨再假裝着阿枯麗娜到樹林裏去。

從自己底一方面講，阿列克謝他是墮進狂喜中了；他整天地想着這個新的女朋友；夜

間在夢裏這個美人底棕色的姿態也追隨着他底想像。天還沒有放亮，他已經把衣服穿好了。他沒有時間讓自己裝上鎗，就帶着自己底忠實的斯包葛爾走到田野，跑向約會的地點了。對於他是難堪的等候過了大約有半點鐘；最後他看見樹叢中間閃着藍色的衣服，便衝去迎接可愛的阿枯菀了。她高興着他底可感的喜悅；但阿列克謝立刻發見了在她底臉上的失意和不安底痕跡。他要知道這個原因。麗查承認她底行為太輕率。說她很後悔在這一次不能夠不對他遵守約言，並且這次的會見將是最後的一次，她約求他斷絕友情，這種友情無論如何不能夠給他們帶來好消息的。這一切話，自然，都是用農民的語言說的；但那偶然地發生在單純的少女身上的思想和情感，感動了阿列克謝。他運用了自己底一切的雄辯；反倒把她底意見戰勝了；他向她保證自己底希望底純潔，發誓永遠不會給她一點因由使她後悔，一切都聽從她，發誓一點不剝奪她底快樂——同她祕密地會晤，即使隔一天一次，即使一星期兩次。他用真誠的熱情的話說着，而且在這時候的確是深愛着了。麗查靜靜地聽着他。

「對我發一句誓，」最後麗查說：「你永遠不到村裏去尋找我或者去詢問我。對我發一句誓，除了我自己指定的人，你同我會見的時候不找別的人。」

阿列克謝憑着神聖的星期五對她起誓了但她用微笑攔住了他。

「我需要誓言，」麗查說：「你底一句誓言就夠了。」

這以後他們便親暱地談起話來，一起在樹林裏散着步，直到那時候，當麗查對他說到時候了他們分手了，於是阿列克謝孤獨地留下了，他不能夠明白，是什麼原因一個單純的鄉下的姑娘在兩次會見中竟會在他身上發生了這樣的着實的力量。他同阿枯麗娜的交際對於他具有新奇底魅力，而且雖然奇怪的農家姑娘底命令叫他覺得困難，但連一種想逾越那約言的思想也沒有來到他底腦裏。事情是這樣的，阿列克謝，不管他戴着一隻宿命戒指，不管他有祕密的信件和曖昧的法術，他卻是一個善良的、熱情的年青人，而且有着一顆能夠感覺純潔底快樂的純潔的心。

如果、我是一個曾經聽過自己底主人公們的人，那麼我一定要完全詳詳細細地寫出這兩個年青人底會見，他們底正在發展的雙方的傾向，性質，事情和談話；但我知道我底讀者們大部分不會同我分受我底愉快。這些細瑣的節目大概總是顯得很討厭的。所以，我放過他們，只簡略地說說，還沒有經過兩個月，我底阿列克謝就戀愛得忘掉記憶了，麗查也是冷靜不住了，雖然她比他沉靜些。他們兩個人是享受着現在而很少想到將來。

不要分離開的思想不斷地在他們底腦裏閃動着；但他們彼此從來沒有談到這個。這意思是很明白的：阿列克謝，無論他怎樣傾心於自己底可愛的阿格麗娜，但他完全明瞭存在於他們和貧苦的農人中間的情形；而麗查也知道有怎樣的一種仇視存在於他們底父親們中間，而且不敢希望兩方面能有和解。同時她底自愛心是暗暗地被一種黑闇的羅曼蒂克的希望刺激了，最後竟看見土基樓烏的地主跪在卜黎路勤的鐵匠威兒脚前了，突然一樁嚴重的事件還差一點兒就改變了他們底雙方的關係。

在一個清朗的、寒冷的早晨（這樣的早晨，是我們底俄羅斯的秋天的財寶）伊萬·彼得洛末奇·別列斯托夫騎着馬出去散步，他每次總是在身邊帶着六個靈敏的獵僕和幾個帶着搖響器的小童。在這同一個時候，葛黎勾利·伊萬諾末奇·穆洛木斯基也被這種好天氣所誘惑，命令備上自己底短尾巴的牡馬，繞着自己底英國式經營的領地迅急地走着。走到樹林，他便看見了自己底鄰人，高傲地騎在馬上，穿着狐皮的外套，在等候兔子，小童們這時候正用叫喊和搖響器從樹叢裏驅逐牠們。如果葛黎勾利·伊萬諾末奇能夠預先知道這次逢遇，那麼，當然他就朝別的方向去了；可是他完全意外地碰見了別列斯托夫，並且突然就和他到了手鎗射擊得到的那樣的距離。事情是沒有辦法的：穆爾木斯基，好

像一個有教育的歐洲人那樣，走到自己底敵人面前，優雅地向他行了一禮。別列斯托夫也用同樣的態度回答了，猶如一隻鎖着的熊，依着自己底牽者底命令，向客人們行禮一樣。這時候，兔子從樹林跳出來，往田野裏跑了。別列斯托夫和獵僕們全啞啞地喊着，放開了獵犬，他們也都用出全速度地跟着跑去。穆爾木斯基底馬從來沒有經過打獵，驚慌起來，狂奔去了。穆爾木斯基曾公然說過自己是一個優越的騎者，就由着牠跑，並且內心深幸給了他這一個逃避開不快的對談者的機會。但那匹馬跑進一處峽谷，牠還沒有看清楚，一下子就投到了一邊去。穆爾木斯基也坐不穩了。他老老實實地摔在了結冰的地上，他躺着，詛咒着自己底短尾巴的牝馬，牠似乎也明白了，當剛一覺出自己身上沒有了騎者的時候，立刻站住了。伊萬·彼得洛末奇跑到他面前去，詢問着他受了傷沒有。在這當兒，獵僕把那匹有罪的馬拉來了，羈着牠底「嘴嚼子」。他幫助穆爾木斯基上了馬鞍，別列斯托夫請他到他家裏去。穆爾木斯基不能夠拒絕，因為他感到這是自己底義務，於是在這樣的情形中，別列斯托夫帶着光榮轉回家了，不僅追到了兔子，而且帶回了自己底受傷的敵人，幾乎就像一個戰場上的俘虜。

兩個鄰人，一邊吃着早飯，一邊很親密地談着。穆爾木斯基向別列斯托夫借了一輛馬

車，因為他承認他受了傷，沒有力量騎馬走到家裏。別列斯托夫一直送他到台階下面，而穆爾木斯基等從他得到了第二天到卜黎路勤去午餐的允諾（連阿列克謝·伊萬諾未奇），才離開了那裏。這樣，那久遠的和深深地生根的仇恨，都將因為短尾巴的牝馬底一驚而消滅了。

麗查跑出來迎接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

「這是怎麼回事，爸爸？」她驚異地問：「您為什麼癩了呀？您底馬在哪里呢？這輛馬車是誰底呀？」

「唔，你是猜想不到的，我底孩子。」伊黎勾利·伊萬諾未奇回答她，于是把一切的發生過的事情告訴她了。

麗查簡直不相信自己底耳朵。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不給她細想的時間，就又告訴她明天兩個別列斯托夫要到他們這裏來午餐。

「您說什麼呀！」她說，蒼白了：「兩個別列斯托夫，父親和兒子！明天到我們這裏來午餐，爸爸，這於您有什麼好處呢？我無論如何也不出見的。」

「你怎麼的，瘋了嗎？」父親反駁了：「你打早就這樣怕羞嗎？或者你是像小說裏的

女英雄，對他們只有着承襲的輕視嗎？

「不，爸爸，無論拿世界上的什麼給我，無論把什麼寶物給我，我也不在別列斯托夫們面前出現。」

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聳了聳肩膀，不同她再辯論了，因為他知道只用反駁從她是什麼也得不到的，就走出去做自己底寶貴的散步後的休息了。麗查·葛黎勾利耶夫娜回到自己底屋子，就叫來了娜斯佳，兩個人長久地研究着明天的訪問。如果阿列克謝知道了這受過教育的小姐就是自己底阿枯麗娜，他要怎麼想呢？關於她底行為和規矩，關於她底品德，他將會有怎樣的意見呢？從另一方面，麗查又很願意看見這樣意外的會遇在他身上將產生怎樣的印象……突然有一種思想對他閃耀了。她把這種思想告訴了娜斯佳；兩個人都高興了，好像得到上天的賜物，於是決定照着計劃執行它。

到第二天，在吃早飯的時候，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問自己底女兒，她是不是打算藏起來，不見別列斯托夫們。

「爸爸，」麗查回答：「我可以招待他們，如果這對於您是有益處的，祇有一個條件：如果我在他們面前出現，不論我做出什麼，您可不要責罵我，也不要露出任何的驚惶的和不安。」

滿意的表示」

「又有什麼樣的把戲呀！葛黎勾利·伊萬諾末奇笑着說：『哦，好，好，同意，你做吧，隨便怎樣，我底黑眼睛的淘氣孩子。』隨着這話，他在她底額上吻了一下，麗查便跑去預備了。

在兩點鐘的時候，一輛自家製造的套着六匹馬的輕馬車，走進了院子，圍着生着濃厚的綠草的院邊轉了一個圈子。老別列斯托夫由兩個穿制服的穆爾木斯基底僕人幫助着，走上台階。在他到了之後是他底兒子騎馬趕來了，隨後同他一起走進了飯廳，那裏桌子已經佈置好了。穆爾木斯基招待着自己底客人們，簡直是不能再親切了；在飯前他領他們去參觀了花園和獸舍，並且命令人們乾乾淨淨地掃除了路上的沙土。老別列斯托夫底內心很可惜這種虛擲的勞力和這樣無益地浪費了的時間，但因為禮儀，他只好沉默着了。他底兒子毫不注意那儉約的地主底不滿意，那自愛的英吉利狂者底快樂，祇不能忍耐地等待着主人底女兒出現，關於她，他聽到了許多；雖然我們知道他底心已經被佔領着，但年青的美人在他底想像上總是有權威的。

回到客廳，他們兩個人就都坐下了；兩個老人憶起了從前的時代和自己底職務底逸事，而阿列克謝卻思索着當麗查出來的時候他該採取怎樣的動作。他決定對於一切的懸

慙處以冷淡的態度，隨後便準備起來了。門開了；他帶着那種驕傲的懈怠轉過頭去，就連最老練的風騷的女人，看見了這種態度，她底心也要打一個冷戰的幸而，這走進來的不是麗查，而是畏老的沙克遜小姐，搽得雪白的，纏得緊緊的，一雙眼睛下垂着，行了小小的禮，阿列克謝底美妙的軍人式的動作白白地糟蹋了他還沒有來得及重新集回他底力量，門又開了，這一次是麗查出來了。全體都立起了；父親開始介紹客人們，但突然停止了，趕忙咬住了自己底嘴唇……麗查，他底棕色的麗查，一直白到耳根，她把現裝上的，遠比她底原有的頭髮光亮的，挽得好似劉首魏克十四底假髮的假髮，染得比沙克遜小姐底更黑；袖子是 *imbécile*，好像龐泊杜夫人底鯨魚骨的裙子那樣伸突着；腰身捆得很細，好像 X 字母，並且把所有的還未押進當舖的，她底母親底一些寶石，都戴在她底手指上，頸子上和耳朵上了。阿列克謝不能夠看出自己底阿姑麗娜就是這個可笑的眩耀的姑娘。他底父親上前去握她底手，他也驕傲地在後面跟着他；當他觸到她底白白的手指的時候，他覺得它們是戰慄着。在這當兒，他看到了她底脚，一雙鞋穿得那樣姣媚動人。那稍微地減輕了他對她底其

餘的裝束的憎厭。她擦了白粉嗎，抹了胭脂嗎？由於他底心地底單純，應該承認，他頭一眼並沒有注意到，就是到後來他也沒有覺得奇怪。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記起自己底約言，努力地不露出驚異底樣子；但他底女兒底滑稽使他覺得那樣地可笑，他幾乎忍不住了。可是對這豔裝的英國式的女子並沒有笑出來。她猜測白粉和胭脂是從她底櫃子裏白費了。於是羞恥底紅暈就透出她底臉上的藝術的粉白了。他對這年青的滑稽女子投了火熱的幾眼，但她裝着好像沒有看見他們。

都圍着桌子坐下了。阿列克謝繼續着自己底不注意和沉思的舉動。麗查裝出一幅神氣，在牙縫裏嬌聲地說著話，而且祇說法國話，父親時常地看一看她，不明白她底用意，但只覺得這一切是非常滑稽的。英國女子生着氣，沉默着。祇有一個伊萬·彼得諾未奇好像在家裏吃了兩倍的多，儘自己底量喝酒，笑着自己底朗笑，並且漸漸地他談笑得越加親密了。最後他們從桌子旁還站起了；客人們走了，於是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這才解放了他底笑和疑問。

「你爲什麼想着要嘲笑他們呢？」他問麗查。「你知道什麼嗎？白粉實在就誤了你；我不同意婦女的化粧底秘密，我若在你底地位我也要擦粉，不過不要太多，少少一點。」

麗查因爲自己底計策最成功，狂喜起來。她擁抱了父親，答應他細想他底勸告，便跑去安慰發怒的沙克遜小姐了。她終于開了門，聽着她底辯解。她以着這樣的黑眉黑眼的姿態出現在客人們面前，覺得羞恥的，她不敢開口。她相信善良的、相愛的沙克遜小姐會宥恕她的……沙克遜小姐知道不是麗查安心對她取笑，心安了。她吻了麗查，和好底代價，是贈給她一盒英國白粉。麗查千謝萬謝地接受了這東西。讀者可以猜到，在第二天早晨，麗查一定又往樹林裏去會晤了。

「你，老爺，昨天在我們那裏做客了吧？」她立刻對阿列克謝說：「小姐對你表示了些什麼？」

阿列克謝回答說他沒有注意她。

「可惜，」麗查說。

「爲什麼呢？」阿列克謝問。

「因爲我要問你，是對的嗎，他們說……」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似乎我像小姐，是對的嗎？」

「怎樣的蠢事呀！她和你比起來簡直是一個鬼怪。」

「阿哈，老爺，你這話說得真罪過；我們底小姐那樣白，那樣會裝飾，我哪里可以同她相比呢！」

阿列克謝對她起誓，說她好過無論怎樣白的小姐，爲了完全使她安心，便開始把她底女主人底可笑的样子描述給她，麗查由衷地大笑起來了。

「不過，」她嘆口氣說：「雖然小姐也許可笑，但我在她面前總還是一個不識字的傻子。」

「哎！」阿列克謝說：「這算什麼苦惱的事情！如果你願意，我馬上就來教你識字。」

「真嗎？」麗查說：「不要到實行的時候就不算話了。」

「你看吧，親愛的：我們立刻開始。」

他們坐下了。阿列克謝從衣袋裏掏出一隻鉛筆和一本記事簿，於是阿枯麗娜學習起字母，快得驚人。使阿列克謝不能夠不吃驚她底智力。在第二天早晨，她便要試一試寫字；起初那枝鉛筆不聽從她，但過了幾分鐘她竟能寫出整整齊齊的字母了。

「多麼奇怪啊！」阿列克謝說：「我們底學習進行得比「郎卡斯結爾的教授法」還

快

實際在第二課的時候阿枯麗娜已經會綴字了，阿列克謝不見學習底這樣的不可信的進步，大大地吃驚了。

過了一星期，他們中間就通信了。郵政局便是一棵老橡樹底空洞。娜斯佳祕密地執行着郵差底職務。阿列克謝把寫好的大字書信裝進這裏去，又從這裏取出自己底愛人用拙劣的筆劃寫在普通的花紙上的書信。阿枯麗娜顯著地熟習了語句底連絡，於是她底智識也顯著地開展和形成了。

在這期間，在伊萬·彼得洛末奇·別列斯托夫和葛黎勾利·伊萬諾末奇·穆爾木斯基中間的新起的友誼越加堅固了，很快地就成爲極要好的朋友了。穆爾木斯基屢次地想到，當伊萬·彼得洛末奇死後，他底所有的產業都要轉到阿列克謝·伊萬諾末奇底手裏，在這樣的情形下，阿列克謝就要變成本縣裏的最富的地主們中的一個了，並且他沒有任何的理由不和麗查結婚。老別列斯托夫，從自己底的一方面雖然他常說自己底鄰人有些狂妄（或者照他底說法，是英國的愚蠢），但他在這上面一定不加反對，他也不能不承認那許多的優點，例如社會的借重。葛黎勾利·伊萬諾末奇是伯爵普龍斯基底近親，伯爵

是一個著名而有力的人物，伯爵會十分有益於阿列克謝和穆爾木斯基。伊萬·彼得洛未奇這樣想，當然願意給自己底女兒找一個有利的機會。老人們直到這時候還都是各人在自己底心裏想，最後彼此便談論起來了，他們擁抱了，相約按照步驟進行這件事，各從自己底方面着手。對於穆爾木斯基是一樁難事：若叫他勸自己底女兒快些和阿列克謝熟識，她自從那次可紀念的午餐後還沒有再看見過他。似乎，他們彼此並不很投緣；至少阿列克謝沒有再到卜黎盧勤村來過。而麗查每次都躲進自己底屋子裏，當伊萬·彼得洛未奇用自己底拜訪獻給他們的時候。「但，」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想：「如果阿列克謝每天到我這里來，那麼麗查一定會愛上他的了。這是事情底步驟。時間會把一切布置好的。」

伊萬·彼得洛未奇對於自己底一方面的進步，倒沒有十分地憂慮。在這晚上他把兒子叫進自己底屋裏，吸着烟管，沉默了一會，然後說：

「你怎麼，阿列沙，你很久沒有說到軍界裏去服務了？或者驃騎兵的制服已經不誘惑你了嗎？」

「不的，爸爸，」阿列克謝恭敬地回答，「我看，這對於您沒有利益，若是我到騎兵裏去；我底義務是服從您。」

「好」伊萬·彼得洛未奇回答：「我看你就是一個聽話的兒子；這很使我安慰；我也不願意強迫你；我不強迫你去……立刻……找一個文官的差事；但，我打算先給你結婚。」

「和誰呢，爸爸？」受驚的阿列克謝問。

「和麗查·葛黎勾利耶夫娜·穆爾木斯卡雅。」伊萬·彼得洛未奇回答：「一個難找的未婚妻，不是嗎？」

「我還不曾想到要結婚，爸爸。」

「你不要想吧，我早就替你想又想過了。」

「您底自由，我可是一點不喜歡麗查·穆爾木斯卡雅。」

「以後就喜歡了。忍耐，就是愛。」

「我不以為我能夠給她幸福。」

「她底幸福不是你底不幸。怎麼？這叫做你聽從父親的意志嗎？好啊！」

「隨便您吧，我不想結婚，所以現在不要結婚。」

「你不結婚，我也不罵你，只是這些財產——上帝知道——我却要拿來浪費光，一文

錢不給你剩下。我給你三天的時間去思索，在這個時間裏你不要給我看見你。」

阿列克謝知道如果父親在自己底頭腦裏決定下一件事，那麼，正如培拉司·斯甲威寧所說，你就從他身上連一個釘子也拔不下來了；但阿列克謝和父親一樣，同他也是難于辯論出什麼來的。他回到自己底屋子，開始思想到父親底權力，思想到麗查·葛黎勾利那夫娜，思想到父親底嚴重的聲明將使成爲一個窮人，最後思想到阿枯麗娜，他清清楚楚地記起他第一次看見她，他就狂熱地愛上她了一種和農家姑娘結婚，而以自己底努力謀生的羅曼蒂克的思想鑽進了他底腦裏，他越加思考着這決斷的行動，越加發見它底合理性。幾天以來，因爲下雨，把樹林裏的會晤隔斷了。他用最明瞭的書法和最憤激的句子給阿枯麗娜寫了一封信，向她宣布他們所受到的威脅，並且要求她底援助的手。他立刻把信送到郵局——樹洞，回來便老老實實地睡熟了。

阿列克謝堅持着自己底意見，在第二天，他大清早上便往穆爾木斯基家裏去了，預備同他作一次公開的解釋。他希望感動他底寬大和把他轉到自己這方面來。

「葛黎勾利·伊萬諾夫奇在家嗎？」他問，在卡黎盧勤的莊院底階前停住了自己底馬。

「不在家。」僕人回答：「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從早晨就走出去了。」

「多麼倒楣呀！」阿列克謝想：「那麼，麗查·葛黎勾利耶夫娜總該是在家吧？」

「在家。」

於是阿列克謝從馬上跳下來，把馬繩交到僕人底手裏，不等通報，就走進去了。

「一切都要決定了，」他想，向客廳走去，「我自己同她說明。」

他進去了……他呆住了！黎查……不是，阿枯麗娜，親愛的，棕色的阿枯麗娜，不是穿着長坎肩，而是穿着白色的晨衫，坐在窗前，讀着他底信。她是那樣地忙迫，簡直沒有聽見他走進來。阿列克謝不能夠忍住他底快樂的叫喊。麗查嚇了一跳，抬起頭來，叫一聲，想要跑去。他投過去攔住了她：「阿枯麗娜！阿姑麗娜！」麗查竭力地要從他掙開去。

『Mais Laissez-moi Donc, Monsieur, Mais Êtes-vous Fou?』^①她重復着，背轉着身。

「阿枯麗娜！我底朋友，阿枯麗娜」他重復着，吻着她底手。

① 「請放開我，先生，您瘋了嗎。」——譯者。

沙克遜小姐是這場幕景底見證人，她却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麼。在這時候門開了，藜勾利·伊萬諾夫奇走進來了。

「呵哈！」穆爾木斯基說：「我們底事情我想已經完全妥當了……」

讀者們饒恕我不把這篇小說底多餘的情節再寫下去吧。

郭洛亨諾村底歷史



如果上帝派遣讀者們給我，那麼，也許他們底好奇心就想知道由於怎樣的緣故我決定寫出郭洛亨諾村底歷史。因此我必須說到一些過去的小事情。

我底父母是正直而高貴的人。我於一千八百零一年四月一日生在郭洛亨諾村；我底童年的教育是得自我們底寺守。後來我對於讀書和文學發生興趣，這位可敬的先生是當負責任的。我底進步雖然很慢，却是着實的，因為到十歲我差不多已經知道一切現在留在我底記憶中的知識了；生來就是體弱的，並且由於這體質不佳底原因，別人也便不許我過度地疲勞。

文人底身分，我永遠覺得是最可羨慕的。我底父母是被尊敬的人，不過又是單純而守舊的人，從來不閱讀什麼，在全部的房屋裏，除了爲我買來的字母課本，年鑑和「最新尺牘文範」，便沒有任何的書籍了。念尺牘文範曾經很久是我底心愛的練習。我都能背誦它了，雖然如此，我却每天在它裏面發現一些新的、未經注意的美點。普列敏何夫將軍之後（我

底父親在他那里當過副官，庫爾奇諾夫在我看來該算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了。關於他，我問過一切的人，但可惜沒有一個人能夠滿足我底好奇心，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底私事。別人對於我底許多問題祇回答庫爾奇諾夫著了一部「最新尺牘文範」，但這是我早就洞知的了。謎樣的黑暗包圍着他，彷彿一個古代的半神；有時候我甚至懷疑他底存在底真實。我覺得他底名字只是一個想像，關於他的傳說是荒誕的神話，要等待新的尼布爾底探討。然而他總是追蹤着我底想像；我努力地要給這個神祕的人物創造一幅形相，最後我決定了，他應該像縣議員科留且金，那個有一隻通紅的鼻子和一雙閃光的眼睛的小老頭子。

一千八百一十二年家人把我送到莫斯科，進了卡勒·伊萬諾夫奇·梅勒寄宿學校，我在那裏還沒有住到三個月，因為當敵人進攻以前我們就解散了……我又回到鄉間了。當十二國協約之後，他們打算再把我送到莫斯科，看看卡勒·伊萬諾夫奇是否已經回到他底世襲的不動產來，或者機會不對，就把我送進別的學校；可是我請求母親把我留在鄉下，因為我底健康不允許我在七點鐘起床，這是所有的寄宿學校中的例規。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到達了十六歲，放棄了自己底最初的教育，就剩下玩球，這是唯一的學科，我在這上面是當住在寄宿學校裏的時期，獲得了充分的知識。

在這時候我加入了××步兵聯隊，充一名下士，在這裏我一直住到一八××年。軍營裏的生活很少使我得有快樂的印象，除了昇為軍官和當我底衣袋裏總共祇剩一盧布六十戈貝克的時候，忽然贏了二百四十盧布。我底長老的父母，幾乎是緊接着在同一個時期死去了，這使我不能不請假回到我底祖產來了。

我底生活底這個時期對於我是很重要的，現在我要把它敘述出來，但預先請求善良的讀者原諒，如果我底敘事是無益地消耗了讀者底寶貴的通知。

是一個秋季的陰鬱的日子。我到了一處驛站，應該從那裏再轉向郭洛亨諾（我們底村莊底名稱）去，我雇了一輛馬車，順着村道走去了。雖然我底天性生來便很沉靜，但我却不能忍耐地急想重新看見我度過自己底最好的幾年的那個地方，這種心情是那樣的有力地佔領了我，所以我時時地催促着我底車夫，允許給他酒錢，一面用打擊威嚇他的，確倒是我推動他底脊背，那効力比掏出錢包解開更大；我承認，我打了他三次，這是我有生以來不會做過的，因為車夫階級，不知道什麼緣故，我覺得特別可以親近。車夫緊趕着自己底三頭馬車，我却以為他還是按照平常的馭術，嚷着馬，揮着鞭，同樣地拉緊繮繩。最後我看到了郭洛亨諾樹林，又過十分鐘，走進主人的庭院了；我底心劇烈地跳擊起來；我懷着非常的激動

看着日已底周圍，我八年沒有看見郭洛亭諾了我植在柵籬旁邊的一些白楊，現在已經長成高大的枝葉繁茂的樹木了。那所院子某一時期曾裝飾着三個端正的花壇，中間有一條鋪沙的寬闊的道路，現在已經變成荒蕪的草地，上面還放着一匹鐵青色的牛。我底敝舊的四輪馬車停在台階前面。僕人走去開門，但門是加了鎖的，雖然百葉窗還開着，屋子裏似乎還有人住居。一個農婦從僕人房裏走出，問我找誰等。知道是主人回來了，她便又跑回僕人房去，不一會所有的僕人都把我包圍上了。我是感動到了心底深處，看見那些對於我是熟識的和陌生的面孔，都一概友愛地同他們接一個吻。我底幾個愉快的童僕已經是成年人了，從前坐在地板上做雜差事的幾個使女，也都是出嫁的婦人了。男人們哭了，我對女人們不拘禮節地說：『你是怎樣地見老啊！』——於是她們傷感地回答我：『你怎麼了，老爺，變醜了呀！』他們帶我走到後廊，我底乳母迎面走出來，帶着哭泣擁抱了我，好像那個受過許多痛苦的奧德賽。●他們跑去燒暖浴室。廚子，很久沒有事情做，留起一部大鬍子，也來給我預備午餐或晚餐，因為已經天黑了。這時候他們給我打掃了屋子，那屋子裏是乳母同先母

底使女住着。於是我住在安靜的父代的家宅裏了，並且就在那間二十三年之前我在裏面出生了的屋子裏睡覺。

我在各種各類的奔忙上，足足地費去了三個星期；我同議員、族長和高能的省委的官吏喧囂着。最後我才承受了遺產，領有了祖業我安心了，但很快地這無事可做的煩悶開始使我苦惱了。我還沒有同我底善良而可敬的隣人××認識哩。家務底管理對於我完全是

不相干的事情。被我指定爲管家婦的我底乳母底談話，總是由十五個家庭逸事組成，這些逸事我本是很喜歡的，但一被她說出，就永遠是那樣地單調，也可說是她給我做的第二部「最新尺牘文範」，在這部書裏我知道在哪一頁裏找到怎樣的一行。最完善的適用的「尺牘文範」被我在倉庫裏弄得亂七八糟的各種傢具中間找到了。我把它拿了出來，並且把自己交給它了。但庫爾幹諾夫對於我已經失去先前的魅力。我又把它讀完一次，就再沒有翻開過了。

在這樣的窮境裏我生了一個念頭：自己不好試試著作一點什麼嗎？敬愛的讀者已經知道我是在銅錢裏培養大的，隨後我也沒有給自己找到一次機會，就一直地碌忽下去，到十六歲還同貴族子弟們遊玩，而後來就從這一省遷到那一省，從這一間屋子搬到那一間

屋子，同猶太人和酒店主消磨光陰，在破舊的球檯上遊戲和在爛泥裏行軍。

不過同時我覺得成爲一個著作家是那樣地困難，不一定會把成功給我，所以握起筆來的念頭開始驚嚇我了。當我底要會見一個著作家的熱望還沒有實現的時候，我不敢希望什麼時候成爲一個著作家。但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我且把它說說，證明我對於祖國文學的一貫的熱情。

在一千八百二十年，我還是一個下士，那時候我因爲官家的公事到皮得堡去；我在那裏住了一星期，雖然在那裏我沒有一個熟人，我過的時光却非常快樂；每天我靜悄悄地走進戲院，坐到第四層包廂裏。所有的優伶，我都知道了名字，並且熱烈地愛上了。在一個星期日擔任「憎惡人類和懺悔」戲劇裏的艾拉里亞角色的××。早晨，我從參謀總部回來，照例要走進一家低矮的糖果店，喝一杯諸古律，讀讀文學雜誌一次，我正坐着，沉浸在善意。上的批評論文裏；有一個穿豆綠色外套的人，向我走來，從我底書下輕輕地抽出一張潰堡。

● 雜誌名稱——譯者。

● 德國城市名稱——譯者。

的報紙；我是那樣地忙著，連眼睛也沒有抬一下。這陌生人給自己叫了一份牛排，就在我面前坐下了；我仍舊讀著，沒有注意他。這時候他一面吃早點，一面憤怒地責罵年青的侍者。侍候不周，喝完半瓶酒，便走出去了。另有兩個年青人在這裏用餐。

「你知道這是誰嗎？」一個問另一個，「這是B××，作家。」

「著作家！」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聲，於是拋下沒有讀完的雜誌和沒有喝乾的茶杯，跑去付賬，沒有等待算清，就跑到街上去。

我朝各方面看了一會，遠遠地望見那豆綠色的外套，沿着涅甫大街下去了，幸而還沒有逃掉，我趕了幾步，突然感到有什麼攔住我；一細看，是一個近衛軍軍官對我注視着，我不應該在人行道上推他，但很快地便解釋完，又走向前去。在這次交涉之後我更謹慎了；但真是倒楣，我時時地遇到軍官；我就得時時地停下來，而著作家却在我前面一直地走去。有生以來，我在獲得我底軍人的外套上也沒有這樣地艱難，從來肩章對我也不會顯得這樣地可羨慕；最後在阿尼契根橋邊我追上豆綠色的外套了。

「請問，」我說，行了一個舉手禮：「您是B先生吧？您底美麗的論文我榮幸在教育競爭者上讀過了！」

「完全錯了，」他回答我：「我不是著作家，而是律師；但B先生和我很熟：一刻鐘以前我在警察橋上遇見過他。」

我底對於俄國文學的尊崇，就這樣使我失掉了店裏沒有找回的三十個戈貝克，受了職務上的責譴，而且差一點沒有被拘禁——一切都白費了。

雖然我底理性反對一切，但做一個著作家的大胆的念頭却時常地出現在我底頭腦裏。最後，我沒有力量再反抗自然的傾向了，我給自己釘了一本厚厚的紙簿，下了決心，具着堅定的企圖，無論用什麼總要把它填滿。各類的詩（因為關於輓性的散文我還沒有研究過）我都分析過，評價過，並且我在從祖國的歷史裏引取來的敘事詩上而，立下堅固的決心，不久我就給自己找到一個英雄——選出了留黎克——於是我開始工作了。

在詩上我獲得了若干的慣習，謄寫到本子上，這全賴我們中間的軍官們底手，就是評論莫斯科街道公園，普列斯寧池塘，危險的鄰人等等。我底詩進步得很遲慢，我做到第三首，便把它拋開了。我想，我底天資不合於敘事詩，隨又開始寫悲劇：留黎克。悲劇不時髦了。我試着把它轉變為短歌，但短歌似乎也不給我方便。最後靈感啓發了我——我開始了，而且順利地完成了：在留黎克底半身像下留了一個簽名。

雖然我底「簽名」毫無注意價值，特別是年青詩人底處女作品，然而我感到我沒有做詩人的天資，這初次的經驗就可以證明了我底創作的經驗是那樣地使我戀念於文學事業，我已經不能夠同紙本和墨水瓶分離了。我想要降到散文上來。第一個原因，是不希望被以前的研究，計劃底安排，部分底結構等等所束縛，我打算描寫個別的思想，在那個形式裏，沒有聯繫，沒有一切的秩序，就像我所看見過的一樣。不幸那些思想沒有走進我底腦裏，在整整的兩天內我祇想出了下面的要點：

「不遵守理性底規律和慣於服從慾情底煽惑的人，常常會迷路的，並且要使自己受到遲誤的悔悟。」

這思想，當然是正確的，不過已經是舊的了。放下思想，我來做小說；但由於缺少訓練，不會布置那想像出的事件，我選取了一些顯著的、從前我從各種人物口裏聽來的逸事，努力地用生氣、有時竟用特異的想像底顏色來裝飾小說底真實。一面作着這些小說，我漸漸地訓練了自己底文字，學習了表現得正確、美麗和自由。但很快地我底貯藏便空虛了，於是我重新尋找爲着我底文學的活動的對象了。

爲了真實的偉大的歷史事件而放棄瑣細的難信的逸事，這種意念，從早就擾亂着我

底構思。說實話，要做一個觀察家和時代與人民底預言者在我看來是著作家所能踏到的最高的階段。以我底可憐的教育，我能夠寫出什麼樣的歷史呢？哪裏沒有博學的、誠實的人們超過我呢？哪一類的歷史不是已經被他們寫完了呢？我要來寫全世界的歷史，難道因為僧院長米羅特底不朽的工作已經不存在了嗎？我注意過祖國的歷史嗎？在塔奇謝夫，包爾廷，葛李柯夫之後，我說什麼呢？當我還沒有熟習斯拉夫的數字的時候，我能夠在年代紀中搜尋古代言語底神祕的意義嗎？我想到小範圍的歷史，例如，我們底縣城底歷史；但連這個也有着多少的障礙，不是我能夠擔任的了！到城裏去旅行，訪問縣知事和主教，請求他們允許我到檔案處和僧院保管庫去，等等。我們底縣城底歷史對於我應該很便利，但它不論對於哲學者，不論對於根據事實立論的歷史家都沒有一點興味，而且在雄辯上極少顯出有什麼材料。X X 改換城名是在一千七百……年，保存在它底年鑑裏的唯一的顯赫的事件，是一次驚人的火災，發生於十年之前，毀滅了市場和會議用的地方。

意外的機會解決了我底疑難。一個農婦在頂樓上懸掛襯衣，發見了一隻舊的筐子，滿裝着木片、屨芥和書籍。全家都知道我喜歡讀書。我底管家婦當我正坐在我底紙簿前，咬着筆頭，思索關於鄉村講演底經驗的時候，鄭重地把一隻筐子拖進了我底屋裏，高興地喊：

『書！書！』我狂喜地重複一聲，便向筐子跑去。果然，我看到一大堆裝着綠色的和藍色的紙面的書，這是一批早年的年鑑集。這個揭露冷卻了我底狂喜，但我仍然歡喜這意外的天賜。這究竟是些書，於是我豪爽地拿出半個銀盧布酬報了那洗衣婦底熱心。

剩下一個人，我便開始檢查自己底年鑑，我底注意立刻就被它們強烈地誘引去了。它們是從一千七百四十四年到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一直地編纂下來，恰好是連續的五十五年。普通加插在年鑑裏的藍色的紙頁，寫滿了古老的筆蹟。把這些字行看了一遍，我驚奇地發見它們不僅記載有氣候摘要和經濟收支，同時還有關係郭洛亨諾村的簡短的歷史的報告。我忙着埋頭在這些寶貴的記錄底辨別上，不久我又發見了它們還記載着我底祖產底全部歷史。在極嚴格的編年次序中，幾乎留着過去的整一世紀。此外它們還記載着經濟學、統計學、氣象學底無窮的材料和其他的學術的實驗。從那時候起，這些記錄底研究就特別地佔領了我，因為我看出從它們裏面有選出整齊的、奇特的和教訓的故事的可能。同這些珍貴的紀念物十二分地熟識了後，我便着手尋找郭洛亨諾村底歷史底新的泉源，很

● 這是一種空白的紙頁，預備給年鑑保存者添記什麼重要事情用的——譯者。

快地它們底豐富就使我吃驚了。在預備的研究上犧牲去整整的六個月，最後我使踏上那久已希望着的勞作，多虧上帝底幫助，工作就在這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完成了。現在我像某人一樣，是一個歷史家了，某人底名字我不記得了，做完自己底艱重的偉業，我放下筆，懷着憂鬱，走進我底花園，細想那被我完成了的事業。我想，寫完了郭洛亨諾村底「歷史」，我已經不需要世界了，我底義務盡完了，該是我安息的時候了。

在這裏我附加一些供我編輯郭洛亨諾村歷史的原來的紀錄：

(一) 舊年鑑集，五十五部。起首的十二部用古老的書法寫滿了爵位，官稱。這些紀錄爲我底曾祖父安得列·史結潘諾未奇·別爾金所編製；它底特色是使用明瞭而簡短的字句，例如五月四日，雪。特黎斯卡因無禮被打。八日，天氣晴朗。九日，雨，雪。特黎斯卡因天氣被打。十日，特黎斯卡因醉酒被打……與此類事件，毫無意義。十一日，天氣晴朗，小雪；捕兔三

● 原意當是因天氣不好，主人發怒而打用人。——譯者。

隻其餘的三十五部是用各樣的書法寫的。大部分是所謂商店式的賬簿，有的帶着表題，有的沒有表題，大半都是粗繁，不連貫和沒有依照正確的寫法；有些地方可以看出是女子的手筆。在這一部份裏，有我底祖父伊萬·安得烈未奇·別爾金和我底祖母，他底夫人，耶甫卜拉克西雅·阿列克謝夫娜底記錄，並且有總管哥爾包未茨基底記錄。

(二) 郭洛亨諾村寺守底記錄。這種有趣的手稿是我在娶了年鑑編者底女兒的、我底教父那裏找到的，起首的幾頁被牧師底孩子們撕下用來滾糊叫做紙鳶的東西了。一隻這樣的東西墜在我底院心；我拾起它，想要送回給孩子們，但我發見上面寫滿了字，一看頭一行，我就知道這紙鳶是用年鑑糊成的了。幸而還來得及把其餘的救下來。這些記錄，被我
用二斗半燕麥換得了，費了非常的深思和壯語才弄到手。

(三) 口述的傳聞。我不會蔑視任何的傳說，但許多人說阿草拉非娜·特里甫諾瓦雅，以前的村長亞甫既底母親，是總管哥爾包未茨基底情人，這是例外。

(四) 戶口調查簿。附有以前的一些村長底摘要，關係人類道德和農民狀況。

歷史的時代

濟國土（按照首都的名稱，叫作郭洛亨若城；居民底數口總計六十三人）在地球上佔着二百四十多畝。它底北面毗連威爾努侯魏和皮爾軍侯魏村（兩村底居民都貧窮，瘦弱和矮小，而地主們生來都有一種喜好：獵兔的尙武的練習；一南面是希夫卡河，把它從卡拉夫斯基自由農民底領地隔開，這是一個不安分的鄰居，以殘酷兇暴著名的人民；西面是乍哈林斯基底蔥籠的田野包圍着它，幸而處在受過教育的賢明的地主底勢力之下；東面連接荒野的不毛的地帶，不能通行的澤沼，那裏有一棵紅莓苔子正在發芽，那裏祇散佈着單調的蛙聲，迷信的傳說，說那裏有魔鬼底住所。

N B · 這池塘底名稱是別叟人斯基。① 人們說，彷彿曾有一個愚鈍的女牧者，在離這寂寞

① 意即魔鬼的。——譯者。

的地方不遠的所在，看守着一切，捕獲了一隻，但無論如何不能充分說明這件事情。人民的聲音都罵那淫淫的窠巢，不過這調皮事不宜得歷史家注意，並且在厄布爾之後，就生離相信了。

郭洛亨諾自古便以自己底豐饒和適於健康的氣候著名在它底肥沃的田野上生長着裸麥，燕麥，大麥和蕎麥。白樺樹林和松樹林裏的吹倒的樹木供給居民以建造房舍的梁棟和燒柴。胡桃，紅莓，苦子，覆盆子和黑莓子，沒有不足的時候。蘑菇產生得非常的多；把它們淹在酸乳裏，會變成一種好吃的食品，雖然于衛生並沒有益處。池塘裏充滿了鮭魚，在希夫卡河裏也出產梭魚和鱈魚。●

郭洛亨諾底居民大部分是中等的身材，強壯的體格和勇敢的性質；他們底眼睛是灰色的，頭髮是淡黃色或紅色的。婦女們可從略微向上撓起的鼻子，高凸的顴骨和肥胖區別

● 鱈魚，這個譯名不知對否，英文 Barbot 作——譯者。

出來。

N B·健康的婦人。這種說法在村長加在戶口調查簿的附註上時常看得到。

男子們則篤實，勤勉（尤其在自己底田地上），勇敢，尚武。他們中間有許多入祇去打熊，並且以擊拳在附近出了名聲；所有的人大概都傾向陶醉的肉慾的享樂。婦女們除了家庭的工作；還要分担丈夫們底一部分的勞動，在勇敢上也不讓於他們；她們中間很少有人畏怕村長。她們組織了強勇的公共的守衛。不疲倦地防護着主人底庭院，名爲「女鎗手」（從斯拉夫字「槍矛」而來）。女鎗手底重要的職責是怎樣能夠常常用石頭打在鐵板，使惡徒們害怕。她們也像她們底美麗一樣，都很貞節；對於大胆的企圖報以嚴峻而爽快的回答。

郭洛亨諾底居民自來就以販賣菩提樹皮、菩提樹皮製的籃子和樹皮製的草鞋爲業。希甫卡河對他們很有幫助，到春天他們乘着小舟渡河，如古代的斯堪幾那人一般，在一年中別的季节，他們涉越淺灘的時候，便把下面的衣服捲到膝蓋上。

郭洛亨諾底語言的確是斯拉夫底支脈，但和俄羅斯一樣，也有若干的差異。它充滿了簡筆字和斷尾字，有些音韻完全消滅了，或者被別的代替了。不過俄羅斯人和郭洛亨諾人

交談，仍然很容易互相了解。

男人們普通是在十三歲結婚，娶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妻在婚後四五年間可以自主。這以後丈夫就要打罵他底妻，這樣，雙方就都有個人底自主時期，保持得很均衡。

喪禮是下面的這樣的儀式。在死的那一天，人們就把亡者抬到墓地，免得死人在房子裏無益地佔着一塊地位。因此常有這樣的事情，當人們抬着裝在棺材裏的死者走上附近的道路的時候。在這一瞬間，他却在裏面打起噴嚏或喊叫起來，給親人們帶來非常的驚喜。妻哭丈夫，一面號泣着一面說：『親愛的，我底勇敢的好人兒，你爲什麼離棄了我？我用什麼來紀念你呢。』從墓地回來，便做法事，表彰死者底光榮，家人們和親友們要大醉兩三天，甚至整整的一個星期，熱情地看望着和戀慕着死者底紀念物。這種古老的儀式，一直保守到現在。

郭洛亨諾人底衣服是襯衫上面罩着圍裙，這就是他們底斯拉夫的原始底顯明特徵。到冬天他們便穿羊皮襖，但大半爲了裝飾，並非由於實際的需要，因爲他們通常總是把皮襖穿在一只肩膀上，做一點點須要動作的很輕的工作，也要把皮襖脫下。

科學，藝術和詩歌從古以來在郭洛亨諾村就有十分發達的情形。不說牧師和教堂的

僧侶，就是一般人也都受過教育。年鑑上說到本地書記羅連其亞，生於一千七百六十七年前後，他不僅會用右手寫字，而且會用左手。這個非常的人物以寫作各種類的書信訴狀、私人的文件等等在附近享有盛名。他爲了自己底藝術費了不少的苦工，他在種種的重要的事件上具有熱心和參與，他死的時候已經是很高的年紀了，那個時期，他正學習用右腳寫字，因爲他底兩手底筆蹟已經過於著名了。他在郭洛亨諾底歷史上，讀者看見的演了頗大的作用。

音樂永遠是有教育的。郭洛亨諾人底心愛的藝術：三弦琴和風笛，愉快的情感和心胸，到如今還在他們底居室裏發着反響，尤其在那古老的、用小松樹和雙頭鷲的刻像裝飾的公衆的建築裏。

詩歌有一時期在古代的郭洛亨諾也興盛過。到現在阿爾希卜·雷賽底詩歌還保存在後代人底記憶裏。這些詩歌大部分是從被軍人作家和貴族僕人編成的俄國作品那裏借取的，但對於郭洛亨諾的氣質和各樣的情境却非常地適合。我們引用一首諷刺詩做個例子吧：

阿基姆村長

走進貴族的院裏，

懷中帶着登記債務的摺子，

向貴族獻了上去；

但貴族看了半天，

一點也不明白。

啊哈，你，阿基姆村長！

你把貴族偷了個夠，

叫村民去做乞丐，

把自己底老婆也送給人了。

在流暢上，這首詩並不遜於著名的魏爾基李底牧歌；在想像底美麗上，這首詩則遠勝過蘇瑪洛叩夫底牧歌了，雖然在文字底典雅上它不如我們底文藝之神底最新的產物，但可拿工巧和機警同它們平比。

郭洛亨諾底施政形式變革了好幾次。管理權有一個時期屬於由「和平會」選出的長老底勢力之下；有一個時期屬於地主任命的總管，但最後則直接地落到地主本人底手裏了。這些人底管理上的種種方法底利弊，在我底故事底上文已經敘述過了。

神話的時代

村長特里風。

郭洛亨諾底創始和它底最初的居民被不知底昏暗遮蓋了。按照一些曖昧的傳說，郭洛亨諾某一時期曾是一處廣闊的富足的村莊，它底所有的居民都是財主；一年中祇收一次租稅，和送出幾車穀物，却不知給誰。在那時候一切都是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沒有總管，村長也不欺侮什麼人；居民很少工作，快樂地生活着，牧人也穿着長靴去牧放牲畜。我們不應

當被這幅迷人的圖畫，迷惑關於自然的黃金時代的思想，對於一切的人民，祇是證明人類永遠不會滿足於現在，按經驗說，未來上面很少具有希望，都是用自己底想像底種種色彩來裝飾那一逝不返的過去。這裏是真實的情形：郭洛亨諾村舊時屬於貴族別爾金。但我底祖先領有許多別的世產，沒有注意到這遼遠的土地。郭洛亨諾繳納的租金很少，由彼人民在通稱爲「和平會」的會議上選出的長老們來管理。

經過這個時期，別爾金底祖代的產業破碎了，而且到了衰微的地步。有錢的祖父底貧窮的孫子們不能夠剷除自己底奢華的習慣，還從已經減少十倍的產業上要求從前一樣的收入。一些嚴厲的命令陸續地下來了。村長在會議上念了它們；長老們雄辯起來，會議沸騰了，主人們呢，代替兩倍的租稅，得到的是一些寫在油污的紙上和用銅錢蓋了封印的憂鬱的答辯和謙卑的苦訴。

黯黑的雲罩在郭洛亨諾上面，但沒有一個人思慮到它。特里風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最後的一個村長，在他執政的最後的一年，當「神殿節」那一天，所有的人民正喧嘩地圍繞着遊樂場（俗語叫做小酒店），或遊蕩在街上，彼此牽着手，高聲地唱着阿爾希卜·雷賓底歌曲的時候，一輛套着兩匹瘦得幾乎半死的老馬的驛舍的蓬馬車走進村來；御者台上

平着一個襁褓的猶太人馬車裏伸出一個戴着無邊帽的頭，似乎好奇地看着那此興高采烈的人民。居民們用朗笑和愚蠢的嘲諷迎接那輛馬車（N.B. 有幾個無知之徒把衣邊捲成筒子，嘲弄那個猶太車夫，滑稽地喊道：「猶太人，猶太人，吃豬耳朵吧……」——寺守底紀錄。）當那輛馬車走到村中心停下和常乘者從車裏跳出，用命令式的聲音叫村長特里風的時候，他們是多麼吃驚呀。這個政治家正在遊樂場，有兩個長老幾乎是駕着胳膊從那里把他引出來了。陌生者嚴峻地看着他，交給他一封信，命令他立刻讀它。郭洛亨諾村的長老們有一種習慣，自己從來不宜讀什麼。他們派人去找地方書記亞甫既。他們在附近的柵牆下邊的甬道上找到了正睡覺的亞甫既，就把他領到陌生者面前。但，或許是因為突然的驚懼，或許是因為悲愴的預感，信上的字，雖然寫得很清晰，他却覺得極模糊，簡直沒有辨認它們的能力了。陌生者罵着可怕的詛咒，吩咐村長特里風和地方書記亞甫既回去睡覺，把信放到明天再讀，於是他便走向衙門的小房，猶太人提着他底小皮箱，跟在後面。

郭洛亨諾的居民帶着驚疑注視這意外的事件，但很快地馬車、猶太人和陌生者都被忘却了，一天便喧鬧地、快樂地過完了，——郭洛亨諾村也睡了，沒有預知什麼事情在等待

它……

早晨的太陽剛才升起，居民們就被敲窗戶和召集一和平靜一的聲音喚醒了。居民一個跟着一個，走進那專做會場用的，衙門的小房底院子裏。他們底眼睛又憊，又紅，臉腫泡着；他們打着呵欠，搔着癢，望着一個戴着無邊帽，穿着舊的青色外套，莊嚴地站在衙門的小房底廊前的人——他們竭力地回想他底相貌，彷彿什麼時候他們看見過他。村長和本地書記亞甫既立在他旁邊，沒有戴帽子，現出一副卑屈而深憂的神情。

「全都在这裏了嗎？」陌生者問。

「全數都在這裏了嗎？」村長重復了一遍。

「全數在這裏了。」人們回答。於是村長便宣布從主人那裏得到一件文書，叫本地書記讀給會場上的人衆聽。

亞甫既走出來，讀了下面的東西。（NB·這件威嚴的文書是我在村長特里風家裏抄來的；他把它也保藏在聖像匣裏，和他管理郭洛亨諾村時留下來的其餘的紀念品放在一起。）

本所攜帶者，為代理人×××，茲奉余之駐地郭洛亨村，從事管理其事，業於彼到任之日，迅即召齊農民人等，將余之貴族意志，宣告彼輩，應注意者：余之代理人×××之指示，農民人等，須一概遵行，猶如服從余本人之命令，凡彼有所要求，均當絕對執行，如有違抗，彼×××可以任何嚴厲處置，加諸彼輩。此皆彼輩之無良心的反抗與汝特里風·伊萬諾夫之詭詐的寬容追余而行者也。

簽名：N·N·

這時候那代理人×××，伸張兩腿，好像「又」字，兩手叉腰，好像「中」字，說出了下面這樣的簡短而明確的話語：『你們看着我吧，你們——不要盡管耍嘴頭吧，我知道，你們是放蕩的人民，但我，真的要從你們底腦袋裏挖出這種愚行，比挖出昨天的酒醉還快。』

無論哪個人底腦袋裏，已經沒有一點醉意了，好像被暴雷打了的郭洛亨諾人們，沉思着，懷着恐懼散回家去了。

總管×××底施政

×××採取了一些新的管理計劃。他向農民要出契據，把他們分為貧富兩等，實行起自己底政治的步驟來。這步驟需要特別的研究。

步驟底主要原理是後面這樣的公式：那個農民越富，就越放蕩；那個農民越窮，就越馴良。隨後這個×××就在世產底整頓上努力，好像來向農民做一椿根本的仁慈一樣：1. 把未還清的債款分配給所有的富裕的農民，並用最嚴厲的手段使他們償還。2. 貧窮人和游惰漢立刻分配到田裏去；按照他底辦法，如果他們底工作顯得不夠格，那麼他就把他們送給別的農民做農奴，只付給他一點隨意的報酬；但這些農奴有完全的贖身的自由權利，至多不過一年付兩次的租金。一切的普通的負擔都落在富裕的農民身上了。這個方法將貪婪的支配者戰勝了，因為使所有的富裕的農民從他取回了自由，到後來選舉便不會落在流氓和敗類手裏。「和平會」是消滅了。他慢慢地收取着稅金，雖然有的竟拖欠到一整年。農民們似乎都繳納出了，也沒有過於比以前反抗，然而無論如何，他們總不能夠長久工作，不能夠多一點積錢。在三年之內，郭洛亨諾完全貧窮了。郭洛亨諾憂鬱了，市場荒廢了，阿爾希卜·雷賽底歌曲沉默了。一半的農人在田地裏，另一半則做了農奴；孩子們沿門乞食，神廟底節日，依照年鑑編者底說法，在白天裏也變得不愉快和不歡樂了，只成了一個悲哀和

愁慘的回憶底節日。

錄自郭洛亨諾年鑑

不信神的總管把安東·其莫非耶夫用鋸鏈鎖上了。老其莫非耶夫就拿一百個盧布把兒子贖出；總管又鎖上了彼得。耶列聶也夫，這一個底父親也拿六十八個盧布把兒贖出；不信神的還想鎖上列哈·塔拉索夫，可是這個跑進森林去了，總管爲這件事情特別地煩悶，在話語裏現出了憤怒；他們把醉漢王科送進城裏，交給了募兵局。

杜勃洛夫斯基

第一章

幾年以前，在自己底一處領地上，住着一個舊式的俄羅斯的貴族，基利拉·彼得洛末奇·特洛耶枯洛夫。他底財富、高貴的血統和交際使他在他底資產所在的縣境獲得了很大的勢力。鄰人們都喜歡諂媚他底即使一點最微小的任性；縣城的官員們聽見他底名字便戰慄了。基利拉·彼得洛末奇接受服從底一切表示，好像接受合理的租稅。他底房子裏總是擠滿預備安慰他底貴族的倦惰的賓客們，分享着他底喧噪的、有時候又是粗暴的歡樂。無論誰也不敢拒絕他底邀請或者在一定的日子不帶着相當的敬意到帕克洛夫斯基村來。基利拉·彼得洛末奇在家庭生活的狀態上暴露了沒有教育的人底一切的劣點。他被一切凡是圍繞着他的人物所縱容，使得他習慣把充分的自由給與自己底激烈的性格底每一次暴發和極淺薄的知識底種種的計劃。基利拉·彼得洛末奇是一個偉大的喜

好款待賓客的人，雖然身體裏蓄着非常的氣力，他一星期中却要因為貧貧受苦兩次，並且每晚總是醉薰薰的。

幾乎沒有一個少女能夠逃出他底五十歲的老頭子底貴族的淫慾的企圖。此外，在他底房子底一所側房裏，還養着十六個婢女，用各種樣的手工佔住了她們底手。側房底窗戶上嵌着木頭格子；門用鎖鎖着，上面的鑰匙收藏在基利拉·彼得洛奇手裏。年青的幽閉者們到規定的時間纔能夠走進花園，在兩個老婆子底監視之下散一會步。有時偶然地基利拉·彼得洛奇可曾把她們中間的幾個放出嫁人，但新的幾個又來補了她們底位置。他對農民和僕人是嚴厲而頑固，不管他們已經委身於他；他們以自己底主人底財富和尊榮自傲，並且當他們歸到對自己底鄰人們有事情的時候，依仗着他底有力的庇護，還可以給自己佔得很多的便宜。

阿克洛天所奉的地王底經常的工作是乘車巡視他底廣闊的領地，是不斷的宴會，和每天每天由什麼人發明的，通常總是拿一個新的相識者當做犧牲物的惡作劇；即是老的朋友們也不能永遠地避免這種遭遇，只除了一個安得利·葛夫黎洛末奇·杜勃洛夫斯基。這個杜勃洛夫斯基，退職的近衛軍中尉，是他底緊鄰，養有七十名豎奴。對身分極高的人

們在態度上也挺傲慢的特洛耶格洛夫，却尊敬杜勃洛夫斯基，沒有念到他底低微的地位。某一時期他們曾是同事，所以特洛耶格洛夫由經驗知道他底性質底急躁和堅決，光榮的一千七百六十二年長久地分散了他們。特洛耶格洛夫是侯爵夫人達絲叩底親戚，他陞官晉級了；杜勃洛夫斯基，因為不順利的處境，不得不辭掉職務，移居到自己底僅有的村莊裏。基利拉·彼得洛末奇知道了這件事情，就提議將自己底保護獻給他，但杜勃洛夫斯基謝却了，情願受窮和獨立。過了幾年，特洛耶格洛夫，退職的陸軍上將，回到自己底領地來，他們彼此會了面，都高興了。從這時候起，他們每天在一處，而且自來不自己底訪問回答任何人的基利拉·彼得洛末奇，却輕騎簡從地到自己底老朋友底小房子去。因為是同年，生長在一個階級裏，受過同樣的教育，他們在性格和傾向上都有一部分相似；在幾種情形上他們底命運更是一樣的；兩個人都由愛情而結婚，兩個人都很快地成了鰥夫，給兩個人都留下了小孩子。杜勃洛夫斯基兒子在彼得堡受了教育，基利拉·彼得洛末奇女兒在父親眼前長大了；特洛耶格洛夫常常對杜勃洛夫斯基說：「聽呀，安得利·葛夫黎洛末奇：兄什麼時候你底烏拉金卡有希望了，我就把瑪莎給他，便是他亦貧得像一隻鷹，也不算什麼。」安得利·葛夫黎洛末奇照例地搖着頭，答道：「不，基利拉·彼得洛末奇，我底烏拉

金卡不能和瑪麗雅·基利洛夫娜結婚，對於像他這樣一個貧窮的小貴族，最好是和貧窮的貴族女子結婚，在家裏做個主人，不是強過成爲嬌橫的婦人底管家嗎？」

所有的人都羨慕着君臨在傲慢的特洛耶枯洛夫和他底貧窮的鄰人中間的諧和，並且驚異着後者底大胆：當他坐到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食桌旁邊的時候，竟率直地表示自己底意見，毫不顧及它⑤，會不會與主人底意見衝突。有幾個人試着模倣他——離開慣常的服從，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把他們威嚇得連對於這樣的企圖的慾望也永遠地毀滅了；祇杜勃洛夫斯基一個人留在共同的法律之外。可是一樁意外的事件破壞了、改變了一切。

一次，正當秋初，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準備要到較遠的田野去。頭一天晚上便吩咐了管獵犬的助手和馬夫，須在第二天早晨五點鐘預備好。帳幕和廚房先已被送往基利拉·

① 烏拉既密爾之愛稱。——譯者。

② 瑪麗雅之愛稱。——譯者。

③ 它，——指安得利底意見。——譯者。

彼得洛未奇應該在那裏午餐的地點。主人和賓客們走到犬舍去，這裏邊有五百多隻追逐的●機敏的生活在充裕和溫暖中的獵犬，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慷慨著名在自己底狗舌頭上了。在同一地方還有一處病狗醫院，和一處產育院，由參謀部醫士威爾斯克管理，還有一處隔開的部分，這裏邊住着一些產仔的和喂養自己底幼仔的上等種的牝狗。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頗以這些優美的建築物自傲，從來不曾放過在自己底客人們面前誇讚它們的機會，那些客人之中每個人至少已經看過它們二十次了。他破自己底客人們包圍着，由威爾斯克和管獵犬的助手頭目陪伴着，徘徊在犬舍四周；他常會站到幾所犬舍前面，一下子問到病狗底健康，一下子做着過多或過少地嚴厲和公平的指摘，一下子把幾隻熟悉的狗喚向自己來，同牠們親切地談話。客人們認為稱讚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犬舍是一種義務，祇有一個杜勃洛夫斯基沉默着，皺了眉頭；他是一個熱心的獵者，但他底境遇僅能允許他養活兩隻追逐的獵犬和一隻優等種的牝狗，因此他在面對着這些華麗的建築物的時候，由於幾分嫉妬，便不能夠節制自己了。

「你怎麼皺有眉頭，弟兄。」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問他：「大概是你不喜歡我底犬舍吧？」

「不，」杜勃洛夫斯基苛薄地回答：「壯麗的犬舍，您底僕人們也沒有像您底一些獵犬所過的這樣的生活哩。」

管獵犬的助手們裏面的一個感到侮辱了。

「感謝上帝和主人，」他說：「我們並不抱怨自己底生活；這倒是真的，某一位貴族若用自己底莊園交換這地方的精美的犬舍，也許不吃虧；他或者會更飽些，更溫暖些。」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聽見自己底奴僕底大胆的反駁，高聲地笑了，客人們也隨着他哈哈地笑了，雖然他們感覺到助手底哂落也可以與他們有關係。杜勃洛夫斯基蒼白了，沒有說一句話。在這時候人們用樹皮籃子給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拿來了幾隻新生出的狗仔；他忙着看牠們了，他選出兩隻，命令把其餘的都溺死。在這當兒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溜走了，任何人沒有注意到這個。

同客人們從犬舍回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坐下晚餐了，只在這時候，沒有看見杜勃洛夫斯基，他纔尋找他。僕人們回答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回家去了。特洛那枯洛夫立刻

打發人去追他，一定請他轉回。從來他出去打獵沒有缺少過桂勃洛夫斯基這位獵犬價值底有經驗和精細的評價者，一切可能的獵事爭論底正確的裁判者剛纔跑去追趕他的僕人，回來了，所有的人還正坐在食桌周圍，他報告給自己底主人，說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沒有聽從傳達給他的話，他不願意回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依照自己底習慣，又被菓子酒燒熱了，他憤怒了，第二次派遣那個僕人去告訴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說，如果他不立刻到阿克各夫斯基村來過夜，那麼他，特洛耶枯洛夫，就永遠地同他絕交了。僕人重又跑去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從菓子後而站起來，送走客人們，便去睡覺了。

到第二天，他底第一句問話就是：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在這裏嗎？代替回答，僕人呈給他一封變成三角形的信。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命令自己底書記高聲地讀它，於是聽到了下面的話。

我底仁慈的先生！

當您還沒有把那個管獵犬的助手怕立冒斯柯送到我這裏認罪的時候，我是不打算到阿克各夫斯基來的；懲罰他或赦免他，那是我底自由；我不想忍受您底奴僕們

底嘲笑，同樣我也不想忍受您底嘲笑，因為我不是一個小丑，而是一個舊式的貴族。
——謹此，未敢不服從尊命的

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

按照現代的觀念，在禮儀上，這樣的信是十分地不合體；但它激怒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卻不是由於奇怪的措詞，祇是由於自己底本體。

「什麼？」特洛耶枯洛夫光着腳從床上跳起來，喊道：「送我底人到他那裏去認罪！他懲罰他或赦免他！實際，他是圖謀着什麼呀？他知道這同誰有關係嗎？看吧，我把他……他在我這裏丟一次臉吧，讓他明白特洛耶枯洛夫怎樣辦事！」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穿好了衣服，並且擺起自己底習慣的豪華，出去打獵了。然而狩獵沒有成功；整天裏他們祇看見一隻兔子，連這一隻也跑掉了。在田野上的帳幕下面的午餐，同樣也沒有成功，或者至少是不合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口味，所以他打了廚子，叱責

① 這裏的署名未加父名「葛夫黎洛未奇」含有不客氣的意思——譯者。

了客人們，而且在回家的路上故意地帶着自己底全部的獵隊走過杜勃洛夫斯基底田地。幾天過去了，兩個鄰人中間的怨恨並沒有減輕，安得利·葛夫黎洛末奇已經不再往阿克洛夫斯基村去，基利拉·彼得洛末奇離開他就煩悶了，他底憤激便在一些最侮蔑的語句裏高聲地流出來，這些語句，感謝那地方的貴族們底好心，經過了一番修改和補充，都傳給了杜勃洛夫斯基。一件新的事情破壞了和解上的最後的希望。

有一次杜勃洛夫斯基乘車巡視着自己底小小的領地，走近白樺樹林旁邊，他聽到了斧子底聲音，過一分鐘又有折倒的樹木底爆響；他趕緊地跑到那裏，撞見了正在他底樹林裏安然地偷竊着的幾個阿克洛夫斯基的農民。他們看見他，就一轟聲地跑了。杜勃洛夫斯基領着自己底車夫捉住他們之中的兩個，把他們捆綁上，帶回自己底院子裏；三匹仇敵的馬也在那裏變成勝利者底獲物了。杜勃洛夫斯基非常地憤怒，這以前，特洛耶枯洛夫底人們，一些著名的強盜，知道杜勃洛夫斯基同他們底主人有友誼的關係，總沒有敢於在他底領地範圍內掠竊。杜勃洛夫斯基發見現在他們竟利用那發生了的破裂，於是下了決心，一反關於戰爭底道義的一切的觀念，用木棒教訓了自己底俘虜們，這木棒也是他們儲藏在他底樹林裏的馬呢，編入了主人底性羣，交給工作了。

這樁事件底消息在當天就傳到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耳朵了。他氣壞了，在憤怒剛起的一分鐘，他曾想帶領日已底所有的僕從向基斯勒涅夫卡（他底鄰人底村莊底名稱）舉行侵襲，把那村莊完全毀滅，並且在那田舍裏圍住那個地主本人，這樣的偉業對於他並不算稀奇的事情；但他底思想很快地又走上別的方向了。他用沉重的脚步在客廳裏來回地踱着，他突然地看着窗戶，望見在門前停下了一輛三頭馬的馬車；一個戴上耳式皮帽，穿粗呢外套的矮小的人，跳下車來，走進管家住的廂房去了。侍各那格洛夫問明他是陪審官沙巴斯庚，便派人去叫他。過一會兒沙巴斯庚已經立在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面前，連連地懇勸地行着禮和恭恭敬敬地等候着他底命令了。

「你好嗎，你叫什麼名字？」特洛耶格洛夫說：「你到這裏來做什麼呀？」

「我進城去，大人。」沙巴斯庚回答：「順便來找伊萬·結米尖諾夫。」問一問您大人有沒有什麼吩咐？」

「你來得很湊巧……你叫什麼名字？我正需要你；請喝過一杯酒再聽吧。」

這樣的親切的接待使陪審官愉快地驚愕起來了他謝却了喝酒，開始以儘可能的注意聽着基利拉·彼得洛未奇。

「我有一個鄰人，特洛耶古洛夫說：『是一個小有田畝的無禮者；我想要把他底產業拿過來……你以為這事情怎樣？』」

「大人，假如有不論什麼樣的契據，或者——」

「胡說，兄弟，你要什麼契據？讓你指示吧。這裏也只要勢力，就可以推開一切的法律，奪取財產。但等一等。這部產業某一時期曾經是屬於我們的，是從怎樣一個斯皮凍手裏買過來，以後又賣給了杜勃洛夫斯基底父親。不可以在這上面辯爭嗎？」

「好，大人，大概，這些買賣都是用法律的手續完成的吧。」

「你想想，兄弟，找個好辦法。」

「大人，比如說，您若能夠利用怎樣的方法從您底鄰人得到一種文件，具有許他佔有自己底產業的力量的文件，那麼，當然……」

「我懂得，這真是一件難事：他底一切的文件在失火的時候燒掉了。」

「怎麼，大人，他底文件燒掉了？這於您是再好沒有的了，——在這樣的機會中您就可以

以依法進行，毫無疑義地您將得到完全的滿意。」

「您想嗎？嘸，看吧。我信賴你底忠厚，在我底感謝上你是能夠相信的吧。」

沙巴斯庚行了一個幾乎到地的鞠躬，跑出去了，從這一天起他就開始奔走於計劃了的事情，並且多虧他底敏捷，整整地過了兩個星期，杜勃洛夫斯基便得到一件城裏來的通知書，命他急速地送上正確的說明，對質由陸軍上將特洛耶枯洛夫送呈法廳的起訴他底不合法的產業基斯勤涅夫克村的申請狀。

被這意外的質問驚愕了的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在當天就寫成一封極粗暴的回信，他在回信裏，說明基斯勤涅夫克村是在他底已故的父親底臨終時到了他底手裏，他是依據遺產權領有着它，它與特洛耶枯洛夫沒有任何關繫，和對於他底這部財產的一切的別人的要求，都是奸計和欺騙。杜勃洛夫斯基在訴訟上沒有經驗，他大部分是依照常識與很少正確和幾乎永遠不完全的指南書。

這封信在陪審官沙巴斯庚底靈魂裏引起了特別愉快的感覺；他看出，第一，杜勃洛夫斯基不大懂得公事上的章法；第二，這樣一個暴躁和疎忽的人，將不難置於最不利的境地。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冷靜地研究過對他所做的質問，發見有更詳細地回答的必

要；他寫了一份極適當的公文，但它到後來仍然露出了缺點。

案子延展了。確信自己底公正的安得利·葛夫黎洛末奇，很少憂念這件事情，他沒有欲望，也沒有可能在自己周圍散佈金錢，雖然他有過永遠是第一次的在出賣了的良心上愚弄了一個黑種人的行爲，但把自己變成詭計底犧牲品的思想並不會來到他底腦裏。從自己底方面，特洛耶枯洛夫同樣也很少憂念他所圖謀的事情底勝利。沙巴斯庚爲他奔走着，用他底名義做着事，威嚇和賄買着法官，歪曲和強硬地解釋着種種的找得出來的法令。無論是怎樣吧，一千八百……年，二月九日，杜勃洛夫斯基接到了縣城警官轉來的通知書，命他出席於××區法庭，爲了聽取在他、中尉杜勃洛夫斯基和陸軍上將特洛耶枯洛夫中間的關於爭產業的法庭底判決，和爲了簽名證示自己底「甘服」或「不甘服」。在當天，杜勃洛夫斯基就出發進城了；特洛耶枯洛夫在路上追過了他。他們互相傲慢地望了一眼，杜勃洛夫斯基而且在自己底敵人底臉上看見了惡意的微笑。

第二章

到了縣城，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停留在一個熟識的商人那裏，在他那裏過了夜，到第二天早晨，就出席於縣法廳了。無論誰也沒有把注意投給他。隨在他後面是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來了，書記們站起來，把鋼筆夾在耳朵上；官員們帶着非常的卑屈底表現迎接着他，由於對他底官級、年紀和肥胖的尊敬，他們給他搬來了一隻安樂椅；他坐下了；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則斜靠牆壁站立着。異常的沉靜來了，一個祕書用高朗的聲音開始讀起法廳底判決書。

我們把它全部地插在這裏，大概每個人都會高興看看在舊俄羅斯我們可以因而被奪去財產，與對於財產具有不可抗爭的權利的若干方法中的一種吧。

××縣法廳民事判決

原告：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特洛耶枯洛夫，陸軍上將。

被告：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杜勃洛夫斯基，近衛軍中尉。

右列當事人因非法佔有涉訟一案，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1. 被告所管理之坐落於××縣基斯勒涅夫卡村莊田一處，計男性農奴××名，附有草原與農舍農具之良田××頃，確認為原告所有。

2. 原告之其餘控訴，一概駁回。

事實：

原告請求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並請求被告交還非法佔有之收益。其一千八百××年六月九日起訴狀略稱，原告已故之父，八等官並受有勳爵之彼得·葉非莫夫·特洛耶枯洛夫，於一千七百××年八月十四日在××省總公署祕書任內之時，曾向充當科員之貴族法結伊·耶勾洛夫·斯皮陳購得莊田一處，坐落於××縣基斯勒涅夫卡村，該村當時據戶口調查所載，名為基斯勒涅夫卡移民區，其農奴數額，據第四

次戶口調查，共計××名，連同農民財產，農舍，熟地，荒地，森林草場，基斯勒涅夫卡河漁權，以及屬於該莊田之一切財產與主人之木屋，總之，凡屬出賣人繼承其父耶勾爾·且林齊耶夫·斯皮陳所遺且經接管之財物，一概在內，並未保留農奴一名或土地半畝，當付時價二千五百盧布，當日請憑××縣法廳公證，完成契約，旋其父於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請由××區法廳轉移過戶在案。嗣其父於一千七百××年九月六日逝世，而原告基利拉·特洛耶枯洛夫在此期間，自一千七百××年起，幾尚在未成年之際，即已服務軍旅，且大部時間，皆用於出征國外，是故其父之逝世，其夫身後所遺之財產，彼均無由知悉。茲以退職還鄉，查得其父所遺××等省××等縣××等村共計農奴三千名之若干莊田中，竟有附有農奴××名之莊田一處（據最近之××戶口調查所載，該村農奴共計××名），連同田地，房屋，農具等項，概被被告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擅行佔有，故特提出賣主斯皮陳出給其父之原本賣契一紙，請求判令被告交出非法佔有之上項莊田，歸由原告全權管理，至於被告因非法佔有所獲之不得當利益，並請審理依法判令償還等語。

本院據狀後即發交××區法廳調查，旋據覆呈略稱，查該爭訟中之莊田之現時佔有

人卽近衛軍中尉杜勃洛夫斯基業有辯訴狀呈交貴族陪審官，其辯訴要旨略稱彼所管理坐落於基斯勤涅夫卡莊田一處，計農奴××名，田地，農屋，農具××，係繼承其已故之父砲兵少尉葛夫黎里·耶夫葛拉佛夫·杜勃洛夫斯基之遺產，此項遺產係經其父向原告之父，當時爲××省總督公署祕書，後陞八等官之特洛耶枯洛夫購得者，其出賣上項莊田之時，曾於一千七百××年八月三十日出給委任書一件，委任九等官哥利勾利·瓦西黎耶夫·梭波列夫代理簽立賣契，該委任書曾經××縣法廳認證，內載彼得·特洛耶枯洛夫將本人購自科員斯皮陳之莊田，計農奴××名，連同所有田地，業已售與杜勃洛夫斯基，當得時價三千二百盧布，入手收訖，不得反悔，特委該代理人梭波列夫代立絕賣契約。此時其父應卽根據該委任書付清全部價款，並卽領有所購之莊田，以後永有處理全權，爲合法之主人，並以後賣主特洛耶枯洛夫及任何人對該項莊田均不得再有所主張等情。

惟賣契究於何時並由何機關證明由代理人梭波列夫簽給其父，則彼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委實不知，因彼在當時尙係童年，迨其父死後，又未能尋得是項證據，想係一千七百××年彼之住宅失火時，與其他契約財物等同被焚燬矣，失火之事，該村居民，

無一不知。總之上項莊田自彼得·特洛耶枯洛夫出賣之日或自代理人梭波列夫出立證據之日（一千七百××年）始，至葛夫黎里·杜勃洛夫斯基逝世之日（一七××年）止，確爲杜勃洛夫斯基姓氏和平佔有，業經鄰近居民供詞屬實，（居民證人共五十二名，均具有切結，供稱上項爭訟中之莊田由杜勃洛夫斯基姓氏佔有業已七十餘年，其間從未發生任何爭端，此皆證人等確能記憶之事，至於杜勃洛夫斯基姓氏係根據何項契約而佔有，則非所知。）又供稱該田莊前業主總督公署祕書彼得·特洛耶枯洛夫曾否領有該項產業，彼等已不復記憶。再杜勃洛夫斯基姓氏之住宅，三十年前，不慎於火，盡付焚如，亦屬事實。此外證人等證明上項爭訟中之莊田之收益，自該時起，平均每年約在二千盧布之數。

原告基利拉·特洛耶枯洛夫陸軍上將本年一月三日具狀本院答辯，略稱被告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近衛軍中尉雖提出原告之父所給九等官梭波列夫委任代理出賣上項莊田之委任書一件，但未能提出賣契作證，不特此也，即賣契之成立，究在何時，被告亦不能依照民律第十九章及一千七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命令之規定，提出若何有力證據。且該委任書本身依照一千八百十八年五月×日之命令之規定，

委任人既已死亡，當然完全失其效力。尤有進者——

凡屬莊田發生爭議，依法讞能判歸執有合法文契之人管業，而不能別謀解決途徑，原告基利拉·特洛耶枯洛夫既已提出合法成立之賣契，證明上項財產確為其父所有，依照上開法律規定，已足資撤銷被告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之佔有，判歸原告繼承。至於被告非法佔有他人財產，並從而獲得不當得利益，應於計明數額之後，依法判令被告如數交還等語。

理由：

本院查原告基利拉·特洛耶枯洛夫陸軍上將聲稱被告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所佔有之上項產業，即坐落基斯勒里夫卡村之莊田，依最近之戶口調查，共有男性農奴××名，連同田地，莊屋，農具等項，為其所有，並已提出原本賣契，證明確係其父，曾充××省總省公署秘書後任八等官者，於一千七百××年由貴族科員法結伊·斯皮陳手中購得，且據該契所載，該項莊田購得之後，業於同××區法廳轉移過戶，雖被告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提出原告之父彼得·特洛耶枯洛夫所給波列夫之委任書一件，委任後者簽立賣契，將該莊田賣與被告之父葛夫黎里·杜勃洛夫斯基，

以爲反證；但此項委任書狀不惟不能認作不動產之權利書狀，即欲據以佔有不動產，亦屬法所不許（見××命令）。況此項委任書因其委任人之死亡，業已根本失效；再則被告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方面，自本案程序開始之日（一千八百××年），迄未能提出任何有力證據，證明確於何時何地，業經依據該委任書製作賣契。故本院認定上項莊田計農奴××名，連同田地、莊屋、農具等項，應按現存狀況，確認為原告基利拉·特洛耶枯洛夫陸軍上將所有，應即依照呈案賣契管業，除撤銷被告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近衛軍中尉之佔有權外，特裁定着由××區法廳根據原告之繼承權予以轉移過戶。至於原告基利拉·特洛耶枯洛夫請求令被告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交還因歷年非法佔有上項財產所獲之收益一節，本院查證人所供被告杜勃洛夫斯基之管理上項莊田，確係和平佔有，原告對於被告之非法佔有，亦從未提出異議，且依照法律佔有他人田地或屋基而擅自耕種或建築經他人告爭者，倘告爭人果有理由，則被告佔有之田地或屋基，連同現有之穀物或房屋，一概判歸告爭人爲業，原告基利拉·特洛耶枯洛夫請求令安得利·杜勃洛夫斯基交還歷年收益一節爲無理由，應予駁回，誠以判歸原告者已屬莊田全部，並未有任何遺留也，倘於將來轉移過戶之時，

果有財物未經移交，而原告基利拉·特洛耶枯洛夫陸軍上將確有證據，願依訴訟方式請求移交者，應准原告另案起訴。基上論結，原告之控訴，為一部分有理由，一部分無理由，因依法判決如主文。本案決應向原告、被告兩造依法以第二審方式宣示，並應傳喚兩造到案聽候宣判，聲明是否甘服。

本判決經全體出席推事簽名。

一千八百××年二月×日。

祕書沉默了；陪審官立起來，帶着低低的鞠躬轉向了特洛耶枯洛夫，請他在被提出的公文上簽名，於是勝利的特洛耶枯洛夫從他接過了鋼筆，把自己底完全的甘服簽押在法庭底判決書下面了。

輪到杜勃洛夫斯基了。祕書把公文拿給他，但杜勃洛夫斯基不動地站着，垂着頭。

祕書對他重復了自己底請求，簽押自己底充分和完全的『甘服』或自己底明白的『不甘服』，如果他，意外地，憑良心覺得他底案件是合法的，那麼可計劃於法律所規定的時期內向適當的地方提起上訴。

杜勃洛夫斯基沉默着……突然他抬起了頭，他底眼睛閃着光，他踏住了脚，用那樣的力量把書記一推，書記跌倒了，他回手抓起墨水瓶，把它擲到了陪審官身上。杜勃洛夫斯基用粗野的聲音喊道，「怎樣，不尊敬上帝底教堂嗎？滾下去，下賤的子孫！」隨後又轉向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聽見過的事情嗎，閣下，」他繼續着，「管獵犬的助手們帶狗走進上帝底教堂！狗在教堂裏跑着我該教訓你們了——」全體都驚惶了。守兵們應着喧噪跑過來，把他費力地押走了。他們帶他出去，將他送上了雪橇。杜勃洛夫斯基被所有的法官護送着，也隨在他後面走出了；杜勃洛夫斯基底突然的狂亂強烈地影響了他底想像和毒殺了他底勝利。希望着他底感謝的法官們，竟沒有從他得到一個親切的字眼的光榮。他在這一天就回到咆克洛夫斯基了。杜勃洛夫斯基在這時候躺在床上；縣城的醫生，幸而不是十足的糊塗蟲，趕快地給他放上水蛭和莖青，吸出了血，到晚間他就輕鬆些，病人恢復知覺了。在第二天他們把他送回了幾乎已經不屬於他的基斯勒涅夫卡。

第三章

過了一些時候，可憐的杜勃洛夫斯基底健康還是很壞。瘋癲底發作確已不再犯，但他底氣力可是顯明地衰頹了。他忘記了自己底以前的業務，很少走出自己底屋子，只整日整夜地沉思着。耶勾洛夫娜，一個從前曾服侍他底兒子的善良的老婆婆，現在變爲他底保姆了。她看護着他，好像看護一個小孩，替他想着吃飯和睡覺的時間，她要餵他，給他準備床鋪。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很服從她，除了她，他同什麼人都斷絕了來往。他是沒有力量思想自己底事情和家務的處理了。耶勾洛夫娜看出有把一切報告給供職於步兵聯隊底一隊近衛軍中，這時候住在彼得堡的年青的杜勃洛夫斯基的必要，於是，她從日用賬簿撕下一頁紙，就口授給廚師哈里通，唯一的基斯勤涅夫卡村的讀過書的人，寫成一封信。這封信，在當天便送進城裏付郵了。

但讀者們到了識認我們底故事底真正的英雄的時候了。

烏拉及密爾·杜勃洛夫斯基在士官學校受了教育，並被任爲近衛軍底騎兵少尉，父親對於他底適當的資給一點不加吝惜。所以年青人從家裏得到的，遠超過所應該希望的。似乎因爲輕率和野心，他染了奢侈的癖性，他常鬥紙牌，負了債務，而且不顧及將來，並且豫想或早或晚他總要娶一個富裕的女子。

一天晚間，當幾個軍官正在他那裏，坐在沙發上伸着懶腰和從他底幾只琥珀烟袋嘴噴着煙的時候，葛利沙，他底侍從兵，送給他一封信，信上的題字和戳記立刻驚了年青人。他趕快地拆開來，讀了下面的陳述。

我們底主人，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未奇：

我，是你底老保姆，我大膽地把老太爺的健康報告給你。他很好，有時候要說胡話，整天地坐着，好像一個愚笨的孩子——至於生死，是上帝底意旨。你到我們這裏來吧，我底可愛的小鷹，我們會先給你把馬送到泊叟且諾耶去的。聽說，區法廳就要行文到我們這裏，把我們交到大官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特洛耶枯洛夫手下——因

爲據說我們是屬於他們的，而我們自來可是屬於你們的，——我們生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你住在彼得堡，也許能夠把這事情稟報給皇帝聖上，他也許不會給我們侮辱。——你底忠實的奴僕，保姆

阿麗娜·耶勾洛夫哪·布賊列娃。

把我底母親的祝福帶給葛利沙，他服侍得你還好嗎？我們這里已經落了兩星期的雨。牧人洛加在「米叩靈」節前後死了。

烏拉及密爾·杜勃洛夫斯基懷着非常的騷亂把這極不易瞭解的幾行連續地讀了好幾次。他在童年失了母親，八歲就被帶到彼得堡。所以幾乎不認識自己底父親。因爲這一切，他是羅曼蒂克地愛着他，並且他越加少有機會去享受家庭生活底安靜的快樂，便越加喜愛家庭的生活了。

忘記自己底父覺的思想重重地撕裂了他底心，他按照自己底保姆底來信推測到的可憐的病人底情況，也驚了他。他想像着留在僻塞的村裏，在愚蠢的老婆婆和僕人……底手上，在肉體和精神的苦痛中，被怎樣的一種不幸威脅着和毫無援助地消滅着的父親。烏拉及密爾在有罪的疏忽上責難着自己。許久沒有從父親獲得任何的消息，他也不曾想到寫信問問他，以為他是外出或者忙於家務了。

他決定回家去，並且如果父親底病狀需要他留下，他還決定辭職。同僚們察覺了他底不安，都走了。剩下烏拉及密爾一個人了，他寫了請假書，吸了一會烟，便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了。

當天他就開始了關於請假的奔走，過了兩天，已經帶着自己底忠實的葛利沙，乘着郵車上路了。

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未奇走近他應當從那裏轉向基斯勤涅夫卡去的那處驛站了。他底心裏充滿着悲哀的預感，他在害怕已經不能夠看見活的父親；他想像着在鄉村裏等待着他的生活底憂鬱的形象，森林，人口稀薄，貧乏和事務上的忙迫，在這種種上面他沒有

任何的知識到了驛站，他走進去找站長，詢問出租的馬匹。站長問明了他是要往哪裏去的，便告訴他從基斯勒涅夫卡派來的幾匹馬已經等候他四晝夜了。年老的車夫安通很快地出現在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未奇面了，以前這人在馬廐裏侍候過他，和看守過他底小馬。安通一看見他，眼淚立刻流出來了，他向他行了一個低低的鞠躬，告訴他，老主人還活着，隨後就跑去套馬。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未奇拒絕了別人提議給他預備的早餐，趕快地出發了。安通順着村道載他走去，同時在他們中間起了談話。

「請你告訴我，安通，在我底父親同特洛耶枯洛夫中間是怎樣的事情呀？」

「上帝知道是什麼事情，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未奇少爺；聽說，主人同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不合睦了，這一個而且告到法庭了！——雖然往往他自己就是審判官。研究他們底貴人的意志，不是我們奴僕該做的事情；可是，真的，您底爸爸枉然地對付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了：你用鞭子打不斷斧背的。」

「這樣，顯然那個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對我們是爲所欲爲了。」

「的確，主人聽說，他一分一毫不尊敬那個陪審官，縣警察署長也要聽他底支使；老爺們去會晤他得行禮；正如俗語說的，如果有槽子，豬就來了。」

「他要奪我們底財產，是真的嗎？」

「唉，主人，我們也這樣聽說。前幾天阿克洛夫斯基的寺守在我們底村長家裏的洗禮會上說：你們玩得夠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就要把你們握在手裏了；可是米基塔鐵匠對他說：夠了，沙維利伊奇，別苦惱教母啦，別煩擾賓客啦。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自己幹自己的，安得利·葛夫利洛未奇也自己幹自己的——我們都是上帝和皇帝底人呀！『你不能夠把鈕扣塞到別人嘴裏。』」

「或者，你不希望轉移爲特洛耶枯洛夫底產業嗎？」

「爲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產業嗎！上帝保佑和援救吧！在他那裏對待自己底人們都不好，若是弄到了別人底人們，他不僅剝他們底皮，還要割他們底肉哩。上帝賜給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長久的健康；萬一上帝非叫他去不可，那麼我們什麼人都不要，除了你，我們底恩主。你不要拋棄我們，我們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說完這些話，安通揮起鞭子，振着繮繩，他底幾匹馬就向前疾馳了。

被老車夫底忠義所感動，杜勃洛夫斯基靜默了，跌進自己底沉思裏了。過了一點多鐘，葛利沙底突然的驚呼喚醒了他：『那裏就是阿克洛夫斯基！』杜勃洛夫斯基抬起了頭。他沿着一片廣闊的湖底岸邊走着，一條小河從湖裏流出，曲折於丘崗中間，消失到遠方去了。在一處丘崗上，在濃密的綠林上邊聳出一頂綠色的房蓋和一座高大的石頭房子底望閣，在另一處丘崗上，是一座五個屋頂的教堂和一座古老的鐘樓；附近散佈着一些木頭的小舍以及它們底菜園和水井。杜勃洛夫斯基認識了這個地方；他憶起就在這處丘崗上他同年幼的瑪莎·特洛耶枯洛娃遊玩過，她比他小兩歲，那時候已經看得出將來必是一個美人了。他想要向安通詢問關於她的情形，但一種懼怯止住了他。

車走到主人的房屋旁邊，他望見了白色的衣衫，閃爍在花園裏的樹木中間。這時候安通鞭打着馬，由於像一般的鄉村車夫以至城市車夫所同有的那種好勝心，他施出全部的精神跑過橋和花園了。走出村莊，他們上山了，烏拉及密爾望見了白樺樹林，左面的空曠的地方上，是一座紅頂的灰色的房子；他底心跳躍了，——在他眼前是基斯勤涅夫卡和他底父親底可憐的房子。

十分鐘後，他走進主人底庭院了。他懷着形容不出的情感看着周圍：他十二年沒有看

見自己底家癩了。那些舊他查家時候纔栽在階廊旁邊的小白樺樹，現在長成枝葉繁茂的大樹了。從前飾着三個端正的花壇，花壇中間開着一條寬闊的、被細心地打掃了的道路。院子，已經變成荒蕪的草地，上面有一匹繫着繮繩的馬在吃着。一些狗吠叫了，但看出是安通，就都靜下來，搖起長毛的尾巴。僕人們從下人的小舍一齊跑出，帶着快樂底喧噪的表現，圍住了年青的主人。他費了一些力氣纔能夠穿過他們底熱情的羣集，跑上古舊的台階；耶勾洛夫娜在堂屋裏遇見了他，於是她帶着哭泣抱住了自己底養子。

「你好，你好，保姆，」他重復着，緊貼到善良的老婦人底懷裏：「爸爸怎樣？他在哪裏？他怎樣？」

一個高身材、蒼白而枯瘦、穿着寢衣、戴着睡帽的老人，吃力地邁着兩腳，在這一瞬間走進了客廳。

「烏拉及卡，」在哪裏呢？」他用柔弱的聲音說，於是烏拉及密爾熱烈地擁抱了自己底父親。

快樂給病人引起了太劇烈的震動，他癱軟了，他底兩腿彎下去了，如果不是兒子扶住他，他曾跌倒了。

「爲什麼你從床上起來呢？」耶勾洛夫那對他說：「他底腿站不住，可是人家到那裏去，他也想到那裏去。」

他們把老人抬進了寢室。他盡力地同他們談話，但他底頭腦裏的思想混亂了，他底言語沒有了任何的聯絡，他沉默了，墮入催眠狀態中了。烏拉及索爾被他底形勢驚嚇了。他睡在他底寢室裏，並且請求留下他一個人陪着父親。家人們聽從了，那時候所有的人都轉向葛利少了，他們把他領到下人房裏，在那裏，他們以儘可能的殷勤，按照鄉村的習慣款待着，一面用些詢問和禮儀疲勞着他。

第四章

哪裏桌子上有食物，

哪裏就停着棺材。

年青的杜勃洛夫斯基回到家裏，過了幾天，想要做一點事情，但他底父親沒有能力給他必要的說明；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又沒有代理人。搜索了他底文據，他祇找到陪審官底第一封信和答覆這信的原稿。從這上面他不能夠得到關於訴訟的明白的解釋，便決定等候着結果，希望着這樁案件底公平判決。

這期間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底健康漸漸地變得更壞了。烏拉及密爾預知他快要死去。就不離開那完全成爲孩童的老頭子了。

這期間法定的時期已經過去，上訴也沒有提出。基斯勒涅夫卡便屬於特洛耶枯洛夫了。沙巴斯庚到他那裏去向他行禮和恭賀，一面請求他指定他，大人，什麼時候高興去佔領新添得的領地，是自己去呢還是他把這件委託交給別人呢。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心亂了。他生來不是一個貪婪的人。復仇底慾望過分遙遠地誘惑了他，他底良心自怨起來了。他知道他底敵人——他底年青時代底老伙伴是處在怎樣的情境中，所以勝利並沒有使他底心快樂。他嚴厲地看着沙巴斯庚，想找一點什麼因由責罵他，但沒有尋得適當的藉口，就向他憤怒地說：

「走開吧，用不着你操心！」

沙巴斯庚看見他不大氣順，趕緊鞠一個躬，退去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剩下自己一個人，開始來回地踱着，吹着口哨：「勝利底雷響了，」這首歌曲常常是表示着他底心思底非常的震動。

最後他吩咐給自己套上輕馬車，穿得暖暖的（這時候已經是九月末尾了，）親自駕着車，走出院子了。

很快地他就望見了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底小房子。矛盾的情感充滿了他底靈魂。

滿足的復仇心和野心把善良的情感隱蔽到了若下的程度，但最後還是後者勝利了他。決定同自己底老鄰人和解，消除爭吵底痕跡，把他底財產交還他這種善良的意思想鬆了他底靈魂，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迅疾地馳向自己底鄰人底田舍——一直地走進了院子。

在這時候病人正坐在寢室裏的窗下，他認出是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恐怖的騷亂就顯現在他底臉上了；紫色的紅暈取代了通常的蒼白底地位，眼睛閃亮着，他發出不清晰的聲音，他底兒子正坐在那裏翻閱着家務簿，抬頭一看，被他底情形驚住了。病人帶着恐怖和憤怒的表情，用手指指示着院子。在這一瞬間耶勾洛夫底遲重的步伐和聲音也傳來了。

「老爺，老爺！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來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在階前了！」耶勾洛夫娜歎息着：「老爺們，我底上帝！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他要幹什麼呢？」

他性急地整理了自己底睡衣下襟，預備從安樂椅上立起來，起來了——但突然跌倒了。兒子跑到他身邊去，老頭子躺着，失了知覺，失了呼吸——麻痺侵襲了他。

「快，快到城裏去請醫生！」烏拉及密爾喊。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問您，」一個走進來的僕人說。

「你告訴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叫他趕快地退去，趁着我還沒有命令人把他從院子裏逐出……走開！」

僕人高興地跑去執行自己底主人底命令了。耶勾洛夫慚得拍着兩手。

「我們底小爹爹，」她用嗚咽的聲音說：「你毀了自己底腦袋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要吃掉我們啦。」

「靜靜吧，保姆，」烏拉及密爾忿忿地說：「你立刻去叫安通進城請醫生。」

耶勾洛夫挪出去了。前屋裏沒有一個人，所有的人都跑到院子裏去看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了。她走出去，到台階上，聽見了用少主人底名義說話的僕人底回答，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坐在馬車上傾聽着他，他底臉比夜還黑暗，他輕蔑地微笑了，嚴厲地望了望那個僕人，隨後就趕車慢慢地走出院子去。他臨走時還望望那扇小窗戶，方纔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曾在這窗戶前面坐着，但現在他已經不在那裏了，保姆立在台階上，忘了主人底吩咐。僕人們喧噪地談論着這樁事件。突然，烏拉及密爾出現於人們中間，斷續地說：「不用

請醫生了——爸爸死了。」

騷亂來了。人們都跑進老主人底屋子去。他躺在安樂椅裏，是烏拉及密爾把他抱上去的；他底右手墜向地板，頭垂在胸前——在這個還不曾冷卻，但已經現出醜惡的死亡的身體裏，已經沒有生命底形跡了。耶勾洛夫娜啜泣着，僕人們圍繞着不再顧念他們的屍體，——他們把他洗淨了，給他穿上還是在一千七百九十七年縫製的軍服，便將他安放在一張長桌上，他們在這張長桌旁邊奉侍自己底主人許多年了。

第五章

葬儀在第三天完成了。可憐的老頭子底屍體躺在長桌上，蒙着面紗，周圍燃着臘燭。飯廳裏擠滿了準備去送殯的僕人們，烏拉及密爾和三個僕人抬起了棺材。牧師走在前面，教堂司務隨着他，唱着葬儀的禱詞。基斯勤涅夫卡底主人是最後的一次跨過自己底房屋底門檻了。棺材通過一片樹林；有一座教堂在樹林後邊。天氣是明朗的，寒冷的秋日的葉子從樹上落下了。當走出樹林的時候，他們就看見了基斯勤涅夫卡的松木的教堂和被古老的菩提樹陰蔽着的墓地。那裏葬埋着烏拉及密爾底母親底屍體，那裏，在她底墳墓旁邊，昨夜掘好一個新的坑穴了。

教堂裏站滿了基斯勤涅夫卡的農民，他們都來向自己底主人致最後的敬禮。

年青的杜勃洛夫斯基立在唱詩隊旁邊；他沒有哭泣，也沒有祈禱，但他底臉是可怕的。

悲哀的儀式完畢了。烏拉及密爾第一個走去同屍體告別，跟在他後面的是全體僕人。他們抬上棺蓋，把棺材釘好了。婦人們高聲地哭着；男子們屢屢地用拳頭擦着眼淚。烏拉及密爾又和那三個僕人在全體的村人底陪送中，把棺材抬到了墓地。他們把棺材放進墳坑了。——所有的送殯人都抓起一把沙土投在上面，墳坑封閉了，人們對它行了禮，便散去了。烏拉及密爾迅速地離開了；他追過了所有的人，隱進基斯勒和夫卡的樹林裏了。

耶勾洛夫那用他底名義邀請了牧師和教堂的全體僧侶去用葬儀的飯餐，她說明年青的主人，不打算到這宴席上來。於是神父阿尼西姆，祭司底太太費多托夫和教堂司務就徒步向主人的宅院進發了，一面同耶勾洛夫那談論着死者底德行，和據觀察，那種等待着他底繼承者的事情。（特洛耶格洛夫底到來和他所受到的接待，所有的近鄰早已知道，而且那地方的政治家們預言了這事件底嚴重的結局。）

「要來的事情——總要來的，」祭司底太太說：「但如果不是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未奇做我們底主人，真可惜啊。這是一個好青年，沒有話說。」

「不是他，又是什麼人做我們底主人呢！」耶勾洛夫那截斷了她：「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白白地發着火哩——他沒有遇到懦怯的人呀。我底小鷹，能夠自己保護自己，並且

上帝保佑！善人們也不會拋棄他呢。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驕傲得過分了呵，真的，當我底葛利沙對他喊：『滾開，老狗！滾出院子去！』的時候，他也畏縮了呢。

『噯呀，耶勾洛夫哪！』教堂司務說：『葛利沙是說了怎樣的話呀！我簡直承認我寧肯去辱罵大僧正，也比斜看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一眼好。你一看見他，恐怖和戰慄就在我身上打轉了，脊背就那樣地拘攣了，那樣地拘攣了……』

『都是虛榮，』牧師說：『如果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棄世了，像現在的安得利·葛夫黎洛未奇一樣，就算葬儀要更富貴些，賓客要多請些，這在上帝不都是一樣嗎？』

『呵哈，神父！我們想要邀請所有的近鄰，但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未奇不願意。大概，在我們這裏一切都可滿意，所有的多過須要款待的……你還要吩咐做什麼呢？至少，即使沒有客人，已經有您們，我們底高貴的客人，可以款待了。』

這種厚情的約言和尋找美味的酒宴的希望，催速了談話者們底脚步，他們欣然地來

● 愛稱，指烏拉及密爾·杜勃洛夫斯基。——譯者。

● 葛利沙名字之全稱（葛利沙是愛稱）。——譯者。

到了主人的家裏，那裏的桌子已經鋪上桌布，渥特卡[●]也擺好了。

這時候烏拉及密爾走進了樹林深處，他儘力地用動作和疲乏消滅靈魂的悲哀。他走着，不去辨別道路；樹枝時常地觸碰和叩打着他，他底腳時常地陷在泥沼裏，他對什麼都不注意。最後他走到一處小小的溪谷，四面圍繞着樹林；一條小河靜靜地貼着被秋天半裸了的樹木彎曲地流着。烏拉及密爾站下了，坐在冰冷的草上，思想越來越黑地堆滿在他底靈魂裏……他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底孤獨。給他預備的未來是被可怕的雲霧遮蓋着。同特洛耶枯洛夫發生的仇恨預告他將有新的不幸。他底那份可憐的財產就會從他轉到別人的手裏，在這樣的情形下，貧窮是等候着他了。他在那塊地方久久地、不動地坐着，看着小河底靜靜的奔流，把一些凋落的樹葉漂去，於是人生底相似生動地顯現給他了——這相似是那樣地正確，普通。最後他發見天色開始黑暗了，他站起來，走去尋找回家的道路，他在不熟悉的樹林裏徬徨了許久，直到覓得一條小路，它才把他引到自己底家門口。

迎着杜勃洛夫斯基，牧師和全體的僧侶走來了。一種不幸的預兆底思想鑽進他底腦

裏他不由自主地閃到一邊，躲在樹後了。他們沒有看見他，並且互相熱烈地談着話，走過去了。

「離開罪惡，另去創造幸福吧，」牧師對祭司底太太說：「這裏沒有什麼留給我們了；無論事情怎樣地了結，也不是你底不幸。」

祭司底太太回答了什麼，但烏拉及密爾沒有能夠聽明白她。

走近房子，他望見了許多的人：農民和僕人們羣集在主人底院子裏。烏拉及密爾遠遠地聽到了非常的喧噪和談話。在車庫前邊停着兩輛三套馬馬車。在台階上有幾個陌生的穿軍人外套的人，彷彿在討論什麼事情。

「這是什麼意思，」他忿怒地問着他跑過來的安通：「這是些什麼人，他們要做什麼？」

「啊哈，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末奇爹爹，」老頭子喘息着，回答：「法官來了。他們要把我們交給特洛耶枯洛夫，要把我們從您底恩惠中奪去……」

烏拉及密爾低了頭；人們圍住了他——自己底不幸的主人。

「你是我們底父親，」他們喊道，吻着他底手：「我們不要別的主人，除了你。你命令吧，

老爺，我們同法官折一下子，我們情願死掉，也不願投降……」

烏拉及密爾看着他們，一種朦朧的情感撼動了他。

「你們靜靜吧，」他對他們說：「我去同官員們商量。」

「去商量吧，爹爹。」一羣人對他喊道：「你教訓教訓那些該死的人。」

烏拉及密爾走到官員們面前。沙巴斯庚，頭上戴一頂土耳其式的帽子，兩手叉腰站着，傲慢地看着自己底周圍。區警官是一個高高的肥胖的漢子，五十來歲，有一幅紅紅的臉，全是鬍鬚，他一看見走近來的杜勃洛夫斯基，就咳嗽了一聲，操起啞啞的聲音說道：

「那麼好，我對您重複一遍已經說過的話吧：依據縣法庭底判決，今後你們屬於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特洛耶枯洛夫了，他底代表就是這位沙巴斯庚老爺。無論他命令什麼，你們都要完全服從他；而你們，婆子們，要愛他和想念他，他呢，在你們身上也是一個很大的嗜好家。」

說完這個尖利的玩笑，區警官哈哈地笑了。沙巴斯庚和其他的官員們也跟着他大笑了。烏拉及密爾由於憤激，沸騰了。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他帶着裝做的冷淡問那個高興的區警官。

「這意思是說」一個機敏的官員回答：「我們到這裏來接收這位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特洛耶枯洛夫底產業並且要求別的外人們好好地安安全全地退出去。」

「但想來，你們或者能夠尊敬我，勝過對於我底農民們吧。把由強權而來的貶黜通報給一個地主……」

「呵，你是什麼人，沙巴斯庚做了蔑視的一瞥，說：『以前的地主，莫夫黎洛夫·杜勃洛夫斯基底兒子安得利已經死了；我們不認識您，也不知道。』」

「貴人，他是我們底少主人，」人羣裏有一個聲音說：「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未奇。」

「誰敢在那裏開口！」區警官威嚇地說：「怎樣的主人，怎樣的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未奇！你們底主人是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特洛耶枯洛夫……聽見了嗎，蠢東西們！」

「恐怕不是吧！」那個聲音又說。

「這是一個暴徒！」區警官叫道：「嘿，村長，這裏來！」

村長走到前面了。

「立刻查出是誰敢同我對話，我要他！」

村長轉身向着人羣，詢問什麼人說了話。但全體沉默着，很快地在最後的幾行裏起了

不平，這不平漸漸地增大；一分鐘間就變成極其驚人的號泣了。區警官降低了聲音，想要說服他們。

「聽他幹什麼，」僕人們喊道：「弟兄們！打跑他們！」——人羣移動了。

沙巴斯庚和官員們急急地鑽進堂屋裏，把門關閉了。

「弟兄們，上來！」又是那個聲音喊道，——人羣開始壓迫過來了。

「停住，」杜勃洛夫斯基叫道：「昏人們，你們這是做什麼？你們又害了自己，又害了我；回家去吧，讓我安靜吧。你們不要害怕，皇帝是仁慈的人，我將去請求他——他不會侮辱我們——我們都是他底孩子；如果你們要暴動和施行強盜行爲，他還怎麼來保護你們呢？」年青的杜勃洛夫斯基底話語，他底響亮的聲音和偉大的態度產生了很好的效力。人們靜下了，散去了；院子空了，官員們還坐在屋子裏。烏拉及密爾愁傷地走上台階。沙巴斯庚開了門，行了一個極謙卑的鞠躬，感謝了杜勃洛夫斯基——因爲他底慈悲的保護。

烏拉及密爾輕蔑地聽着他，什麼也沒有回答。

「我們決定了，」陪審官繼續說：「請您准許我們留在這裏過夜；天已經黑了，您底農民們也會在路上襲擊我們。請您發一次善心：即使叫人給我們送一些乾草到客廳裏也好，

天一亮，我們就回自己底家去了。」

「你們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吧，」杜勃洛夫斯基乾脆地回答他：「我在這裏已經不是主人了。」

隨着這話他走進自己底父親底屋子去，把自己關在門裏了。

第六章

「那麼好，一切都完了！」烏拉及密爾自己對自己說：「早晨我還有一角地方和一塊麵包，明天我就必須放棄我在那裏生出來的家宅了。我底父親，他在那裏長眠了的土地，就要屬於一個卑鄙的人——一個他底死亡和我底貧窮底罪人了……」他底眼睛不動地停在他底母親底畫像上。畫家表現了她底斜倚着欄杆的姿式，穿着白色的晨服，頭髮上插着一朵玫瑰花。「這張畫像也要落到我底家庭底仇人手裏，」烏拉及密爾想：「它將和壞了的椅子一同被拋進儲藏室去，或者被懸在前屋裏，做他管獵犬的助手底嘲笑和譏諷的資料，而在她底寢室裏，在父親死在那裏的一間屋子裏，一定遷來他底管家或者改成他底婦人室。」不，這座悲慘的，他要把我從裏面逐出去的房子，叫他也得不到吧！」烏拉及密爾咬着牙齒；一些可惡的念頭產生在他底思想裏了。書記們底聲音傳到了他底耳朵；他們支

配着家務，一會兒要這個，一會兒要那個，這些可憎的聲音把他從他底悲哀的沉思中間拉開了。最後一切都寂靜了。

烏拉及密爾開了櫥櫃和抽屜，檢查着死者底文件。它們大部分是家務賬目和各種事情底雜記。烏拉及密爾沒有看，就撕碎了它們。在這些文件當中他發見了一個有題字的小包：「愛妻底書信。」烏拉及密爾懷着劇烈的波動的情感來看它們了。這些信是當土耳其行軍的時候寫的，並且有白基斯勤涅夫卡寄往軍隊的通信地址。她把自己底鄉居的生活和家務的事情描寫給他；她溫柔地悲嘆着別離，並且叫他回家，回到親愛的伴侶底懷抱裏，在其中的一封裏，她對他說到小烏拉及密爾底健康使她不安；在另一封裏，她說因為他底青春的才能而快樂，並且預言着給他預備的幸福和燦爛的將來。烏拉及密爾讀完，忘掉世界上的一切了，靈魂浸沒在家庭的幸福底世界裏了；他沒有察覺時間是怎樣過去的，牆上的鐘敲打十一點了。烏拉及密爾把信放進衣袋裏，拿起臘燭，走出屋子去了。在客廳裏，官員們睡在地板上。桌子上而豎着幾隻被他們喝乾的玻璃杯，酒精底強烈的氣味，整個的屋子裏都可以聞到。烏拉及密爾厭惡地走過他們旁邊，往前屋去了。門是鎖着，沒有找到鑰匙，烏拉及密爾回到客廳，看見鑰匙躺在桌子上，他開了門，撞見一個人，伏到牆角裏，斧子在他底

手裏閃着光，烏拉及密爾舉着臘燭轉向他去，認出那是鐵匠阿爾西卜。

「你在這裏幹什麼！」他問。

「啊哈！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末奇，是您，」阿爾西卜低聲地回答：「上帝慈悲和援助！好，您帶着臘燭來了！」

烏拉及密爾驚異地凝視着他。

「你藏在這裏幹什麼呢？」他問鐵匠。

「我想要……我來……是看看，全都在家沒有。」阿爾西卜躊躇着，輕輕地回答。

「但你爲什麼帶着斧子呢？」

「爲什麼帶着斧子？現在沒有斧子怎麼可以走來呢。一些這樣的官吏看，無禮者們

——你看這……」

「你這醉鬼，丟下斧子去，睡去吧。」

「我是醉鬼？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末奇爹爹，上帝做證人，嘴唇不曾沾過一滴酒……」

還能夠想起喝酒嗎？聽見過這樣的事情——官吏們企圖着佔領我們，官吏們要把我們底老爺逐出主人的院子嗎……你看，他們打着鼾聲，該死的們；全體一下子，弄個不留形

跡。」

杜勃洛夫斯基皺眉了。

「聽着，阿爾西卜，」他沉默了一會，說：「你計劃得不妥當。官員們不是罪人，你點起提燈，跟着我走。」

阿爾西卜從主人底手裏接過臘燭，在火爐後面找出提燈，點亮了，於是兩個人輕輕地走下台階，繞着院子走去。更夫開始敲擊鐵板；一些狗吠叫起來。

「誰在打更？」杜勃洛夫斯基問。

「我們，爹爹，」一個尖細的聲音回答：「瓦西利莎和陸凱利雅。」

「回家去吧，」杜勃洛夫斯基對她們說：「不需用你們。」

「休息的時候了，」阿爾西卜說。

「謝謝，恩主，」婦人們回答，立刻回家去了。

杜勃洛夫斯基往前走。有兩個人向他走近來了；他們叫了他底名字，杜勃洛夫斯基聽出是安通和葛利沙底聲音。

「你們爲什麼不去睡覺？」他問他們。

「我們能夠睜着眼睛嗎？」安通回答：「我們活到什麼地步了，誰會想到……」

「輕些。」杜勃洛夫斯基截斷了他：「耶勾洛夫娜在哪里？」

「在主人的房子裏，在自己底小屋裏呢。」葛利沙回答。

「去，領她到這里來，同時把我們底所有的人叫出屋子來，不要一個人留在屋子裏，除了官員們；你，安通，去套上馬車。」

葛利沙走了，過一分鐘，他領着自己底母親來了。老太太在這一夜沒有脫下衣服；除了官員們，在整個的房子裏無論什麼人都不會合一合眼睛。

「全體在這裏了嗎？」杜勃洛夫斯基問：「沒有誰剩在房子裏嗎？」

「沒有誰了，除了官吏們。」葛利沙回答。

「把乾草或麥稈拿到這裏來。」杜勃洛夫斯基說。

人們跑進馬廄，都抱着乾草回來了。

「放在台階下邊。就是這樣。呶，弟兄們，火呀！」

阿爾西卜開了提燈，杜勃洛夫斯基點燃了一塊木片。

「等一等，」他對阿爾西卜說：「似乎，我倉卒中鎖了前屋裏的門，你快去開了它們。」

阿爾西卜跑進過道，門是開着的。阿爾西卜用門闔鎖了它們，小聲地咕噥道：『應該這樣偏鎖上它們！』隨後就回到杜勃洛夫斯基那裏了。

杜勃洛夫斯基送近了木片，乾草燃燒了，火焰升起來，照亮了整個的院子。

『噯哈！』耶勾洛夫娜悲哀地叫道：『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未奇，你在幹什麼呀！』

『別響！』杜勃洛夫斯基說：『噯，孩子們，別了！我走了，由上帝領我到哪里去吧；願你們從新的主人得到幸福！』

『我們底父親，』人們喊道：『我們寧可死，也不離開你，我們跟你去！』

馬已經套好了。杜勃洛夫斯基帶葛利沙坐上馬車；他指定給他們一個會見的地點——基斯勤涅夫卡樹林。安通打了馬，他們走出院子了。

刮起了風。在一瞬間火焰擁抱了全部的房屋。通紅的煙雲旋轉在房蓋上。玻璃崩裂了，散落了，燃着的棟梁塌下了，傳出了悲慘的哭聲和喊叫：『救命呀，救命呀！』

『應該這樣，』阿爾西卜望着火，露着惡意的微笑說。

『阿爾西卜斯卡，』耶勾洛夫娜對他說：『救救他們那些該死的，上帝會獎賞你啊。』

「應該這樣，」鐵匠回答。

當這時候，官員們爬上了窗戶，儘力地破壞那些雙層的窗框。但房蓋隨着一聲爆響突然地陷落了——哭聲也靜止了。

立刻，所有的僕人都聚到院子裏。婦人們喊着，跑去搶救自己底傢具，孩子們跳躍着，在玩賞火災，火花像火的風雪一般飛起，一些小舍也燃燒着了。

「現在一切都好了，」阿爾西卜說：「燒得怎樣，呵？大概，從胞克洛夫斯基完全看得見吧。」

在這一分鐘一個新的現象引起他底注意：一隻貓奔跑在燃燒着的車庫底房蓋上，不知道跳向哪里。火焰從四面圍住牠。可憐的動物用悲慘的啼叫喊求援救；孩子們笑倒了，看着牠底絕望。

「你們笑什麼，小鬼們，」鐵匠忿怒地說他們：「你們不怕上帝；神的造物要毀滅了，你們倒無動於心地高興了。」於是，他把梯子豎到燃燒起來的房蓋上，向貓爬去；牠懂了他底

用意，現出性急的感謝的樣子，抓住了他底衣袖。燒焦一半的鐵匠抱着自己底獲物爬下來了。

「嗚，弟兄們，別了，」他對騷亂的僕人們說「我在這裏沒有事情做了，願你們幸福，不要想起我底罪過。」

鐵匠走了；火災還狂暴了一些時候，最後減小了，炭堆已經沒有火焰，在夜的黑暗中輝煌地消化着；火底周圍徘徊着基斯勤涅夫卡的受了災害的居民們。

第七章

到第二天，關於火災的消息就傳遍了所有的近鄰，所有的人都用各種的推測和想像談論着這事情。有些人斷定是杜勃洛夫斯基底人們，在宴席上喝醉了酒，因為不小心燒了房子；另一些人則歸咎於在新宅裏喝醉了酒的官員們。有幾個人猜測着這真像，認定被憤怒和失望激動了的杜勃洛夫斯基本人是這驚人的災難底罪人；許多人相信他自己同法官和所有的僕人們都燒死了。特洛耶枯洛夫在第二天乘車來到火災底地點，親自檢查了。顯然，區警官區法廳底陪審官，律師和書記，以至烏拉及密爾·杜勃洛夫斯基，保姆耶勾洛夫，僕人葛黎勾利，車夫安通和鐵匠阿爾西卜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所有的僕人都說官員們在房蓋塌下的時候燒死了；他們底燒焦的骨頭是碎散了。婦人瓦西利莎和陸凱利雅說她們在火災之前的幾分鐘還看見了杜勃洛夫斯基和鐵匠阿爾西卜。鐵匠阿爾西卜，據一

般的意見是活着的，而且多半還是主要的，如果不是火災底唯一的罪人。人們也加與杜勃洛夫斯基以很大的猜疑。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把全部的事件製成一份詳細的敘述送給縣知事了，新的事件也起來了。

不久另一些消息把另一些滋養料給了好奇心和清談。在××出現了一些強盜，他們把恐怖散播在全部的附近。政府所採取的對付他們的方法，簡直不夠用。掠劫一次比一次顯著，一件跟着一件發生。無論在道路上，無論在鄉村裏都不會沒有危險。幾輛滿載着強盜們的三套馬馬車，白晝間在全縣裏馳走，攔截着旅客們和郵車，他們走進鄉村，搶劫了地主們的家。放火燒了他們底住宅。盜黨底首領以才智、勇敢和怎樣的一種寬仁出了聲名，人們談起他，覺得是奇跡。杜勃洛夫斯基底名字掛在每個人的嘴上，每個人相信是他指揮着勇敢的惡黨，不是另外的一個人。但一樁事情使人們驚異：特洛耶枯洛夫底領地是被免了；強盜們沒有搶掠過他底一間倉庫，沒有阻止過他底一輛貨車。特洛耶枯洛夫帶着自己底習慣的傲慢把這種例外歸於他以之鎮服了全縣的畏懼，並且那個被他們招到他底村裏來的警察官也特別優秀。起初鄰人們嘲笑特洛耶枯洛夫底妄自尊大，每個人等候着不速之客們訪問鮑克洛夫斯基，那里對於他們是有更多的利益；但最後他們竟不得不同意和承

認強盜們對他是表示着難以理解的尊敬了。特洛耶枯洛夫勝利了，每次聽到關於杜勃洛夫斯基底新的掠劫的消息的時候，他就用譏諷批評那縣知事，地方警察和中隊的司令官們，說杜勃洛夫斯基在他們眼前可以永遠地橫行。

這期間十月一日到了，在特洛耶枯洛夫村裏，這一天是神殿祭日。但首先，乘着我們還沒有趨向較遠的事件底敘述，我們應當使讀者認識幾個人物，對於讀者，這是幾個新的人物，或者，關於他們，我們祇在我們底故事底開始裏略微地談過了。

第八章

讀者，大概已經猜想到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女兒，我們底故事中的女英雄，關於她我們還祇講了幾句話。在我們所描寫的時期，她是十七歲，她底美麗正像一朵開滿了的花。父親發狂地喜愛着她，但對待她則是山着自己底特殊的個性，忽然儘力地滿足她底最微小的任性，忽然用嚴厲、有時候竟是殘酷的態度威嚇她。他相信她底愛慕，他却從來沒有能夠獲得她底信賴。她習慣把自己底情感和意思瞞住他，因為她從來不能夠確實地知道，它們將引起怎樣的情形。她沒有朋友，在孤獨中長大了。鄰人們底妻和女兒們很少到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家裏去，他底慣常的談話和歡樂需要男人的團體，沒有女人們參加，我們底美人很少露而於在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那裏宴飲的客人們中間。家裏有一間很大的、大部分收藏着十八世紀的法蘭西的作家們底著作的圖書室，是交給她支配了。她底父親，從

來不閱讀什麼，除了成功的女廚師，他們不能夠在書籍底選擇上指導她，因此，瑪莎，自然的亂翻了各種各類的著作，就停留在小說上了。她是這樣地完成了自己底教育，起初某一時期曾受蜜蜜小姐底指導。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對這位小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和懇切，最後，當這種友誼底結果顯示了過分明顯的時候，他便不得不將她悄悄地送到另一處莊地去了。蜜蜜小姐爲自己留下了一個極愉快的記念。她是一個善良的姑娘，從來不會在憎恨上運用他在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身上顯然具有的勢力，並且她也有別於其他的，對他常常變心的情人們。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自己，似乎愛她也過於一切的人，於是一個使人憶起蜜蜜小姐底南方底風姿的黑眼睛的，九歲的頑皮的孩子，便養育在他底家裏了，並且自認是他底兒子，雖然還有許多赤脚的兒童，都多少有一點兒像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却奔跑在他底窗前，算是僕人。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從莫斯科給自己底年小的沙沙約請了一個法國教師，這人正當現在我們所描寫的事件發生的時候，來到了泡克洛夫斯基。

這個教師因爲自己底愉快的儀表和單純的習慣很使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歡喜。他把特洛耶枯洛夫底一個朋友底信和保證書給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看了，在他底這個朋友那里當過教師，住了四年。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把這一切檢視過了，祇是不滿意自己

底法國人底年青，並非因爲預想到這可羨慕的缺點不適於在教師底可憐的地位上必需的那樣的忍耐和經驗，乃是因爲他有了自己底懷疑，他立刻決定了把個對他說明，因此，他吩咐人去叫瑪莎到跟前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不會說法國話，她給他做翻譯人。）

「這裏來，瑪莎；你告訴這個青年人，就是這樣，我留下他；祇是他在這裏不許胆敢同我底姑娘們調情，不然，我把他，狗兒子……翻譯給他，瑪莎。」

瑪莎紅了臉，轉向教師，用法語對他說：她底父親希望他能夠謹慎和舉動合體。

法國人向她鞠一個躬，回答說他也希望值得被尊敬，甚至假如即使他們在親切上拒絕了他。

瑪莎逐字地翻譯了他底回答。

「好，好，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說：『對於他用不着無論親切，無論尊敬。他底職務是管教沙沙和教授文法和地理，翻譯給他。』」

瑪利雅·基利洛夫娜在自己底翻譯裏緩和了父親底粗野的表現，隨後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就把自己底法國人打發到側房去，那裏有一間指定給他的屋子。

瑪莎沒有把任何的注意投向那個法國人。對於培育在貴族的偏見裏的她，教師是僕

從或匠人底一類，而僕從或匠人由她看來不算是男子。她沒有察覺被她在戒佛爾斯先生身上引起的感觸，不論他底騷亂，不論他底戰慄，不論改變了的聲音。連續的幾天過去，後來她就常常地遇見他了，但也沒有給與多大的注意。一樁意外的事件使她在他身上得了完全新鮮的理解。

在基利拉·彼得洛末奇底宅院裏例常地喂養着幾隻熊，而且成爲胞克洛夫斯基的地主底主要的娛樂中的一種。熊在自己底最幼稚的時期是每天地被送進客廳，基利拉·彼得洛末奇在那裏整個鐘點地同牠們撕混，鬥着牠們同小貓和小狗玩耍，等長大了，牠們就被鎖上鐵鏈子，去等待成功的狩獵了。偶然地人們把牠們帶到主人的房屋窗前，叫牠們滾轉釘着鐵釘的空酒桶；熊嗅着它，隨後輕輕地拍着它，刺痛了自己底掌，憤怒了，更用力地推撞着它，更加疼痛了。牠變成完全瘋狂的了，帶着吼聲跳上了酒桶，一直要蹲到人們從可憐的野獸奪去牠底激怒底徒勞的目的物。有時候把兩隻熊駕在運貨車上，不管願意和不願意，硬將幾個客人裝進車裏，隨後就讓牠們任意地跑去，但在基利拉·彼得洛末奇認爲最好的遊戲是下面這樣的。

有時候，把一隻熊關在空的屋子裏，用繩子將牠拴到嵌在牆壁裏鐵環上。繩子底長

度大概可以達到整個的屋子，祇有對面的一個角隅能夠避免可怕的野獸底襲攻的危險。他們慣於帶一個新來的人到這個屋子門前，突然地將他推給熊，門關閉了，他們留下不幸的犧牲者獨自和長毛的隱士在一處了。可憐的客人帶着撕爛的衣襟，帶着抓破的手，很快地尋得了沒有危險的角隅，但他時常被強迫站立整整的三個鐘點，緊貼着牆壁，看着激怒的野獸在離他兩步遠的地方跳躍着，吼叫着，立起兩隻後腿，掙扎着，猛力地朝他這邊拉曳。這樣便是俄羅斯的貴族的底高尚的娛樂了。在教師到來以後的幾天之後，特洛耶枯洛夫想起了他，打算把他在拴熊的屋裏款待一下。因此，一天早晨他叫了他來，帶他走過黑暗的行廊；突然旁邊的門開了——兩個僕人把法國人推進裏面，用鎖鎖了門。教師鎮定過來，看見了一隻繫着的熊；野獸開始噴着鼻子，遠遠地嗅着自己底客人，隨後，突然立起兩隻後掌，向他走來了……法國人沒有慌亂，沒有跑，等候着熊。熊走近了，戒佛爾斯從衣袋裏掏出一隻小小的手鎗，把它對準飢餓的野獸底耳朵，射擊了。熊跌倒了。所有的人都跑過來，門開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走進來，被自己底遊戲底結局驚住了。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一定要得到全部的事情底解釋：關於給戒佛爾斯預備的遊戲，誰先警告了他，和爲什麼在他底衣袋裏藏有裝好子彈的手鎗。他派人去叫瑪莎，瑪莎跑來，

把父親底問題翻譯給法國人了。

「我不會聽見關於熊的事情，」戒爾佛斯回答：「但在我身上總是帶着手鎗，因為我不想忍受依照我底身分我不能夠要求賠償的侮辱。」

瑪莎驚異地望着他，把他底話翻譯給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一句話沒有回答，叫人拽出死熊，剝下牠底皮；隨後，轉向自己底人們，說道：

「怎樣的一個勇敢的青年啊，沒有害怕，真的，沒有害怕。」

從此刻起他喜歡戒爾佛斯了，並且已經不想嘗試他了。

但這樁事件在瑪麗雅·基利洛夫娜身上產生了更大的印象。她底想像被震動了；她看見了死疆的熊和安然地站在熊身上，安然地同她談着話的結佛爾斯。她看見了勇敢和高傲的自愛，無例外地，是屬於同一階級，於是從那時候起，她對年青的教師表示尊敬了，這種尊敬漸漸地變得更顯著了。在這期間一些關係建立了。瑪莎有美妙的聲音和頗大的音樂的天才，戒爾佛斯自己提議授給她功課。這以後讀者已經不難猜測瑪莎是愛上他了。但她自己在這上面還不承認呢。

第九章

祭日底前一天晚上賓客們開始到來了；一批住在主人的房子裏和側房裏，另一批——住在管家那裏，第三批——住在神父那裏，第四批——住在富裕的農民們那裏；馬廄裏擠滿了旅行用的馬匹，院子和倉庫停積了各種樣的馬車。在早晨九點鐘時敲了做彌撒的鐘，所有的人都向石頭的新教堂走去了，這座教堂是基利拉·彼得洛末奇花錢建築的，而且每年是用他底獻物裝飾了的。尊貴的拜神者們聚集了一個那樣偉大的數目，所以普通的農民竟不能夠在教堂裏尋得地位，便立在入口上和圍牆裏。彌撒沒有開始：等候着基利拉·彼得洛末奇。他乘着六套馬的馬車來了，莊重地走到自己底位置，後面跟着瑪麗雅·基利洛夫娜。男子們和女人們底眼光都轉向着她——首先是驚異她底美麗，其次是注意地檢查她底服裝。彌撒開始了；家庭的唱歌隊在唱詩台上唱起來，基利拉·彼得洛末

奇自己也合唱着，祈禱着，不會向右或向左看一眼；並且帶着驕傲的謙卑伏在地上行了禮，當助祭高聲地提到這座神殿底創立者的時候。

彌撒完畢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第一個走向十字架。全體跟在他後面移動着；隨後鄰人們恭恭敬敬地走到他面前行了禮，婦女們圍住了瑪莎。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走出教堂，邀請過所有的人到自己底家裏去吃飯，就坐上馬車回家了。所有的人跟在他後面走去，屋子裏擠滿了賓客。新的人物不斷地走進來，費了氣力纔能夠擠到主人面前。貴婦們端正地坐了個半圓形，都按照落伍的時髦打扮着，穿着古老和貴重的服裝，戴着珍珠和寶石；人們聚集在魚籽和渥特卡周圍，互相用喧嘩的不和諧的音調談着話。在客廳裏鋪好了八十分餐具的桌子。僕人們奔走着，擺着酒杯，五味瓶，和佈置着飯巾。最後管事人宣布了酒席齊了——於是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第一個走去坐在桌子邊旁，太太們隨着他走過去，鄭重地坐進自己底位置，觀察着幾個年長者；姑娘們彼此擠在一處，好像一羣胆怯的小牝羊，她們一個挨一個地選了自己底座位；面對她們坐着的是男人們；在桌子底末端，教師坐在手卜的沙沙旁邊。

僕人們開始按照階位分送盤子，在不明白的地方有拉法結爾斯基的炯眼指導着，而

且大概總沒有錯誤。盤子和勺子底聲音和賓客們底喧噪的談話混合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愉快地察看着自己底食物，完全快樂於款待客人的幸福中了。在這時候一輛套着六匹馬的馬車走進院子來。

「這是誰？」主人問。

「安通·泊夫努戚奇，」幾個人回答。

門開了——安通·泊夫努戚奇·斯皮陳，一個五十來歲，有一幅圓圓的、雀斑的臉，被三層的腮膠裝飾着的肥胖的漢子，闖進了飯廳，行着禮，微笑着，已經在預備告罪了。

「拿一份餐具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喊：「請原諒，安通·泊夫努戚奇，坐下，告訴我們，這是什麼意思：你沒有到這裏來做彌撒，吃飯也落後了。這對於你很不像，你是敬神的，又喜歡吃。」

「罪過啦！」安通·泊夫努戚奇回答，把拭布結在豆綠色的外套底鈕扣孔上：「罪過啦，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爹爹，我很早就乘車上路了，可是還沒有走到十威爾斯特，突然

車前輪壞了——你說怎麼辦呢？幸而，離村莊不遠，等我們走到村莊，又找了匠，又把一切將將就就地修理好，已經整整地過了三個鐘點——沒有辦法的事情，我不敢操近路通過基斯勤涅夫卡樹林，我走的是迂迴路。」

「哎，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插進說：『你的確，不是一個勇敢的人物，你害怕什麼呢？』」

「怎麼，我害怕什麼，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那個杜勃洛夫斯基，你想想他，只要落在他底掌裏，他一點也不漏空，一個人也不放過；而遇着我，大概，更要剝掉兩層皮吧。」

「又爲什麼，兄弟，這樣的特別呢？」

「怎麼爲什麼，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爲死去的安德利·葛夫黎洛未奇底那件訴訟。不是我嗎，奉着您底意旨，這是說依據良心和依據正義，供訴杜勃洛夫斯基族佔領基斯勤涅夫卡在這方面缺乏任何的權利，謹謹是由於您底垂顧。死人（願他在天國裏平安），曾經立誓要同我算這筆賬，他底兒子，也許遵守父親底話吧。到現在，蒙上帝保佑，他們總共纔搶了我底一所倉庫，但你看吧，就要尋到莊宅了。」

「在那所莊宅裏，他們將遇着運氣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說，『我猜想那隻紅色

的錢包是滿滿的吧？」

「哪里，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爹爹是滿過的，如今可是完全空了！」

「餓了，兄弟，安通·泊夫努戚奇。我們知道您，您底錢消耗到哪裏了？家裏弄得好像豬圈，你不接待無論什麼人，你詐取着自己底農民們——你知道檢錢，祇有這一樣。」

「您總高興開玩笑，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爹爹。」安通·泊夫努戚奇微笑着，喃喃地說：「我們真的破產了。」於是安通·泊夫努戚奇取一塊肥滿的魚肉餛飩壓下了主人底調侃。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丟下他，轉向新的區警官了，他是頭一次來到他家裏做客，坐在桌子底另一端，靠近教師。

「呵，怎樣，區警官老爺，您快要捉得杜勃洛夫斯基了嗎？」

區警官吃驚了，鞠一個躬，微笑了，口訥了，最後，說道：

「我們努力吧，大人。」

「哼，我們努力吧，老早，老早他們就努力了，但是一樣的沒有效果。是的，不錯，爲什麼要捉他呢？杜勃洛夫斯基底槍劫對於區警官們是一種恩惠：出發，檢查，馬車。錢可是裝在衣袋

裏。怎麼能夠破壞這樣的恩人呢，不是嗎，區警官老爺。」

「實在不錯，大人，」完全慌亂了的區警官回答。

客人們大笑了。

「我喜歡能夠誠實的年青人，」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說：「只可憐我們底那個死去的區警官塔拉斯·阿列克謝未奇！如果他們沒有燒死他，那麼在附近的地方上總會安靜些。關於杜勃洛夫斯基，聽到什麼沒有最後一次，人們在哪里看見他了？」

「在我家裏，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一個胖太太的聲音：「上星期二他在我家裏喫過午飯。」

所有的視線都轉向安娜·沙維斯娜·葛洛包娃了，她是一個很樸直的寡婦，大家都因為她有善良的、愉快的性格而喜愛她。所有的人都懷了好奇心準備着傾聽她底故事。

「要知道，三星期前我派了管家把寫給我底兒子瓦紐沙的信送到郵局去。我不溺愛兒子，但也沒有溺愛的力量，即使想要溺愛；不過，諸位自己知道，近衛軍底官佐應當給自己保持相當的體面，所以我對於瓦紐沙，在我底小小的收入上，是儘可能地做了。這一次我給他送去二千盧布，雖然杜勃洛夫斯基在我底腦裏不止出現了一次，但我想：離城很近，總共

纔七威爾斯特，上帝許會保佑的。我看着：晚間，我底管家面色蒼白，破了衣服，步行回來了。我嘆了一聲：「怎麼一回事？你幹了什麼事情？」他回答我：「安娜·沙維斯娜媽媽，強盜們搶了，自己差一點兒被他們打死了。杜勃洛夫斯基本人也在那里，他想要吊起我，但又發了慈悲，把我放了；然而搶去了一切，連馬，連馬車。」我暈倒了。我底上帝呀，我底瓦紐沙怎麼辦呢？沒有法子，我重又寫了一封信，說明了一切，把自己底祝福送給他，沒有帶上一文錢。

一星期過了，第二星期。突然一輛馬車趕進了我底院子。怎樣的一位將軍請求同我會見；我答應了。一個三十五歲的人走到我面前來，紫黑的臉，黑的頭髮，滿是鬍鬚，真像庫里涅夫底畫像，他向我自作介紹，說是我底死去的丈夫伊萬·安得列未奇底朋友和同僚；他知道我住在這里，路過村邊，不能夠不前來看看朋友底寡婦。我儘所能地款待了她，談到這個談到那個，最後談到杜勃洛夫斯基。我對他說了自己底不幸。我底將軍皺眉了。「這真奇怪，」他說：「我聽說，杜勃洛夫斯基並不搶劫一切的人，只搶那些著名的富人，他雖然搶他們，却也不搶得精光。而且沒有一個人告發他殺人；這里不是有良心嗎？請您吩咐叫您底管家來。」人們去叫管家了。他來了。剛一看見將軍，他就驚住了。「你告訴我，兄弟，杜勃洛夫斯基怎樣地搶劫了你和他怎麼想要吊起你來，」我底管家戰慄着，倒在將軍底脚前了。「老爺，

罪過；罪惡引誘了……我撒謊了。」——若是這樣，將軍回答：「那麼你就告訴太太，一切的事情怎樣發生的，我聽一聽。」管家不能夠鎮定，「嗚，怎麼的？」將軍繼續着：「說呀，你在哪裏遇見了杜勃洛夫斯基？」——在兩棵松樹旁邊，老爺，在兩棵松樹旁邊。」——他對你說了什麼呢？」——他問我：你是誰底人，你往哪里去，爲什麼？」——嗚，後來呢？」——後來他要信和錢。」——嗚。」——我把信和錢給他了。」——他呢？」——嗚，他呢？」——老爺，罪過。」——嗚，他又做了什麼呢？」——他把錢和信還給我了，還說：上帝保佑你去吧，把信送到郵局去吧。」——嗚。」——老爺，罪過。」——可愛的東西，我來處置你吧，將軍嚴厲地說：「您呢，太太，叫人搜查一下這個騙子底皮箱，並且請您把他交在我底手裏，我教訓教訓他。您知道，杜勃洛夫斯基自己做過近衛軍的軍官，他不會願意侮辱伙伴。」我猜到了，那位將軍是什麼人；我同她沒有解說什麼。車夫把管家綁到馬車底御者座上；錢找到了；將軍在我那里吃過午飯，隨後立刻帶着管家走了。第二天，人們在樹林裏尋到了我底管家，捆在一棵橡樹上，剝去了皮，好像一棵小菩提樹。」

全體靜默地聽着安娜·沙維斯娜底故事，尤其是姑娘們，其中許多人暗暗地求神保佑着杜勃洛夫斯基，當他們知道了他是一個羅曼蒂克的英雄，尤其是瑪麗雅·基利洛夫

娜，這個浸漬於拉得克利甫——底神祕的恐怖中的、熱情的幻想家。

「你，安娜·沙維斯娜，以為到你家裏的就是杜勃洛夫斯基本人嗎？」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問：「你大錯了。我不知道是誰到你那裏做客了，但不是杜勃洛夫斯基。」

「怎麼，爹爹，不是杜勃洛夫斯基？若不是他，又是誰呢，他一走上大路，就攔阻過路的人們，還檢查他們？」

「我不知道，但一定不是杜勃洛夫斯基。他是孩童的時候，我記得；我不知道他底頭髮是不是變黑了，不過那時候他是一個淡黃色的鬚髮的孩子，我的確知道，杜勃洛夫斯基比我底瑪莎大五歲，所以，他不會有三十五歲，只在二十三歲上下。」

「的確如此，大人。」區警官說：「在我底衣袋裏有杜勃洛夫斯基底相貌特徵。上面的確說他今年二十三歲。」

「噢！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說：『正好你念吧，我們聽聽；我們應該知道他底相貌特徵，他也許碰在眼睛裏，那便不會跑掉了。』」

區警官從衣袋裏摸出一頁極醜的紙，鄭重地展開了它。於是拉長了聲音讀道：

「烏拉及密爾·杜勃洛夫斯基之像貌特徵，此係根據彼舊有僕婢之口述而繕就者。

年齡——二十二歲，身材——中等，面部——白淨，鬚鬣——剃；兩目——褐色，髮——淡黃色，鼻——直。特殊之像貌特徵無。」

「祇這一點點，」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說。

「祇這一點點，」區警官回答，疊上了紙。

「我恭賀你，區警官老爺。哎，這張紙啊！按照這些特徵你將容易搜尋杜勃洛夫斯基了！但誰又不是中等身材呢，誰底頭髮不是淡黃色的呢，誰底鼻子不是直的呢，誰底眼睛不是褐色的呢？我敢賭個東道：你即使同那個杜勃洛夫斯基連續地談上三點鐘，你也不會猜着上帝把你帶到什麼人面前了。沒有話說，聰明的頭腦是縣官們啊！」

區警官把自己底紙謙遜地放進衣袋裏，靜默地吃起配着白菜的鵝肉；這當兒僕人們

已經圍繞着賓客們走了好幾次，給每一隻盃子斟酒。幾隻高加索和柴姆涼的酒瓶大聲地開了木塞，並且以香檳酒底名義被親切地接受了；一些面孔開始紅了，談話的聲音越响了，越無系統和越快樂了。

『不，』基利拉·彼得洛末奇繼續說：『我們已經看不見像死者塔拉斯·阿列克謝末奇那樣的區警官了！這個人不會錯誤的，不是笨伯。可惜，他們燒了這個青年，若是在他，所有的盜黨裏的人不會從他底手裏逃走一個。他會把全體一網打盡，連杜勃洛夫斯基自己也漏不了。塔拉斯·阿列克謝末奇或者拿他底金錢的賄賂，但也不會釋放他。死者是有這樣的習慣。沒有法子；顯然，我得牽進這件事情裏，只好領着自己底僕人們去對付那些強盜。頭一次我要派出十二個人，叫他們肅清窩藏盜賊的樹林；這不是胆小的人民，每個人都敢單身出去尋找熊，遇見強盜們決不後退。』

『您底熊強壯嗎，基利拉·彼得洛末奇？』安通·泊夫努威奇說，聽到這幾句話，想起了自己底長毛的朋友和一些戲謔，他某一時候是做過這些戲謔底犧牲品的。

『熊已經長眼了，』基利拉·彼得洛末奇回答：『牠被敵人底手完結在光榮的死亡裏了。這位就是牠底戰勝者！』基利拉·彼得洛末奇指着戒佛爾斯，『你學學我底法國人』

底手法吧。他爲你復了仇了，允許我說出來……你記得嗎？

「怎麼不記得？」安通·泊夫努喊奇說，搔着頭髮，「很記得哩。是的，熊死了——可憐的熊，真的，可憐！是怎樣的滑稽家呀！怎樣的聰明傢伙呀！這樣的熊你找不到第二隻，可是爲什麼先生打死了牠！」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帶着很大的愉快開始講述自己底法國人底偉績，因爲他具有以一切圍繞着他的人人物物自誇的好本領。客人們注意地聽着熊的死亡底故事，並且驚奇地望着戒佛爾斯，他並不留意講到他底勇敢上的談話，安然地坐在自己底位置裏，把守禮的解釋說給自己底輕佻的學生。

繼續了三點來鐘的餐宴，完畢了；主人把拭布放在桌子上，全體站起來，跑進客廳了，那裏有咖啡、紙牌和繼續的飲物等候着他們，像在開始時的飯廳裏一樣地美妙。

第十章

在晚七點鐘左右，有些客人想要回去。但被「朋司」——興奮了的主人，命令關上大門，並且宣言第二天早晨以前不任何人走出院子。不久音樂响起了，大廳底門開了，跳舞開始了。主人和他底親近者們坐在屋角裏，一杯一杯地喝着，鑒賞着青年們底快樂。老太太們玩着紙牌。對舞的男子們，——像各處一樣，因為那里沒有駐扎着輕騎兵的旅團，——是比婦女們少些；所有的適合跳舞的男子，都召集來了。教師在全體中間是最優秀的；他比一般人跳得次數多，所有的姑娘們都選擇他，並且發見同他可以跳得很敏捷。他同瑪麗雅·基利洛夫娜旋轉了幾次，於是姑娘們便嘲諷地留心着他們。最後，大約在半夜，疲倦的主人把

跳舞停止了，吩咐擺上晚餐，自己却走去睡覺了。

基利拉·彼得洛末奇底退席給與了團體更大的自由和活躍；對舞的男子們敢去佔據傍近婦女們的座位了；姑娘們敢同自己底鄰人們交換耳語了；太太們也越過桌子高聲地談話了。男人們喝着，爭論着，大笑着；一句話，晚餐是非常地快樂，留下了很多愉快的回憶。祇有一個人不會參與在普遍的快樂裏。安通·泊夫努威奇靜默而鬱悶地坐在自己底位置上，心不在焉地喫着，彷彿是非常地不安。一些關於強盜的談話攪動了他底想像。他們馬上就會看見他有擔心它們的充足的理由。

安通·泊夫努威奇，請求上帝來做證人，證明紅色的皮箱確實是空的，他沒有撒謊，也沒有犯罪；紅色的皮箱確實是空的；從前收藏在它裏面的金錢，遷移到一隻皮袋裏了，他把這隻皮袋帶在了胸前——襯衣下面。他用這種預防謹只安靜了自己底對於一切的懷疑和永恆的恐懼。因為被強迫留在別人的家裏過夜，他總害怕着，希望不會把他領到一間僻靜的屋子裏睡覺，那裏是容易遇到竊賊的；他底眼睛在尋覓可信賴的伙伴，最後，他選取了戒佛爾斯。他底外表，卓越的氣力，尤其是當他遇見熊（可憐的安通·泊夫努威奇一想到牠就不能夠不戰慄）的時候所表現的勇敢，決定了他底選擇。當人們從桌子旁邊站起的

時候，安通·泊夫努威奇就跑來迴繞着年青的法國人了，咳嗽着，唾吐着，最後，帶着說明轉向他：

「啊！不可以嗎，先生，我在您底屋子裏睡一夜，因為，你看……」

「Que Mésire Monsieur ①」戒佛爾斯問，對他優雅地鞠着躬。

「唉哈，糟先生，你還沒有學會俄國話。」日也——魏，買，哀，謝——烏——庫謝，②」懂得了嗎？」

「Monsieur, Très Volontiers,」戒佛爾斯回答：「Veuillez Donner Des ordres en Conséquence ③」

很滿意在法國語言上的自己底知識的安通·泊夫努威奇，立刻走去佈置了。
客人們互相道別後，每個人去到指定給他的屋子了。安通·泊夫努威奇隨着教師走

① 「你要什麼，先生。」——譯者。

② 音譯。「我要睡在你的屋子裏。」——譯者。

③ 「我很高興，先生，請你賜給適當的吩咐吧。」——譯者。

向側房去。夜是黑暗的，戒佛爾斯用提燈照着道路，安通、泊夫努威奇十分勇敢地跟着他走，時時地摸着胸前的祕密的皮袋，爲了證明他底金錢還在他底手裏。

走進側房，教師燃上臘燭，兩個人便開始脫衣服；這當兒安通、泊夫努威奇在屋裏徘徊着，檢視着門鍵和窗戶，並且因爲這悲觀的檢視，搖起頭來。門上只插着一隻門，窗戶也不是雙層的框子。他試着把在這方面的義憤說給戒佛爾斯，但他底法國語言上的技能對於這樣複雜的解說，是太微小了。法國人沒有懂得他，於是安通、泊夫努威奇不得不放棄了自己底怨訴。他們底牀是這一張正對着那一張；兩個人躺下了，教師息滅了臘燭。

「舖爾庫呵——烏——吐謝，舖爾庫呵——烏——吐謝？」安通、泊夫努威奇叫道，竟把法國的語詞「吐蘇」變錯了一半，說出俄國的語詞「吐謝」了。「我不能夠在黑暗裏「豆爾迷爾。」」

戒佛爾斯沒有明白他底驚叫，向他祝了夜安。

① 「你爲什麼吹熄了臘燭，你爲什麼吹熄了臘燭？」——譯者。

② 「睡覺。」——譯者。

「該死的異教徒！那皮鞭裏在被襪裏，恨恨地說：『他偏要熄滅臘燭，他真可惡，沒有火，我不能夠睡覺。』」姆寫，姆寫，——他繼續着，——日克，——魏克，——

泊爾列。」

但法國人沒有回答，不一會，他打呼了。

「惡漢的法國人打呼了，」安通·泊夫努威奇想：「我連覺還沒有想睡呢！你看，竊賊會走進開着的門，或跳上窗戶，而這惡漢，你放大砲也驚不醒他。」

「姆寫！姆寫！——魔鬼捉你了！」

安通·泊夫努威奇靜默了，疲倦和酒力漸漸地征服了他底恐懼；他睡熟了，不大工夫，深沉的夢就完全地佔領了他。

一種不可思議的警覺總等着他，在夢中，他覺得有人輕輕地解開他底襯衣底領口。安通·泊夫努威奇睜開眼睛，在秋季早晨蒼白的光輝下，他看見成佛爾斯站在自己面前：法國人一隻手握著懷內的手鎗，一隻手解下那個祕藏的皮袋。安通·泊夫努威奇僵冷了。

基。」

「凱西——凱——謝，姆寫，凱西——凱——謝？」他用顫抖的聲音說。

「靜着！不許响！」教師用純正的俄國話回答：「不許响！否則您就死。我是杜勃洛夫斯

● 「怎麼一回事，先生，這是什麼意思？」——譯者。

第十一章

現在我請求讀者允許我回到上述的情形之前，說明我們底故事底最後發生的事件，這，我們還不會來得及講述哩。

在××站上，在站長（關於他我們已經講過）底房中，在角隅裏坐着一個態度謙遜而忍耐的旅客，看出他是平民或者外國人，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在驛道上沒有說話權力的人。他底四輪馬車停在門外，等着塗油。車裏放着一隻小小的提籃，正是他底不十分充裕的狀況底最好的證明。旅客沒有給自己叫一杯茶，或一杯咖啡，只注視着窗戶，吹着口嘯，惹起坐在劃壁後面的站長太太底十二分的不滿意。

『你看，上帝把吹口嘯的人打發來了，』她小聲地說：『總是吹着！讓他吹裂了嘴吧，該死的異教徒。』

「呵！什麼？」站長說：「有什麼要緊，由他吹好了。」

「有什麼要緊？」生氣的太太反駁了：「難道你不知道那俗語嗎？」

「怎樣的俗語？是說聽見口嘯就要傷財嗎？噯，泊合莫夫娜！在我們家裏，什麼聽見口嘯，什麼不聽見口嘯，反正全是一個沒有錢。」

「你叫他走吧，西多雷奇。你高興留住他嗎？給他馬匹，讓他跟魔鬼去吧。」

「等一等，泊合莫夫娜：馬廄裏總共纔三匹馬，第四匹還在休息。你看，上等的旅客會恰好在這時候來幫一下忙的，我不願意爲法國人在自己身上担責任。聽！真的有了！跑得多麼快啊——哈！多麼快！這不是將軍嗎？」

馬車停在階前了。僕人跳下御者台，開了車門，過一分鐘，一個穿着軍人外套，戴着白色制帽的青年人進來見站長了；僕人跟在他後面，搬來一隻皮箱，放在窗台上。

「馬！」軍官用命令的聲音說。

「立刻就好。」站長回答：「請給我看看旅行證。」

「我沒有旅行證。我要往……那邊去，莫非你不認識我嗎？」

站長慌了，趕緊跑去催促車夫。年青人在屋裏來回地踱着，他走到劃壁後面，輕輕地問

站長太太：「那個旅客是誰？」

「上帝知道他。」站長太太回答：「怎樣的一個法國人他連等着馬匹帶吹着口哨已經五個鐘頭了，討厭該死的！」

年青人用法國話同旅客談起了。

「請問，你往哪里去？」他問他。

「到附近的城裏去，」法國人回答：「從那里到一個地主家裏去，他聘請我做家庭教師。我會想今天可以到達目的地，但站長老爺似乎不是這樣的意見。在這個土地上很難得到馬匹，軍官老爺。」

「你到這里的地主們中的哪一位家裏去任事？」軍官問。

「到特洛耶枯洛夫老爺家裏去，」法國人回答。

「到特洛耶枯洛夫家裏去？這位特洛耶枯洛夫是什麼人？」

「Malsi, Monsieur, ○……關於他，我沒有聽到什麼好話。人家說，他是一個驕傲

而頑固的貴族，對待自己底下人們很苛薄，沒有人能夠同他久處，所有的人聽到他底名字就戰慄，教師（Avec les Outchitals）他並不尊敬，已經把兩個打死了。」

「請你原諒，那麼你決定到這樣的一個怪物家裏去任事嗎？」

「又幹什麼呢，軍官老爺？他給我很好的報酬，三千盧布一年，一切都妥當了。也許，我會比別人們幸運些哩，我有一位老母親；我要提出一半的薪金給她作生活費；由剩餘的金錢，在五年之內，我可以積成小小的資本——足夠我底將來的獨立了，那時候就 *l'onsoir*，●我到巴黎去做投機事業。」

「特洛耶枯洛夫家裏有什麼人認識您嗎？」他問。

「沒有，」教師回答：「他經過自己底一個朋友，從莫斯科聘請了我。他底朋友底廚師是我底同鄉，於是他薦舉了我。您要知道，我沒有預備做教師，是預備做糖菓商人；但別人告訴我，在您們底國土裏，教師底職位有不能計算的好處……」

軍官沉思了。

「請聽着，」他截斷了法國人：「假如，代替這個未來，給你一萬盧布現錢，同時要您立刻返回巴黎，怎樣？」

法國人驚奇地注視着軍官，微笑着，搖着頭。

「馬預備好了，」走進來的站長說。

僕人也把這話重復了一次。

「稍等一會，」軍官回答：「你們出去一分鐘。（站長和僕人出去了。）我不開玩笑，——

他用法國話繼續着：——一萬盧布，我可以給您；我祇需要您底歸去和您底文書。」

說過這些話，他開了皮箱，取出幾束紙幣。

法國人睜圓了眼睛。他連思想什麼都不知道了。

「我底歸去……我底文書，」他驚異地重復着：「這就是我底文書……您不開玩笑

嗎？爲什麼您需要我底文書呢？」

「您不要管這事情。我問您，您同意不同意？」

法國人，還是不相信自己底耳朵，把文書交給了年青的軍官，他迅速地檢視了它們。

「您底旅行證……好；介紹信……我們看看；人身證明書……好極了。呸，這就是給您

的錢，請您回去吧再見啦。」

法國人立着，生了恨似的。

軍官回來了。

「我忘了最重要的一件：請給我一句誠實的話，在我們中間的這一切……您底誠實的。」

「我底誠實的話。」法國人回答：「但我底文書，我沒有它們怎麼辦呢？」

「在最先走到的城市裏，您說明被杜勃洛夫斯基搶了。他們一定相信您和給您必要的證明。再見啦；上帝保佑您快快地走到巴黎和看見健康中的母親。」

杜勃洛夫斯基走出屋子，坐上馬車，急馳去了。

站長望着窗戶！當馬車走去了的時候，他帶着驚嘆轉向太太：

「泊合莫夫娜！你知道嗎？這就是杜勃洛夫斯基。」

站長太太飛似地投到窗戶去，但已經遲了：杜勃洛夫斯基走遠了。她開始責罵丈夫：

「你不害怕上帝，西多雷奇！爲什麼你不早把這個告訴我呢？我可以看看杜勃洛夫斯基，現在只好等他再來吧。你沒有良心的，真的，沒有良心的！」

法國人站着，生了根似的同軍官的約言金錢，他覺得全是夢幻，但幾束紙幣確實在這兒，在底衣袋裏，它們把奇異的事件底真實雄辯地復誦給他了。

他決定雇馬進城，車夫帶着他慢慢地走，夜間他總到了城。

沒有到達城門——城門旁邊，立着一所頹塌了的崗樓，代替守衛——法國人就吩咐停下，他跳出馬車，用表示向車夫解說了把四輪車和提籠送給他做酒資，就徒步走了。車夫因為他底豪爽，跌在驚異裏了，正如那個法國人聽到杜勃洛夫斯基提議一樣。但，車夫推論是『德國人』瘋了，使用熱心的鞠躬感謝了他；他並不會好好地想想——趕車進城去，就往他所知道的一處娛樂場去了，場主是他底最熟的朋友。他在那裏度了整整的一夜，到第二天早晨牽着光桿的三四馬回家了，沒有了四輪車，沒有了提籠，却帶回了一幅泡腫的臉和兩隻通紅的眼睛。

杜勃洛夫斯基取得了法國人底文書，勇敢地露而了，我們已經看見，他怎樣去找特洛耶枯洛夫和住在他底家裏了，無論他底秘密的企圖（我們以後會知道的）是怎樣，但在他底行動上沒有現任何的不可非難的地方。不錯，他很少注意年幼的沙沙底教養，讓他盡量自由地去嬉戲和不嚴格地督責，祇是爲了形式而授與的功課，然而他却十分勤勉地察看

着自己底女學生底音樂進步並且時常整點鐘地坐着同她彈琴。所有的人都喜愛年青的教師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爲了他底在狩獵時的勇敢的敏捷，瑪麗雅·基利洛夫娜——爲了無限的熱心和奴隸般的周到，沙沙——爲了對於他底嬉戲的寬容，僕人們——爲了善良和顯然是不適合於他底地位的慷慨。他自己，似乎是愛慕着整個的家庭，而且已經自以爲是它底一員了。

從他就任教師的職務到那可記念的祭日，大約有一個月了，無論誰也不會懷疑在恭謹的年青的法國人身裏藏着一個驚人的強盜，他底名字引起了所有的附近的地主底恐怖。在這全部的時期內杜勃洛夫斯基沒有離開過胞克洛夫斯基，但關於他底搶劫的傳聞，感謝鄉村的居民們底天才的想像，並不會減少；不過這事情是可能的；他底盜黨當首領不在的時候仍舊會繼續着自己底行業。

同一個人——他可以把他認做自己底私敵和他底不幸底主要的罪人之一的人，睡在一間屋子裏——由於蠱惑，杜勃洛夫斯基不能夠抑制了。他知道了皮袋底存在，便決定要據有它了。我們看見了，他是怎樣以自己底由教師做強盜的突然的變化驚嚇了可憐的安通·泊夫努戚奇。

早晨九點鐘，在阿克洛夫斯基過了夜的客人們，一個跟一個地聚到客廳了，那裏薩莫瓦爾已經沸騰，它前邊坐着穿晨服的瑪麗雅·基利洛夫娜；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穿一件粗呢的外套，拖一雙套鞋，喝乾了自己底彷彿洗濯用的大罈子。安通·泊夫努威奇是最後一個來了；他是那樣地蒼白，又似乎那樣地騷亂。他底樣子驚了所有的人，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竟探問到他底健康。斯皮陳毫無意義地回答着，一面恐怖地望着教師，他也坐在那裏，好像沒有發生過一點事情。幾分鐘後，僕人走進來告訴斯皮陳，他底馬車準備好了。安通·泊夫努威奇匆匆地道過別，匆匆地跑出屋子，立刻走了。主人和賓客們沒有明瞭他遇了什麼事情，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決定他是吃多了。茶和告別的早點之後，其餘的賓客們漸漸散去了，不多時，阿克洛夫斯基荒涼了，於是一切走上了慣常的秩序。

第十一章

幾天過了，沒有發生什麼可注意的事情。克洛夫斯基居民底生活還是同樣的。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每天出去打獵。閱讀，散步和音樂的功課忙著瑪麗雅·基利洛夫娜，特別是音樂的功課。她開始明白自己底心和懷着不由己的憂悶承認她對於年青的法國人底品質是不能夠冷靜了。他，從自己方面，一向不會超出禮儀和適當的嚴肅底界限，這安靜了她底驕傲和畏怯的疑心。她隨着愈久愈深的信仰耽溺於誘惑的習慣裏了。她沒有戒佛爾斯就覺得煩悶；當他在場的時候她時刻地注意着他，在一切上面都想要知道他底意見，並且總是和他同意。也許，她還沒有發迷，但當遇到偶然的慾念或運命底突然的壓迫的時候，熱情底火焰就在她底心裏燒騰了。

一次，走進客廳，教師正在那裏等候她，瑪麗雅·基利洛夫娜驚訝地察覺到他底面部

上的騷亂和着白聲開了聲唱了幾個樂譜，但註功各夫哥基，這言頓痛，請求原諒，停謔了功課，他合上了樂譜，祕密地交給她一紙短箋。瑪麗雅·基利洛夫妮不及想一想，接過短箋，却又馬上後悔起來，但杜勃魯夫斯人斯基已經不在客廳裏了。瑪麗雅·基利洛夫妮回到自己底屋裏，展開短箋，讀了下面的話：

『請您今天七點鐘到溪邊的亭子裏，我必須同你談談。』

她底好奇心劇烈地激動了。她早已在等待這種告白，希望着，担心着它。她將樂於聽取她所料想到的事件底確證；可是她覺得，她或者不宜於聽取這樣的陳述，從一個人——一個按照自己底地位永遠不應該希望贏得她底手的人。她決定去赴邀會，但只躊躇一椿：她怎樣接受教師底表示——用貴族式的憤怒呢，用友誼底訓誡呢，用愉快的談諧或用沉默的同情呢。這期間她不斷地看着鐘。天黑了；點上臘燭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坐下去同來訪的鄰人玩『博士東』；飯廳裏的鐘敲了六點三刻。於是瑪麗雅·基利洛夫妮悄悄地走到台階上，朝各方面望了一下，便跑進花園了。

夜是黑暗的，雲遮蔽了天空，離自己兩步遠什麼都不能夠看見。但瑪麗雅·基利洛夫娜沿着熟悉的小路向黑暗裏走去，不一會兒，到亭子旁邊了。她停在了那裏，爲要靜一靜心神，以便帶着冷靜和泰然的態度出現在戒佛爾斯面前，可是戒佛爾斯已經立在她面前了。

「謝謝您，」他用柔和和悲傷的聲音向她說：「你沒有在我底請求上拒絕我。我一定會失望的，如果您不同意這個。」

瑪麗雅·基利洛夫娜用預備好了的句子答道：

「我希望，您不要迫我在我底寬仁上後悔。」

他沉默了，隨後，彷彿鼓起了勇氣。

「情勢要求……我應當離開您，」最後他說：「您不久也許會聽到……但在離別之前我應當對您說明我自己。」

瑪麗雅·基利洛夫娜沒有回答什麼。在這些話裏她看見了引向被預期着的告白的序言。

「我不是您所想像的人物，」他接續說，低着頭：「我不是法國人戒佛爾斯，我是杜勃洛夫斯基。」

瑪麗雅·基利洛夫娜驚叫了一聲。

「別害怕，爲了上帝您不應當害怕我底名字。是的，我就是那個不幸的人，您底父親奪去他底一點點糊口的東西，把他逐出祖宅，迫他到大路上去搶劫。但您用不着害怕……不論爲自己，不論爲他。一切完結了……我赦免了他；聽着，您救了他我底第一件流血的偉業應當是在他身上完成。我圍繞他底房子走着，預計着在哪裏放火，從哪裏走進他底寢室，怎樣堵斷他可以逃跑的所有道路；在這一瞬間您從我眼前閃過，好像天上的神使，於是我底心被征服了。我明白了您所居住的家屋，是神聖的，沒有一個與您有血統關係的生物可以屬於我底呢。我拋棄了復仇，猶如拋棄了愚蠢，我整天地徘徊在阿克洛夫斯基的花園周圍，只爲希望遠遠地望見您底白色的衣服。在您底不謹慎的散步中，我隨在您後面，從一堆樹叢鑽到一堆樹叢，我在心裏是幸福的，因爲我保護着您，因爲我祕密地走到的地方，那裏對於您就沒有危險。最後機會來了……我住在您底家裏了。這三個星期於我是幸福的日子，它們底回憶將成爲我底悲苦的生活底快樂……今天我得到了消息，我沒有可能再在這裏逗留了。我今天同您分別了，就是立刻……但我應當對您先自供出來，免得您呢。我，輕視我。請常常地想念着杜勃洛夫斯基。您知道，他是爲了另一種使命而降生的，您知道，

他底靈魂懂得愛您，您知道，從來……」

這時候傳來一聲響亮的口嘯，杜勃洛夫斯基沉默了。他握住她底手，貼到燃燒着的嘴唇上。口嘯重復了。

「原諒我，」杜勃洛夫斯基說：「他們在叫我；一分鐘也可以毀滅我。」

他走開了。

瑪麗雅·基利洛夫娜一動不動地立着。杜勃洛夫斯基轉回來了，又握起她底手。

「如果無論什麼時候，」他用溫柔和感動的聲音說：「如果無論什麼時候不幸找上您，您能夠不從別人等待援助和庇護，在這樣的時境你答應求我保護，爲了您底救助——從我要求一切嗎？您答應不拒絕我底忠誠嗎？」

瑪麗雅·基利洛夫娜默默地哭了。口嘯第三次傳來了。

「您害了我了！」杜勃洛夫斯基叫道：「我不離開您，當您沒有給我回答的時候——您答應還是不答應呢？」

「我答應！」可憐的美人小聲說。

因爲同杜勃各夫斯基會見而被激動了的瑪麗雅·基利洛夫娜從花園回來了。她看

見，所有的人疾跑着——房子在轉動，院子裏有許多人，階前停着一輛三套馬車，她遠遠地聽見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聲音——她趕緊地走進屋裏，擔心着她底不在被人發現，在客廳裏，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遇見了她；賓客們圍着區警官——我們底熟人，把一些問題散佈給他。穿着旅行衣服，從頭到脚武裝着的區警官，帶着神祕和慌忙的神色回答他們。

「你在哪裏了，瑪莎？」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問：「你遇見成佛爾斯先生了嗎？」

瑪莎費了力氣纔能夠回答出她否認。

「你想，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繼續着：「區警官來捕他了，他對我斷言，這個人就是杜勃洛夫斯基。」

「所有的像貌特徵，大人……」區警官恭恭敬敬地說。

「啊哈，兄弟，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截斷了他：「你知道什麼，帶着自己底像貌特徵滾吧。我不把我底法國人交給你，當我自己沒有辨明這事情的時候。怎麼可以相信那懦夫和無賴的安通·泊夫努戚奇底話：他是夢見了教師想要搶他。爲什麼他在那天早晨沒有一句話對我說到這事情呢？」

「法國人威嚇了他，大人。」區警官回答，「而且要了他底誓言……不聲張……」

「胡說，」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決心了，「現在我要把一切弄個水落石出，教師在哪裏呢？」他問走進來的僕人。

「無論哪裏也找不到。」僕人回答。

「那麼，搜索他！」特洛耶枯洛夫喊，他開始懷疑了，「把你誇讚過的像貌特徵給我看看，」他向區警官說。區警官立刻把那張單子交給他了。

「哼，哼，二十三歲……這倒對的，但這還不夠證明什麼。教師怎樣了？」

「沒有找到，」是同樣的回答。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開始不安了；瑪麗雅·基利洛夫娜是半死半活了。

「你蒼白哩，瑪莎，」她底父親察覺了，「你受驚啦。」

「不是爸爸，」瑪莎回答，「我底頭痛。」

「去吧，瑪莎，回自己底屋子吧，不要擔心。」

瑪莎吻過他底手，趕快地走回自己底屋子，到屋裏，她一頭投到床上，在歇斯特里的發作中慟哭了。女僕們跑進來，辛辛苦苦地給她脫下衣服，辛辛苦苦地用冷水和萬能的酒精

才算把她安靜了；他們給她鋪蓋好了；她沉沉在催眠狀態裏了。

這期間他們沒有找到法國人。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在屋子裏來回地踱着，高聲地吹着口嘯：『勝利底雷起了！』賓客們互相私語着，區警官變成一個傻子了，沒有找到法國人。大概，他先得着警告，藏起了。但是什麼人通報的？怎樣通報的呢？這就成爲一個祕密了。

是十一點鐘，却沒有一個人想到睡覺。最後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官向區警官忿然地說：『呸，怎樣？你總不會在這裏留到天亮，我底家不是旅館。不要忘記你底敏捷，兄弟。捉住杜勃洛夫斯基，如果這確是杜勃洛夫斯基。回家去吧，以後應該更靈活些。你們也到回家的時候了，——他繼續說，轉向客人們。——吩咐套車吧，我想睡覺啦。』

特洛耶格洛夫同自己底賓客們就這樣不客氣地分散了。

第十三章

好些日子過去了，沒有任何的可注意的事端。但在第二年的夏初，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家庭生活發生了許多變化。

在離他三十威爾斯特的地方有魏列斯基侯爵底一塊富足的領地。侯爵長期地住在外國，他底全部的產業由一個退職的陸軍少佐管理，並且在阿克洛夫斯基和阿爾巴托烏中間沒有無論什麼樣的交際存在。但在五月尾侯爵從外國歸來，回到他還不會見過面的自己底鄉村了。他習慣了放蕩，不能夠忍受寂寞，於是在到來後第三天便往他似曾認識的特洛耶格洛夫家裏去午餐了。

侯爵大約有五十歲，但他顯得過分地衰老，各種各類的過度，削弱了他底健康，並將自己底難消滅的印記蓋在他身上了。雖然他底外貌已經是愉快地的，高雅地，而在社交上習慣總是再給他添上一些親切，尤其是對於女人他在放蕩上有着無盡的需要。且又不斷地煩悶着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非常滿意他底拜訪，把這認為是從一個名人得到的友誼的尊敬。他按照自己底慣例，又拿自己底建築物底檢閱和領他去，看犬舍款待他。但侯爵在獵犬的羣圍氣裏差一點兒窒息了，他用洒過香水的手帕堵住鼻子，急急地走出去了。舊式的花園，和它底剪過的菩提樹，方形的池塘和端正的夾樹小道，他不喜歡；他愛英吉利式的花園，和所謂自然；但他却讚美和嘆賞了。僕人走來通報：飯食擺好了。他們回去午餐了。由於自己底遊逛，侯爵疲乏了，他跛行着，而且已經後悔這次拜訪了。

但在客廳瑪麗雅·基利洛夫娜遇見了他們，年老的色徒被她底美麗驚了。特洛耶枯洛夫讓客人挨着她坐下。侯爵因她底出場而蘇醒了，他快樂了，並且已經幾次用自己底有趣的故事引誘了她底注意。午飯後，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提議出去騎馬，但侯爵婉謝了，指着自己底天鵝絨的靴子和嘲笑着自己底脚痛，他提議乘坐馬車出遊，這樣，他就可以不和自己底可愛的鄰女分離。馬車駕好了。兩個老頭子，一個美人，三個坐上車走了。談話沒有間

斷馬麗雅。基利洛夫娜滿意地聽着那個俗人底媚諂和愉快的恭維，突然魏列斯基轉向基利拉·彼得洛夫未奇，問他那燒毀的房屋是怎麼一回事，那房屋是否屬於他——基利拉·彼得洛夫未奇皺眉了，燒燬的村莊在他底腦裏喚起的一些回憶，使他覺得不愉快。他回答說現在這是他底土地，以前它屬於胞克洛夫斯基。

「屬於胞克洛夫斯基？」魏列斯基重復着：「怎麼，屬於那個著名的強盜？」

「是說屬於他底父親，」特洛耶枯洛夫回答：「但這個父親也是一個道地的強盜。」

「我們底黎那爾德逃到哪裏去了，他被捕了嗎？他活着嗎？」

「活着，很自由呢，當我們這裏的區警官們同盜匪有勾結的時候，他是不會被捕的，不錯，侯爵，杜勃洛夫斯基到過您底阿爾巴托烏吧！」

「是的，去年，似乎他燒了或者搶了一點什麼。不是嗎，瑪麗雅·基利洛夫娜，同這個羅曼蒂克的英雄略略地認識一下，倒有趣啊！」

「什麼有趣！」特洛耶枯洛夫說：「她很認識他。他整整地教了她三星期的音樂，但，感

謝上帝，他教了功課，却沒有拿到一點報酬。」

這裏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開始敘述關於假裝法國人的教師的故事了。瑪麗雅·基利洛夫娜好像坐在針上。魏列斯基帶着極大的注意聽完了，覺得這一切很奇怪。他把談話改變了回來後，他吩咐預備自己底馬車，並且不叫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熱心的留他過夜的請求，喝完茶立刻走了，但在起身之前先邀請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和瑪麗雅·基利洛夫娜到他家裏去做客，驕傲的特洛耶枯洛夫也應允了。因為是敬重侯爵的尊嚴，兩個勳章和祖遺的三千農奴的產業，他有幾分認為魏列斯基侯爵是和自己平等了。

在他底拜訪以後，過了兩天，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帶着女兒到魏列斯基侯爵家裏去做客了。到了阿爾巴托烏，他不能夠不讚嘆農民底清潔而愉快的小舍和領主底石頭的，按照英國住宅底風格建築的房子。房子前邊展開一片橢圓形的濃綠的草地，上面有幾隻瑞士種的牛在吃草，响動着自己底小鈴寬闊的遊園從四面圍住房子。主人在階下迎接着賓客們，把胳膊伸給了年青的美人。他們走進富麗的客廳，那裏的桌子上已經擺好三份食具。侯爵引賓客們走到窗前，一幅動人的景色呈現給他們了。伏爾加●流過窗前，河上行駛着幾隻張起風帆的載重的脚船和閃爍着一些捕魚的那樣表現的地叫做細艇的小艇。河的

對岸伸張着丘陵和田野；幾處村莊把附近活潑了。隨後他們就忙於圖書陳列室底瀏覽，這些圖書是侯爵由外國購買來的。侯爵將它們底不同的內容，畫家們底歷史解說給瑪麗雅·基利洛夫娜聽，他指出了價值和缺點；他講論圖書不是用教師樣的專家底肯定的語言，却是滲着感覺和想像。瑪麗雅·基利洛夫娜滿足地聽着他。他們坐到食桌旁邊了。特洛耶格洛夫把充分的公道獻給了自己底「阿姆菲梨昂」底酒和他底廚師底藝術。而瑪麗雅·基利洛夫娜，在同她有生以來僅是第二次見面的人的談話上，並不感到一點點的紛亂或勉強。午餐後，主人向賓客們提議到花園去。他們在島嶼棋佈的大湖底岸邊的亭子裏喝了咖啡。突然傳來了吹奏音樂，一隻六槳的小船泊在了亭子下面。他們去遊湖了，沿着那些島嶼，訪問了其中的幾個；在一個上面他們發見了大理石的彫刻，在另一個上面——幽寂的洞窟，第三個上面——刻着神祕的題詞的紀念碑，這喚起了瑪麗雅·基利洛夫娜

① Volga——俄國底大河——譯者。

② 指讚美之意。——譯者。

③ 主人，獨身男子。——譯者。

底處女的，不能全然爲侯爵底優雅的脫漏所滿足的好奇心，時間不覺地過去了，天漸漸地黑了。侯爵託詞夜寒和露水，急急地陪着兩位貴客轉回家去；「薩莫瓦爾」正等待着他們。侯爵請求瑪麗雅·基利洛夫娜暫時執掌了年老的獨身者底家庭，她一面聽着可愛慕的清談，家底無窮的故事，斟完了茶，突然聽得了射擊聲——一隻火箭照亮了天空。侯爵把披肩遞給瑪利雅·基利洛夫娜，請她和特洛耶枯洛夫到露台上去。在房子前面的黑暗中，各種顏色的火噴着，迴轉着，殺穗似地向上升着，噴水池似地灑着，雨似地，星似地落着，熄滅後重又噴發了。瑪利雅·基利洛夫娜快樂了，好像一個小孩子。魏列斯基侯爵看見她底狂喜自己也高興了，而特洛耶枯洛夫更是非常地滿足，因爲他承認侯爵底 *Tous les J'rais*。

● 乃是一些諂媚他的，尊敬和歡迎底表示。

晚餐在自己底豐美上分毫不遜於午餐。賓客們去到爲他們分配好的屋子裏；在第二天早晨彼此立下了很快地再作會見的約定，他們就同主人分別了。

第十四章

瑪利雅·基利洛夫娜坐在自己底屋子裏，緊面着洞開的窗戶，在刺繡架上做着手工。她沒有錯亂了絲線，像康德底情婦那樣，在愛情的煩惱中，拿綠色的絲線綉了玫瑰花。在她底針下，底布正正確地重復着原圖底模形，雖然如此，她底思想卻不會追隨着工作：它是遠了。

● 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德國的大哲學者，重要的著作爲三種批判書：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一生專意著述，不娶妻，不求名利。——譯者。

● 用以刺繡的布。——譯者。

● 指上句之「思想」。——譯者。

忽然，一隻手輕輕地伸上戶窗，一個人把一封信放在了刺綉架上，還沒有等瑪麗雅·基利洛夫娜來得及領悟過來，那人就隱匿了。恰在這時候一個僕人進來找她，叫她到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那裏去。她懷着驚悸把信藏入簾巾下面，急忙地往內房去見父親了。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不是獨自在那裏。魏列斯基侯爵坐在他旁邊。當瑪利雅·基利洛夫娜出現的時候，侯爵立起來了，帶着在他是稀有的慌亂，沈默地鞠了躬。

「這裏來，瑪莎，」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說：「我告訴你一件消息，我希望，它會使你快樂。這就是你底求婚者，侯爵向你求婚呢。」

瑪莎大驚了；死的蒼白蓋上了她底臉。她沈默着。侯爵走到她面前，握起她底手，帶着感動的神色問她是否同意創造他底幸福。瑪莎沈默着。

「同意，當然，同意，」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說：「但你知道，侯爵，姑娘們難於說出這話。噢，孩子們，接吻吧，祝你們幸福。」

瑪莎呆呆地站着，年老的時候吻了她底手；突然眼淚順着她底蒼白的臉滾下。侯爵微微地皺眉了。

「走吧，走吧，走吧，」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說：「去擦乾自己底眼淚，再高高興興地回

到我們這里。她們在訂婚的時候都要哭的，——他繼續說，轉向魏列斯基：——這在她們已經是定例……現在，候爵，我們談談正經事情，——是說的嫁奩。」

瑪利雅·基利洛夫娜貪婪地利用着這個允許走開了她跑進自己底屋子，關了門，把自由給了自己底眼淚，想像着自己將成爲年老的時候爵底妻；他，突然，在她看來是討厭的，卑鄙的了……結婚驚嚇了她，好像斷頭台，好像墳墓……「不，不，」她在絕望中重複着：「最好死掉，最好去做尼姑，最好去跟杜勃洛夫斯基——」這里她想起那封信，於是貪婪地急忙來讀它了，預感着它是他寫來的。實際，它確是他寫來的，並且祇用下面這樣的句子完成了：

「晚間，準十點鐘，在以前的地方。」

第十五章

月亮照耀着；鄉村的夜是靜謐的，偶然地揚起一陣微風，輕細的沙沙聲跑遍全部的花園。

好似輕快的影子，年青的美人走到了被指定的會見的地方。還沒有看見一個人，突然杜勃洛夫斯基從小亭背後出現在她而前了。

「我全都知道。」他用低低的、憂鬱的聲音說：「請記住您底允許。」

「您是說把自己底保護給我嗎？」瑪莎回答：「但您別惱——它●使我害怕。你怎樣援助我呢？」

『我可以將您從卑鄙的人底手裏救出。』

『爲了上帝，您別動他，如果您愛我，您就不敢動他；我不願意成爲怎樣的恐怖底罪人……』

『我不動他；您底願望對於我是神聖的。您救活了他底生命。罪業永遠不會憑藉您底名義完成。您甚至，就在我底犯罪上也應該瞭解。但又怎樣把您從殘忍的父親底手裏救出呢？』

『還有希望；我希望用我底眼淚和絕望感動他。他固然頑固，但他是那樣地愛我。』

『您不要憑空希望吧；在那些眼淚裏他祇看見習慣的恐懼和嫌忌，所有的姑娘們，當她出嫁不是由於戀愛，而是由於賢明的計算的時候，都是這樣；如果他抱定主義，不依您本人，來造作您底幸福，如果他們強制地給你舉行婚禮，使您把您的命運一世地交與年老的丈夫底權力，怎麼辦呢？』

『那時候，那時候沒有別的辦法，您來救我——我將做您底妻。』

杜勃洛夫斯基戰慄了；蒼白的臉被紫色的紅暈蓋住了，但馬上又變得比以前更蒼白了。他久久地沈默着，垂着頭。

「您耗起全部的精力，哀求父親，跪在他底腳前；對他說明未來底一切的可怕——您底青春，枯萎在一個衰弱而放蕩的老頭子旁邊，您要決心用強硬的解釋；您說，如果他要固執，那麼……那麼您將尋求可怕的防衛……您說，財富不能夠給您取得一分鐘的快樂；榮華只安慰一種貧窮，連這也有一瞬間的不適合；您不要放鬆他，您不要害怕他底憤怒或威嚇，當還剩有即使一線希望底影子的時候；爲了上帝，不要放鬆呀。如果已經沒有別的方法……」

說到這里，杜勃洛夫斯基用手蒙住了臉，他似乎窒息了。瑪莎哭了……

「不幸的，我底不幸的命運，」他悲傷地嘆了一聲，說：「我爲您可以犧牲生命；遠遠地看您，接觸您底手，對於我都是陶醉。當這時候——當把您貼在我底騷動的心上並且說『安琪兒，我們死吧』的可能顯示給我的時候啊！——可憐的！我應當躲避至高的幸福，我應當以全力從自己推出它……我不敢投在您底腳前，爲了不可理解的、過分的賞賜感謝蒼天。啊！我應當怎樣憎厭那……但我覺得，如今在我底心裏沒有憎厭底地位了。」

他溫柔地抱住她底健美底身體，溫柔地引她貼在自己底胸上了。她把頭信賴地靠在年青的強盜底肩上了。兩個人沈默着。

時間在飛着。

「到時候了，」最後，瑪莎說。

杜勃洛夫斯基彷彿由夢中醒來。他握起她底手，將一隻戒指戴在她底指頭上。

「如果您決心跑向我來，」他說：「您就拿來這隻戒指，把它投進這株橡樹底空洞——
我使知道該做什麼了。」

杜勃洛夫斯基吻過她底手，就隱入樹木中間了。

第十六章

魏列斯基候爵底求婚對於近鄰已經不是祕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接受了祝賀，婚禮準備好了。瑪莎一天一天地延遲着堅決的說明。這期間她對待年老的求婚者是冷淡地的，勉強地的。候爵沒有注意這種情形，他沒有疑慮到愛情，他滿意於她底沈默的同意。

但時間過去了。瑪莎最後決心實行了——便寫了一封信給魏列斯基候爵，她竭力地激發他底心裏的寬大的情感，明白地承認他沒有一點點的愛戀，懇求他放棄她底手並親自保護她脫出父親底權力。她把信悄悄地交給了魏列斯基候爵。這一位祕密地讀完了它，却絲毫不曾受自己底未婚妻坦白感動。反之，他倒看出有提早婚禮的必要，因此認爲把那封信交給未來的岳父也是必要了。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暴怒了；候爵費了氣力纔說服了他——不對瑪莎露出他已經

知道她底信的態度。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同意了對她不提起這件事情，但決意不再浪費光陰，指定在第二天就舉行婚禮。候爵認爲這是十二分精明的辦法，便去找自己底未婚妻，向她說：那封信很煩惱了他，他希望漸漸地會獲得她底愛戀，放棄她的思想，對於他是太嚴重了，他沒有力量同意於自己底致命的宣判。隨後他恭恭敬敬地吻了她底手，就走出去了，關於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決定，沒有說一句話。

他剛剛走出院子，她底父親進來了，簡捷地命令了她——預備好明天的日子。已經被魏列斯基候爵底陳述騷動了的瑪麗雅·基利洛夫娜，浴着眼淚，投在父親底脚前了。

「好爸爸，」她用可憐的聲音喊道：「好爸爸，不要害我吧！我不愛候爵，我不願意做他底妻……」

「這是什麼意思，」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嚴厲地說：「今天以前你不說話，而且是同意的，到現在，一切都決定了的時候，你想起反悔和改嘴了。不要發糊塗啦！在這上面你完全不會贏我的。」

「不要害我吧，」可憐的瑪莎重複着：「爲什麼您趕我離開自己，而且把我丟給我不愛的人？難道您討厭我了？我願意仍舊同您住在一起。好爸爸，您沒有我會煩悶哩，當您想起

我是不幸的時候，還會更加煩悶哩。好爸爸，不要強迫我，我不願意出嫁……」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感動了，但他隱藏了自己底動搖，推開她，嚴厲地說：

「這全是蠢事，聽見了嗎？我比你更知道，什麼是你底幸福所需要的。眼淚不能夠援助你；你底婚禮後天舉行。」

「後天！」瑪莎驚叫了，「我底上帝！不，不能，這不可能！好爸爸，您聽，如果您已經決心害我，我就要尋找保護人了，這人您沒有想到；您看見了，您就會害怕的，是您把我逼到這種地步。」

「什麼什麼？」特洛耶枯洛夫說：「恐嚇嗎？恐嚇我嗎？——大膽的女孩子！你知道嗎，我對你要做的，也是你不會想像到的呢。你竟敢拿保護人恐嚇我！我們看看，這個保護人是誰。」

「烏拉及密爾·杜勃洛夫斯基，」瑪莎在絕望中回答。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以為她是瘋了，驚異地望着她。

「好，」靜默了一會，他對她說：「等着那個救護人吧，由你找誰，可是你得坐在這間屋子裏，舉行婚禮之前，你別想走出一步。」

說完這幾句話，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出去了，同時反手鎖上了門。

可憐的姑娘久久地哭着，想像着在等候她的一切，但狂激的說明釋鬆了她底靈魂，所以她能夠很沈靜地考慮自己底命運和她必須做的事情。對於她，最重要的一件，是逃避可厭的結婚；強盜底伴侶底運命同給她預備的運命作一比較，她覺得前者是樂園了。她看着杜勃洛夫斯基留給她的戒指，她熱烈地希望着同他祕密地會見，在最後的一分鐘之前再仔細地商議一次。預感告訴她，晚間她將在花園裏的亭子旁邊找到杜勃洛夫斯基；她決定到那裏等候他，只待天一黑的時候。天黑了；瑪莎準備好了，但她底門上了鎖。女僕從門後回答她，說基利拉·彼得洛未奇不許放出她。她被拘禁了。感着非常的侮辱，她坐到小窗戶下邊，沒有脫下衣服，一直坐至深夜，不動地望着烏黑的天空。天將亮時，她打盹了；但她底脆弱的夢被悲哀的幻象驚擾了，同時初昇的太陽底光輝也已經叫醒她了。

第十十章

她醒了，她底處境底一切的恐怖隨着最初的思念呈現給她了。她拉了叫鈴，女僕進來了，對她底一些訊問，回答說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昨天晚上到阿爾巴托烏去過，回來已經很遲了，說他下了嚴厲的命令，不准放她走出她底屋子，並防範着——不許任何人同她談話；然而，沒有看見對於婚禮的任何的特殊準備，除了吩咐過神父無論因為怎樣的託詞都不許離開村莊。在這些消息之後，女僕拋下瑪麗雅·基利洛夫娜，重又鎖上門了。

她底話堅固了年青的女幽禁者。她底頭腦沸騰了，血液騷動了；她決心把一切給杜勃洛夫斯基知道，於是開始尋覓將戒指送進指定的橡樹底空洞的方法。這時候一塊小石頭打在她底窗戶上，玻璃響了一聲，瑪麗雅·基利洛夫娜朝院裏一望，看見了年幼的沙沙，對她做着表示。她知道了他底愛意，便喜歡他了。她開了窗戶。

「你好，沙沙。」她說：「你叫我做什麼？」

「我來，姊姊，打聽您要不要什麼。爸爸生氣了，禁止全家的人聽從您，但您願意做什麼，吩咐我吧，我爲您，什麼都做。」

「謝謝，我底親愛的沙與卡。」聽着，你知道亭子旁邊的那棵有空洞的老橡樹嗎？」

「我知道，姊姊。」

「那麼，如果你愛我，你快地跑到那兒，把這隻戒指放在空洞裏；但要留神，別叫無論什麼人看見你。」

隨着這話她擲給他一隻戒指，立刻關了窗戶。

孩子拾起戒指，用出全部的速力跑去了，三分鐘內到了指定的橡樹。他在那裏停下來，喘着氣，向各方面張望一回，就把戒指放進空洞了。順利地做完事情，他想要立刻把這回報給瑪麗雅·基利洛夫娜，但突然一個棕色的、半襁褓的孩子從亭子背後閃出，跑到橡樹旁邊，把手伸進空洞了。沙沙比松鼠還快地奔過去，用雙手抓住了他。

「你在這裏幹什麼？」他嚴厲地說。

「干你什麼事？」孩子回答，盡力地想從他掙脫。

「放下這隻戒指，棕色的兔子。」沙沙喊：「不然我要儘性子地教訓你囉！」

代替回答，那個用拳頭打了他底臉，但沙沙沒有放鬆他，全喉嚨地喊起來！

「賊，賊！這裏來，這裏來！」

孩子竭力地從他掙扎着，他，看來是大過沙沙兩歲，並且比他強壯得多；但沙沙則比較狡猾些。他們鬥爭了幾分鐘，最後棕色的孩子勝利了。他把沙沙按倒在地，扼住他底喉嚨。但在這時候一隻有力的手抓住他底棕色的硬毛似的頭髮，園丁史結潘將他提起，離地面一尺多高。

「呵哈，你，棕色的惡漢，」園丁說：「你怎麼居然敢打小主人呢？」

沙沙已經跳起，理好衣服了。

「你捏了我底胳膊窩，不然你永遠不會摔倒我，立刻交回戒指，滾開吧。」

「不交還又怎樣？」棕色的回答，突然在原地位上轉了一個身，從史結潘手裏把自己底硬毛解放了。

這時候他跑去了，但沙沙追上了他，推了他底脊背，孩子兩脚朝天，撲倒了。園丁重又捉住他，並且用皮帶綁了。

「交回戒指！」沙沙喊。

「等一等，主人。」史結潘說，「我們把他帶給管家去懲罰吧。」

園丁將俘虜領往主人的院子，沙沙跟隨着他，不安地看着自己底撕破了的和被草搔綠了的褲子。突然三個人撞在正走去察看自己底馬廐的基利拉·彼得洛米奇面前了。

「什麼事情？」他問史結潘。

史結潘在幾句簡短的話裏描寫了全部的事件。

基利拉·彼得洛米奇注意地聽着他。

「你，小流氓，」他轉向沙沙說，「你爲什麼同他揪扯呀？」

「他從空洞裏偷了戒指，爸爸，你命令他交回戒指。」

「怎樣的戒指，從怎樣的空洞？」

「是瑪麗雅·基利洛夫娜給我……那隻戒指……」

沙沙慌亂了。基利拉·彼得洛米奇皺起雙眉，搖着頭說：

「這裏與瑪麗雅·基利洛夫娜有關係了。你把一切講出來，不然我拿樹條子抽打你。叫你連自己底家人也不認識。」

「真的，爸爸，我……瑪麗雅·基利洛夫娜沒有吩咐我——無論什麼，爸爸。」

「史結潘！去給我砍一枝好好的、新鮮的白樺樹條子來。」

「等一等，爸爸，我把一切告訴您。我今天跑到院子裏，瑪麗雅·基利洛夫娜姊姊開了窗戶，我跑近前去，姊姊不留意地落了一隻戒指，我就把它藏在空洞裏了，於是——於是——這個棕色的孩子想要偷竊戒指。」

「不留意地落了，你想要藏起……史結潘！去拿樹條子來。」

「爸爸，等一等，我講出一切。瑪麗雅·基利洛夫娜姊姊吩咐我跑到橡樹那裏，把戒指放進空洞去，我跑去了，放進了，可是這個髒髒的孩子……」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轉向髒髒的孩子，嚴厲地問他：

「你是誰家底孩子？」

「我是杜勃洛夫斯基老爺底僕人。」他回答。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臉變黑了。

「你大概不承認我是主人——好。」他回答：「你在我底花園裏做什麼？」

「偷覆盆子。」孩子很泰然地回答。

「哈！」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說：「奴僕學主人，真是有什麼樣的僧侶，就有什麼樣的教徒；難道覆盆子生在我底橡樹上嗎？」

孩子沒有回答一句話。

「爸爸，命令他交回戒指，」沙沙說。

「靜着，亞歷山大！」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回答：「別忘了，我還預備和你清算呢！回自己底屋子去。你，小兔子，我看你倒是一個不失敗的孩子。——把戒指交出來，回家去吧。」

孩子張開拳頭，表示在他底手裏沒有什麼東西。

「如果你對我招出一切，我就不打你，還給你五分錢買胡桃。否則，我就辦你一個你想不到也辦不到的樣子。呸！」

孩子沒有回答一句話，只垂了頭站着，現出一幅十足的傻子底神氣。

「好！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說：『把他關在不論什麼地方，留心一點，別讓他跑了——出了錯，我剝你們全體皮。』」

史高潘把孩子拉進鷄舍，鎖在了裏面，並且吩咐了管家禽的老婆子阿葛菲雅守着

他。

「這裏，沒有任何的疑義：她同該死的杜勃洛夫斯基保存着關係。實際不是她叫他來幫助嗎？」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想，在屋裏踱着，憤怒地吹着口嘯：「勝利底雷響了！」「也許，我終會尋到他底最近的蹤跡，他就逃不開我們了。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聽鈴子，感謝上帝，這是區警官。」

「喂，把捉住的孩子帶到這裏來！」

這時候一輛二輪車趕進院子，隨後是我們已經熟識的區警官走進屋子，他滿身是灰塵。

「頂好的消息！」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說：「我捉住杜勃洛夫斯基了。」

「感謝上帝，大人！」區警官帶着高興的態度說：「他在哪裏？」

「這不是杜勃洛夫斯基，而是他底一個羽黨。他們立刻帶他來。他可以幫助我們捉拿

自己底首領你看，他們帶他來了。

等待着可怕的強盜的區警官，當看見了那是一個外表極脆弱的十三歲的孩子，吃驚了，他懷着疑惑轉向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等待着解釋。基利拉·彼得洛未奇立時講起早晨的事件，然而，沒有提及瑪麗雅·基利洛夫娜。

區警官留心地聽着他，不時地望着年幼的惡黨，他假裝着饒幸，彷彿對於周圍的情形，沒有投以任何的注意。

「原諒，大人，我想同你祕密地談一下，」最後區警官說。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領他到另一間屋子去，回手關上了門。

過半點鐘他們又回到了客廳，在那裏，囚犯等待着自己底命運底判決。

「主人想要，」區警官他對說，「把你監在縣城的牢獄裏，用鞭子打你，隨後把你流放出去；但我爲你辯護了，並且給你求得了赦免。——解開他。」

僕人們解開了孩子。

「你得謝謝主人，」區警官說。

孩子走到基利拉·彼得洛未奇面前，吻了他底手。

「回家去吧。」基利亞·彼得洛木奇告訴他，「以後不要在空洞那裏偷穀盆子啦。」孩子走出去了，快樂地跳下臺階，跑了，什麼也不看，穿過田野，向基斯勤涅夫卡去了。跑到村莊，他停在了一所半壞的，緊在村莊邊上的小房前面，敲着窗戶，窗戶升起了，一個老太太現出了。

「祖母，麵包。」孩子說，「我從早晨起，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快餓死了。」

「哈呵，是你，米加，你跑到那裏去了，小鬼。」老太太回答。

「過一會告訴你，祖母，爲了上帝，麵包！」

「進屋來啊。」

「沒有工夫，祖母：我還得再跑一個地方哩。麵包，爲了上帝，麵包。」

「這樣的一個游蕩鬼，」老太太怨道，「哪，給你一片。」——她從窗戶上遞出一片黑麵包。

孩子貪婪地吃起來，一面嚼着，一面向別處走了。

天漸黑了。米加悄悄地沿着堆穀倉和菜園走向基斯勤涅夫卡樹林。走到樹林邊上的兩株好像立着的前哨似的松樹下面，他停下了，向各方面張望了一回，就吹起尖銳的口嘯，隨後停下來，聽着；他聽到一聲回答的輕柔而綿長的口嘯，一個人從樹林裏走出，到他面前

來了。

第十八章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在客廳裏來回地踱着，比平常更高聲地吹噓着自己底歌曲。全家在騷擾中；僕人們奔跑着，使女們慌忙着，車夫們在車房裏套着馬車。人民聚集在院子裏。小姐底化妝室裏，鏡子前面，一位被女僕們圍住的夫人正在裝飾着可憐的、不動的瑪麗雅·基利洛夫娜，她底頭在寶石底重壓下疲弱地彎曲了；她微微戰慄着；當那不謹慎的手偶然刺着她的時候；但靜默着，無意識地看着鏡子。

「快了嗎？」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底聲音在門邊響了。

「馬上就好。」夫人回答，「瑪麗雅·基利洛夫娜，您站起來，看看，好不好。」

瑪麗雅·基利洛夫娜站起了，沒有回答一句話。門開了。

「新婦準備好了。」夫人告訴基利拉·彼得洛未奇，「您命令上車吧。」

「上帝保佑。」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回答。一面從桌上拿起聖像，到我前面來。

瑪莎：「他用感動的聲音向她說：『我祝福你……』」

可憐的女孩子跌在他底腳上，哭起了。

「爸爸……爸爸……」她在淚水中說道，她底聲音消失了。

基利拉·彼得洛未奇迅速地祝福了她；人們把她扶起來，幾乎是抬到了車上去。送親婆婆和一個女僕陪她坐着。她們往教堂去了。新郎已經在那裏等待她們。他走出來迎接新娘，被她底蒼白和奇異的神情驚了。他們一同走進了清冷的空曠的教堂，門在他們後面關上了。神父從聖壇裏走出來，立刻開始儀式了。瑪麗雅·基利洛夫娜什麼都沒有看見，什麼都沒有聽到；從早晨起，她祇想念一件：等着杜勃洛夫斯基；希望一分鐘也不會拋棄她。但當神父帶着慣例的問詞轉向她的時候，她顫抖了，昏眩了，但還遲緩着，還等待着；神父沒有等候她底回答，就發出那不能挽回的誓言了。

儀式完畢了。她覺到了無情的丈夫底冷冷的接吻，她聽得了觀禮者們底媚諂的祝賀，

但她還總不相信她底生活是永遠地被封鎖了，和杜勃洛夫斯基不飛來解放她。侯爵帶着溫存的話轉向她，但她沒有懂得他底話；他們走出教堂，在門口聚集着許多從阿克洛夫斯基來的農民。她底視線在他們身上迅速地跑了一遍，隨後重又顯出以前的無感覺了。兩個年青人一起坐上馬車，便向阿爾巴托烏走了，基利拉·彼得洛未奇已經先往那裏去，想在那裏歡迎兩個年青人。同年青的妻對坐着的侯爵一點沒有被她底冷淡的樣子擾亂。他沒有川煩厭的解說和滑稽的狂喜煩擾她，他底話都是簡單的，不需要什麼回答。在這樣的情形中他們走過大約十威爾斯特了；幾匹馬沿着村道底丘崗迅速地跑着，四輪車在自己底英國式的彈簧上直俯沒有什麼搖動。突然地轟起了追者們底喧叫，馬車停下了，武裝着的人羣圍住了它。一個戴半截假面的人從年青的侯爵夫人坐着的那一邊開了車門，向她說：

「您自由了，請出來吧。」

「這是什麼意思！」侯爵喊，「你這人是誰……」

「這是杜勃洛夫斯基，」侯爵夫人回答。

侯爵沒有失掉剛毅，由側面的衣袋裏取出旅行用的手鎗，射擊了截假面的強盜。侯爵夫人驚叫了一聲，恐怖地用兩手遮住臉。杜勃洛夫斯基底肩膀受了傷，血流出了；侯爵立時

取出另一隻手鎗。但人們沒有給他射擊的時間，車門全開了，幾隻有力的手從車裏拽出他，奪了他底手鎗。幾把刀子在他上面閃光了。

「別動他！」杜勃洛夫斯基喊——於是他底凶惡的黨徒退後了。

「您自由了，」杜勃洛夫斯基轉向蒼白的侯爵夫人，繼續說。

「不，」她回答：「遲了，我結過婚了，我是魏列斯基侯爵底妻了。」

「您說什麼！」杜勃洛夫斯基絕望地喊道，「不！您不是他底妻，您是被強迫的，您斷不會同意……」

「我同意了，我發過誓了，」她堅決地回答，「侯爵是我底丈夫，您命令放開他，留下我同他吧。我不會欺騙。我等待您直到最後的一分鐘……可是現在我對您說，現在遲了。請放我們走吧。」

但杜勃洛夫斯基已經沒有聽到她：傷痛和靈魂底強烈的震動奪了他底力量。他跌在車輪旁邊了，強盜們圍上了他。他還來得及告訴了他們幾句話；他們把他安置在馬上，兩個人在旁邊扶着他，一個人在下面牽着繮勒，於是所有的人都向一個方向走去了，馬車留在了道路中央，僕人們是被捆綁了的，馬匹是被卸下了的，但他們沒有搶劫無論什麼，也沒有

流一滴血，來爲自己底首領底血作報復。

第十九章

繁茂的樹林底中間，一塊狹窄的草地上，聳起了一座小小的，由砲台和壕溝組成的土壘，它後面有幾所小屋和泥舍。

門前有很多人，看那各式各樣的衣服和普遍的武裝，馬上可以知道他們是一些強盜，他們纔吃過午飯，光着腦袋，坐在全體共有的鍋子周圍。砲台上，靠近一隻小小的砲，坐着一個守卒，盤着兩條腿。他將補丁縫上自己底衣服底幾塊地方，熟練地運用着針，就像一個有經驗的縫師，並且時時地察看着各方面。

雖然幾把小杓從一隻手到一隻手轉遞了好幾次，奇異的沈默却統治着這個人羣；強盜們吃完了午飯；一個隨着一個立起來，禱告了上帝；一些人回小屋去了，另一些人散到樹林裏或者按照俄羅斯人的習慣，躺下午睡了。

守卒完成了自己底工作，移開了自己底物什，鑿實了一下補丁，把針插在了袖口，就騎馬式地坐到那隻小砲上，滿喉嚨地唱起憂鬱的古歌：

不要喧噪，綠色的小橡樹底母親們，

不要攪擾我這年青人，細細地思尋。

在這時候，一所小屋底門開了，一個戴白頭巾的穿件清潔而整齊的老太太，出現在門檻旁邊了。

「你夠了，司結卜卡。」她憤然地說，「主人睡着呢，你就知道亂喊，你沒有一點良心，沒有一點憐憫。」

「罪過，耶勾洛夫娜，」司結卜卡回答，「知道啦，再不唱了，讓他，爹爹，睡吧，快恢復健康吧。」

老太太走了，司結卜卡在炮台上踱起來。

在老太太走出的那所小屋裏，在劃壁後面，受傷的杜勃洛夫斯基躺在行軍牀上。他面

前的小桌上，放着他底兩隻手槍，一柄劍懸在頭頂的牆上。小屋裏是用華麗的氈氈鋪着地，遮敷着四周；在屋角有一架婦女用的銀灰色的化粧台和一面穿衣鏡。杜勃洛夫斯基手裏拿着一本翻開的書，但他底眼睛是閉了的。所以從割壁後面望着他的老太太，不能夠知道他是睡了，還是僅僅在冥想呢。

忽然杜勃洛夫斯基戰慄了一下。土壘裏起了驚亂，同時司結卜卡從窗戶向他伸過頭來。

「爹爹，烏拉及密爾·安得列未奇！」他喊道，「我們底暗號來了，他們在搜尋我們呢。」杜勃洛夫斯基跳下床來，抓起手槍，就走出小屋了。強盜們喧噪地聚集在門外，當他一出現，深沉的靜默便開始了。

「全體在這裏了嗎？」杜勃洛夫斯基問。

「全體，除了巡察們，」人們回答。

「各回崗位！」杜勃洛夫斯基喊道，於是強盜們每人去佔領了被指定的地位。

在這時候，三個巡察向門前跑來。杜勃洛夫斯基面迎着他們走去了。

「怎麼一回事？」他問他們。

『大兵到樹林了，他們回答，『圍住我們了。』

杜勃洛夫斯基命令關上出入口，親自去驗砲了。樹林裏傳播着幾個聲音，漸漸地近了。強盜們在靜默中等候着，突然三四個兵從樹林裏現出，並且立刻退了回去，用射擊發信號給伙伴們了。

『準備戰鬥！』杜勃洛夫斯基說，強盜們中間便起了唿唿的聲音，隨後一切重又靜下了。那時候他們聽到了走近的部隊底喧嘩，軍器在樹木中間閃着光，一百五十名士兵從樹林裏湧出，帶着喊聲衝向了土壘。杜勃洛夫斯基用火繩點燃了砲，射中了一個打掉了頭，兩個受了傷。士兵們中間發生了騷亂，但一個軍官向前奔來，士兵們在後跟着他，跑到了壕溝。強盜們用火鎗和手鎗射擊着他們，並且開始手裏握着斧子來保護砲台，激怒的士兵們攀登着砲台，只留下二十個受傷的伙伴在壕溝裏。交手戰開始了，士兵們已經爬到了砲台，強盜們開始退讓了。但杜勃洛夫斯基走向那個軍官，對他底胸部描準了手鎗，放了。軍官朝後栽倒了，幾個士兵攙着他底胳膊急急地送到樹林去了，其餘的人們，失了指揮官，都停止了。被激勵了的強盜們利用着這迷惑的一瞬，衝潰了他們，壓迫到壕溝，圍攻者們逃跑了；強盜們帶着喊聲追趕他們去了。勝利是決定了。杜勃洛夫斯基相信敵人完全潰敗了，就阻止

了自己底人們，關上了十壘，加了雙崗，並且不准任何人離開，一面抬回了傷者們。

最後的一些事件已經把政府底注意嚴重地轉移到杜勃洛夫斯基底大膽的搶劫上了。關於他底所在的報告被搜集了。一中隊士兵被派出去捕他，死的或活的。他們捉到了他底盜黨裏的幾個人，從他們問得杜勃洛夫斯基已經不在他們中間了。這事幾天之後，他召集了自己底所有的同黨，對他們宣佈他打算永遠地離開他們，並且勸他們也改變生活底方式。

「你們在我底指揮下都富足了，你們每個人都有人身證，帶着它可以安全地躲到不論那一處遙遠的縣份去，在那裏，在正直的勞動和豐富中，度過餘剩的生活。但你們全是些惡人，大概，不會願意放棄你們底職業吧。」

他在這次談話之後便離開了他們，祇帶去一個××。無論誰也不知道他往哪裏去了。最初他們還懷疑這些供述底真實，因為強盜們對於首領的忠服是大家知道的。他們猜想他們是努力於他底救護，但他們底結果是證明了。恐怖的訪問，火災和掠奪都斷絕了，道路都自由了。根據另一些消息，他們知道杜勃洛夫斯基隱到國外去了。

鏟形的皇后

鏟形的皇后象徵秘密的惡念。

——最新卜課書。

在壞天氣的日子，

他們常常聚到一起；

這時候就賭錢——

願上帝饒恕他們！

賭的數目是從五十

到一百元；

贏了

就用粉筆記下來；

在壞天氣的日子

他們就做這樣的事情。

有一次，他們在近衛騎兵營普魯夫那里打紙牌。漫長的冬夜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到早晨五點鐘纔寤下去吃晚餐。幾個贏了錢的人，帶着極大的食慾吞嚼着；其餘的人們却失神地坐在空盤子前面。但等香檳酒一上來，談話就活潑了，所有的人都參加進談話來了。

「你怎麼樣了，蘇林？」主人問。

「輸了，同平常一樣。應該承認，我是背時的；我玩得很正經，什麼時候也不激怒。怎樣也不會使我錯亂，可總是輸！」

「你一次也沒有被誘惑過嗎？你一次也沒有下過注嗎……你底剛強真使我驚異。」
「你是問葛爾曼吧！」一個客人說，指着一個年青的工兵：「他生來不會在手里拿過牌，他生來不會數過牌點，然而他陪伴我們坐到五點鐘，看着我們打牌。」

「我十分喜歡這種遊戲，」葛爾曼說：「但是我不能犧牲必需的金錢在那最意外的獲得底希望上面。」

「葛爾曼是德國人，他是儉約的——就是這個原故！」托木斯基說：「如果有誰我還不能瞭解，那就是我祖母，安娜·費多托夫娜伯爵夫人了。」

「怎麼什麼？」客人們喊。

「我不明白。」托木基繼續說：「因為什麼我底祖母現在不打牌了。」

「這有什麼奇怪呢？」納魯冒夫說：「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太不打牌了？」

「那麼關於她們們一點也不知道嗎？」

「不知道！真的，一點不知道！」

「哦，請聽着吧！應該知道，我底祖母，在六十年前，到巴黎去過，並且在那里出了大風頭。人們都跑到她那裏去，想看一看 *Venus Moscovite* ①，里沙里那熱戀着她，祖母却不曾動搖，他幾乎因為她底殘酷而自殺。在那個時候婦女們都玩「法老」②。有一次她在宮裏賭輸了，欠了奧爾涼斯基公爵許多錢。祖母回到家裏，一邊從臉上解去面網，脫下用鯨魚骨撐開的裙子，③一邊把自己輸錢的事告訴了祖父，叫他償還。死去的祖父，我記得，從前是祖母底管事人。他怕她好像怕火；但是聽見了這樣驚人的輸賬，他忍耐不住了，他拿出了眼目，告

① 「莫斯科美人。」——譯者。

② 一種賭博用的骨牌名稱。——譯者。

③ 十六七世紀貴族婦女穿的下部蓬大的裙子。——譯者。

訴她在半年之內他們已經花了五十萬，不論在巴黎，在莫斯科，在沙拉透福斯克村他們都沒有資產了，絕對拒絕替她還錢。祖母打了他一個嘴巴，就一個人去躺下睡了，這是表示自己底尖酸。在第二天她吩咐人找丈夫來，想用家庭的法律壓服他，但是祖父仍舊強硬不屈。在平生她第一次同他發生爭吵和辯論，後來她想只好勸他，又謙遜地解釋說，債務和債務不同，公爵和馬車廠之間是有分別的。①「什麼！祖父反駁了，「不要那麼想！」祖母可不知應該怎麼辦了。有一個很有名的人物，同她是親密的朋友。你們總聽說過沈·熱耳民伯爵，和一些談到他底許多奇異的事情吧。你們知道，他自命爲長生的猶太人，生命延壽丹和點金石底發明者，等等。有些人嘲笑他，好像嘲笑一個侏儒，卡札諾瓦在自己的日記裏說他是個間牒；但是沈·熱耳民，雖然來歷不明，却有一幅可敬的外表，在社交場中是一個很令人喜歡的人。到現在祖母還傾心地愛他，如果有人以輕蔑的態度講他，她就會生氣。祖母知道，沈·熱耳民能夠籌措很多的金錢。她決定求他幫助，於是寫信給他，請他急速到她那

裏來。老滑頭立刻來了，看見她正處於非常的痛苦中。她用極黑的顏色，對他描畫了丈夫底野蠻，最後，說：「希望看在友誼面上，得到他底幫助。」沈·熱耳民想了一下。「我可以替你償付這個數目，」他說：「不過我知道，當你沒有還清借我的錢的時候，你不會心安的，我不願看見你再受一種新的苦惱。有一個方法，你可以撈回來。」

「但是，親愛的伯爵，」祖母答：「我告訴你，我們一文錢也沒有了。」

「這里用不着錢，」沈·熱耳民說：「請你聽我講。」

於是他對她公開了這個祕訣。這個祕訣我們誰也買不到的呀……」

年青的賭徒們加倍了注意。托木斯基吸了幾口煙，舒展一回，接着說：

「在那天晚上祖母就到維爾沙去了，Au Jeu de la Reine。伯爵與爾涼斯基作莊；祖母編造一個小小的謊，低聲向公爵說沒有把自己的欠款帶來，就坐在他對面賭起

① 用極不堪的話。——譯者。

② 宮庭底名稱。——譯者。

③ 到皇后那里打夜牌。——譯者。

了她檢出三張紙牌，把它們一張挨一張放下，三張紙牌都贏了，祖母把輸的錢完全撈回來了。」

「奇事呀！一個客人說。」

「故事呀！葛爾曼說。」

「也許，是假牌哩！」第三個說。」

「我不那麼想，」托木斯基鄭重地回答。」

「怎麼！」納魯冒夫說：「你有一個祖母，她能夠一連猜中三張牌，而你到此刻還沒有

從她學到這種奧妙？」

「那有什麼法子呢！」托木斯基答，「她有四個兒子，我底父親也是其中的一個；這四個人都是失望的賭徒，她卻不會對一個人公開自己底祕訣，雖然這對於他們，以至對於我不算一件無益的事情。然而我底叔父伊凡·伊里奇伯爵，對我千真萬確地說過，死去的恰卜黎斯基，這人，浪費過百萬金錢，後來死在貧窮裏，在年青時代有一次輸了大約三十萬——記得是輸給左李契。他絕望了。祖母，她一向對少年人底放浪是極厭惡的，但這一次她憐恤了恰卜黎斯基。她給他三張紙牌，教他一張挨一張放下，並且取得他底誓言，以後永遠

不再賭博。恰卜黎斯基去到他底戰勝者那里；他們又坐下賭起來了。恰卜黎斯基在第一張牌上放了五萬，贏了，又折到第二張，第三張，都贏了——撈回本錢之外還有餘剩……」

『可是，到睡覺的時候啦，六點鐘已經祇差一刻了。』

其實，已經天亮了，年青的人們喝乾了自己底杯子，就散去了。

二

『您好像是很喜歡女僕們呢？』

『您說什麼，太太？』

她們都是很漂亮的啊。』

——俗語——

老伯爵夫人×××坐在自己底梳妝室裏的大鏡子前面。三個女僕圍繞着她。一個拿着胭脂盒，另一個拿着髮針盒，第三個拿着一頂配着火紅色帶子的高帽。伯爵夫人在她底

早已枯萎的美色上沒有一點可以講究的了。舊時還保持着一切自己年青時代底習慣，嚴格地模倣着七十年前的形式，穿衣服也還是那麼認真，費的時間也還是那麼長久，和七十年前一樣。靠窗戶，在刺繡架後面，坐着一個姑娘，那是她底養女。

「您好，Grand' Maman。」^①一個年青的軍官，走了進來，說：『Bonjour, Mademoiselle Lise. Grand' Maman，我來求您一件事。』

「什麼事，Paul？」

「請允許把我底一個朋友介紹給您，在星期五的跳舞會上我帶他來見您。」

「好，你一直帶他到跳舞會上，那時介紹給我吧。你昨天去過×××那裏嗎？」

「去過！有趣得很，他們跳舞到五點鐘纔停止。耶列茨卡雅真是漂亮呀！」

「可是我底親愛的，她是怎樣的漂亮？也像她底祖母達利亞·彼得洛甫娜伯爵夫人

① 「祖母。」舊俄國底貴族講究能說純正的法文，所以和自己人對話，也時常屢道幾句。——譯者。

② 「你好，麗絲姑娘。祖母。」——譯者。

③ 「保羅。」托木斯基底小名。——譯者。

一樣嗎？……實在，我想達利亞·彼得洛甫娜伯爵夫人，她已經很老了吧？

『怎麼老了？』托木斯基不在焉地答：『她死了七年啦！』

姑娘抬起頭來，對年青人作了一個暗示。他想起了，他們對老伯爵夫人是隱瞞住她底同年女友底死亡的，趕緊咬住了自己底嘴唇。但是伯爵夫人却極其冷淡地聽了這對於她還是新的消息。

『死了嗎？』她說：『我可是不知道！我們一起受命女官的職位，當我們覲見時，女皇……』

伯爵夫人把自己底逸事對孫子講過一百次了。

『Paul』隨後她說：『現在扶我起來吧。』李占卡，我底鼻烟壺在哪裏？

伯爵夫人同着自己底女僕，走到圍屏後面去化裝。托木斯基和姑娘留下了。

『您要介紹的人是誰？』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低聲地問。

『納魯冒夫，您知道他嗎？』

① 養女底全名是麗絲·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李占卡是李占未塔之愛稱。——譯者。

「不他是軍職的還是文職的？」

「軍職的。」

「工兵嗎？」

「不騎兵。爲什麼您想他是一個工兵？」

姑娘笑了，一句話沒有回答。

「Paul！伯爵夫人從圍屏後面叫：『給我找一本什麼新的小說，但請不要找那種現代的。』」

「這是怎麼的，Grand'Maman？」

「就是這樣的小說，裏面的英雄不要謀害父親和母親，裏面不要有淹死的屍體。我最害怕那淹死的人。」

「這類的小說現在沒有了。您不要一本俄國的嗎？」

「難道有俄國小說嗎？……你拿來吧，天哪，你拿來吧！」

「再見，祖母，我就找來……再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爲什麼您想納魯魯夫是一個工兵？」

托木斯基從化裝室走出來了。

剩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一個人了；她放下了手工，望着窗外，很快地在大街對面，從一所四方形的房子後面出現一個年青的軍官，軍紅蓋滿了她底兩頰；她又拿起手工，低頭到描了花樣的布上。伯爵夫人在這時候走出來，完全穿整齊了。

「李占卡，」她說：「吩咐套上馬車，我們要出外遊玩去。」

李占卡從刺繡架後面站起來，收拾着自己的手工。

「你怎麼的，我底媽媽！是聾了嗎？」伯爵夫人喊。「快點去告訴套車。」
「就去！」姑娘低聲答，跑到外屋去了。

僕人走進來，遞上一本由泊夫爾·亞力山大微奇侯爵那裏送來的書。

「好！謝謝，」伯爵夫人說：「李占卡，李占卡，你又跑到哪裏去了？」

「穿衣服。」

「來得及呀，小媽媽。到這裏坐着。翻開第一卷，大聲地念……」

姑娘拿起書，讀了幾行。

「再大聲些！」伯爵夫人說：「你怎麼了，我底媽媽；嗓子啞了嗎……等一等……把脚

權挪給我近一些，噯……」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又讀了兩頁。伯爵夫人打呵欠了……

「扔了這書，」她說：「都是蠢話！把它送還泊爾侯爵，叫謝一謝……馬車怎麼樣了？……」

「馬車預備好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朝街上望了望。

「你怎麼還沒有穿好衣服？」伯爵夫人說：「常常都得等着你，小媽媽，這真討厭啊！」麗絲跑到自己底房裏。沒有兩分鐘，伯爵夫人開始用全部力量搖起鈴子。三個女僕從一道門跑進來，一個男僕從另一道門跑進來。

「你們沒有聽見我呼喚嗎？」伯爵夫人說：「告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我在等着她呢？」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穿着晨衣戴着帽子出來了。

「可完了，我底媽媽！」伯爵夫人說：「這是什麼裝束！這爲了什麼……去誘惑誰嗎？」

……天氣怎樣？似乎有風吧？」

「一點風沒有，夫人！天氣很清靜的！」男僕答。

「你說話總是沒有分寸，打開那風窗子看吧，有風好涼，卸了車吧，李占卡，我們不去了，不用穿衣服了。」

「這就是我底生活！」李占卡塔·伊萬諾夫娜心裏想。

「實際，李占卡塔·伊萬諾夫娜是一個頂可憐的人。但丁說過：別人底麵包是苦的，別人底簷下的台階是難登的。誰又能知道這顯貴的老太太底養女所受到的依賴生活的痛苦呢？××伯爵夫人，當然，並沒有壞心腸，但她有一種個性；她正像受了社會抬舉，在無情的利己主義裏浸染過的那樣女人，也正像單受自己底時代而異視現代的那樣衰老人物。她參加上級社會底一切無益的應酬；走進跳舞會裏，擦了脂粉，穿着古式的衣服，坐在屋角裏，彷彿跳舞廳裏一件奇特而必需的裝飾品。來到這裏的客人，都走向她而前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好像履行法定的儀式，以後就誰都不看她一眼了。有時她在家裏邀請全城的名人，遵照着嚴格的禮法，但是她認不出任何人底面孔。她底許多的僕婢，都養得肥肥胖胖的，坐在她底前室裏和傭人房裏，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互相搶着偷竊半死的老太太底東西。李占卡塔·伊萬諾夫娜是家裏的殉道者。她因為倒茶多費用一塊糖，就要受到譴責；她高聲地讀小說——凡是著者底錯誤，全是她底過失；她陪伴伯爵夫人出外遊逛——遇着天氣

和道路不好，也是她底責任。她有指定的給養費，他們却從來沒有付足過。雖則這樣，他們可要求她穿像所有極少數女人纔能穿的那樣衣服。她在社會上處於很可悲哀的環境，一切人都知道她，但誰也不注意她；在跳舞會上要到人家找不着 *Viola-Vigo* 的時候，纔會臨到她跳舞；太太們到了應該走進化裝室去整理一下自己底裝束上的什麼的時候，也每次都將她拉到手裏。她是自愛的，明白地感到自己底地位，時時朝周圍張望，帶着不能忍耐的神情等待着援助她的人；但是那些矜持於自己底輕浮的驕傲裏的青年們，沒有給她一些兒注意，雖然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比他們糾纏着的那些厚顏和無情的女子可愛得一百倍。有幾次，她離開那幽靜的、鬱悶和華麗底的客廳，走進自己底寒倉的屋子裏哭起來，在這屋子裏擺着一架用花布繅製的圍屏，一隻箱子，一面小鏡子和一架漆色的床，在這屋子裏那油燭曖昧地在銅燭台上燃燒着。

一次——事情發生在這篇小說開始所描寫的那個夜晚底兩天以後和我們剛才停止在上而的那幕場景底一星期以前——一次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坐在窗下刺繡架

後面偶然朝街上望一望，看見有個年青的工兵，不動地站着，兩眼注視着她底窗戶。她垂下頭，仍舊去做手工。過五分鐘又望望——年青的軍官還是立在那個地方。她沒有同那過路的軍官蓄情的意思，就不向街上再看，大約過了兩點鐘，沒有抬起頭來。開午飯了，她站起身，收拾着自己底刺繡，偶然又朝街上望一下，又看見了那個軍官。這使她覺得很奇怪。午飯後她帶着有些不安的感覺走到窗戶旁邊，但是軍官已經不在了——她也就忘記他了……

過兩天，她同伯爵夫人出去上馬車的時候，又看見了他。他緊靠大門口站着，把水獺皮的大衣領翻起遮着臉，他底黑黑的眼睛從帽子底下射出炯炯的光。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嚇了一跳，不知怎麼纔好，懷着驚疑的心情坐進了馬車。

轉回家裏，她到窗戶旁邊，一看——軍官還是站在那個老地方，兩隻眼睛叮叮地望着她；她躲開了，一種對於她完全是新的好奇心和沸騰的感覺簸動了她。

從這時起沒有間隔一天，到一定的時候，那年青的軍官就出現在他們底房子底窗戶下面。在他和她底中間成立了一種默契。她坐在自己底座位上做着手工，她覺得他到近前了——就抬起頭，看着他，並且看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了。那個年青的人，似乎爲了這，很感

激她：她底青春時代底銳利的眼光看得出——當他們底視線相遇的時候，每一次，那迅速的緋紅都蓋上她底蒼白的兩頰過一星期她對他微笑了……

當托木斯基請求伯爵夫人允許把自己底朋友介紹給她的時候，可憐的姑娘底心跳躍了。但等她知道了納魯冒夫不是一個工兵，而是一個騎兵，她後悔了，被這不謹慎的問話把自己底祕密洩露給輕佻的托木斯基了。

葛爾曼是一個俄羅斯化的德國人底兒子，他底父親遺留給他很少一點資產。彷彿葛爾曼因為堅信有維持個人獨立的必要，所以不肯浪費一文錢，他祇依賴薪俸生活着，不讓自己有一些放蕩。然而，他是聰敏和好名的人，同事們很不容易抓到嘲笑他底過度節儉的機會。他有堅強的毅力和熱烈的幻想；但是恆心從青年時代底通常的荒唐裏救助了他。這例如，他極喜歡打牌，却永遠不會伸手摸過牌，因為他算計他底財產不答應他（他這樣說）「犧牲必需的金錢在那最意外的獲得底希望上面」——可是他整夜坐在牌桌旁邊，帶着「歌司迭里」的神情注意着賭局裏的千奇百怪的變化。

關於三張紙牌的逸事有力地掀動了他底幻想，整夜沒有離開他底頭腦。

「怎樣呢，如果，」第二天晚間，他遊蕩在彼得堡底街上，一面想，「怎樣呢，如果老伯爵人把自己底秘密告訴了我，或者指示給我這三張正確的紙牌？爲什麼不試試自己底運命呢？……把自己介紹給她，引起她底寵愛，或者做她的一個愛人，但這一切都需要時間，而她已經八十七歲了；她也許過一星期，過兩天就要死了！……那紙牌底逸事呢？……可以相信嗎？……不，預算，節儉和勤勉就是我底三張正確的紙牌，再三倍，七倍我底資本，就可以使我穩定和獨立了！」

他這樣盤算着，不知不覺走到彼得堡底幾條重要的街道中的一條街道上來了，迎面是一所古式建築的房子。街上擠滿了馬車；一輛銜接一輛走向燈燭輝煌的大門口去。從那些馬車裏一會伸出年青的美人底秀整的小脚，一會伸出發響的長筒皮靴。一會伸出繡紋的襪子和外交官的禮鞋。皮大衣和手套在威嚴的門衛面前爛過。葛爾曼站住了。

「這是誰底房子？」他問牆角的巡警。

「×××伯爵夫人底，」巡警回答。

葛爾曼戰慄了一下，奇異的逸事又呈現在他底想像裏了。他圍繞房子踱來踱去，默想

着它底女主人和她底奇怪的能力。很晚他纔回到自己底卑陋的一隅；許久不能入睡，等到夢佔領了他的時候，他就看見了一些紙牌，綠色的桌子，成捲的鈔票，成堆的金幣。他放下一張牌又一張牌，勇敢地接受別人下注，不停地贏着，把金子搜到自己面前，把紙幣裝進衣袋裏。他醒來已經很遲了，對消失了的自己底幻想裏的財產嘆了一口氣，就又出門往市內遊逛去了，並且不久又走近伯爵夫人底房子了。彷彿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牽引他到這裏來。他站住了，開始望着窗戶。他看見在一扇窗戶裏有一個低垂的黑髮的頭，很明顯，是在讀書或做工。那個頭抬起了。葛爾曼看見了一幅極鮮艷的面孔和一雙烏黑的眼睛。這一分鐘決定了他底命運。

三

我底天使

我讀你底四頁來信，還不如你寫的快呀。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剛脫了衣服，摘了帽子，伯爵夫人又打發人來叫她，同時命令再套上馬車。她們出來上車了。正當兩個僕人扶出老太太，把她裝進車箱的時候，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在車輪後邊碰見了自己底工兵；他握住了她底手；她驚惶得發呆了，那年青的人立刻消失了：一封信留在她底手裏，她把它藏進手套裏，一路上她什麼也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伯爵夫人有一種習慣，坐在車裏時常要問：同我們遇見的人是誰？這架橋叫什麼名字？在那塊招牌上寫的是什麼？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在這一次回答得又含糊又錯誤，因此惹怒了伯爵夫人。

「你怎麼的了，我底媽媽？你昏了，是嗎？你還是沒有聽見我說話呢，還是沒有懂得呢……感謝上帝，我底舌頭發音仍然清楚，而且我也沒有糊塗！」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沒有聽見她底話。回到家裏，她急忙跑進自己底屋裏，從手套裏取出那封信：它不會封口。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讀了它，是封表白愛情的信：它是甜蜜的，懇懇的，並且一字一句都是由德國的小說裏抄下的。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雖然不懂德文，她可是十分滿意它。

不過這封使她快樂的信又特別地使她不安。她第一次有了秘密，同年青的男子發生親切的關係，他底大膽，震動了她。她答責自己底粗忽的行爲，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以後再不坐在窗戶旁邊，用冷淡的態度涼却那個年青的軍官底繼續追求的熱望嗎？把信退還他嗎？冷淡和堅決地回答他嗎？她沒有一個可與商量的人；她沒有女朋友，沒有女教師。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終於決定了答覆他。

她坐在了小寫字檯旁邊，拿出鋼筆，紙——沉思起來。好幾次她開始了自己底信——又撕了它；一下子她以爲這種寫法太謙卑了，一下子却以爲太殘忍了。最後她寫成了幾行，覺得很得體。

「我相信，」她寫：「您是一個有正大思想的人，您絕不願意以無意識的行爲來侮辱我。我們底友誼不應當在這樣情形之下開始的啊。現在把您底信還給您，之外，我希望，將來我不會有理由慨嘆那種無禮的舉動。」

到第二天，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一望見走來的葛爾曼，就從刺綉架後站起，走進大廳裏，推開風窗，把信擲到街上，希望年青的軍官趕快拾去。葛爾曼跑上來，拾起它就鑽進了一家水果店。扯開信封，他發現自己底信和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底答覆。

他事前也會料到這一點，就轉回家去，忙碌于自己底策劃了。

三天以後，一個年青的快眼的女僕從女帽店裏拿來一封信給李占未塔·伊萬諾夫。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心神不安地撕開了它，先當是帽店要錢的信，但忽然認出是爾曼底手筆。

「您親愛的，錯了呀，」她說：「這封信不是給我的。」

「不的，確是給您的！」勇敢的女僕回答，露出狡猾的微笑：「請您仔細看看吧！」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迅速地讀完了信。爾曼要求會晤。

「沒有這回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說，她吃驚他底進攻，要求，手段和運籌了。「這封信一定不是給我的。」隨後把信撕成了小塊。

「這封信若不是給您的，您怎麼撕毀了它呢？」女僕說：「我也好把它送還那個託付我的人呀。」

「親愛的，」李占未塔·伊萬諾夫說，因為女僕看破了，她底臉紅了。「以後請您再不要拿信給我。您告訴他，那個託付您的人，他是應當慚愧的哩……」

但是爾曼沒有退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每天接到一封他底信，傳信有時用這

種方法，有時用那種方法。它們已經不是從德文錄下來的了。葛爾曼在被熱情激起的靈感中用他所特有的一種語言寫了它們；在它們裏面表現了他底志望底不能動搖和放縱的幻想底騷亂。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已經不想把它們退還了；她被它們灌醉了；她開始答覆它們——她底信一時比時更長更溫柔了。

最後，她從窗口擲給他下面這樣一封信：

『今天×××公使那裏舉行跳舞會。伯爵夫人也去參加。我們將逗留到兩點鐘。您和我祕密會晤的機會到了。伯爵夫人一出門，她底人們，必然都要跑開了；在前房有一個守門人，但他也常常躲在自己底小屋裏。您在十一點半鐘到這裏來。一直上樓梯。如果在外屋您遇見誰，您就問，伯爵夫人在家嗎。他們告訴您不在家，——那麼，沒有辦法，您就得回去了。但是，大概您不會遇見什麼人的。女僕們都坐在她們同住的一間屋子裏。從大廳往左邊走，一直走到伯爵夫人底寢室。在寢室裏，圍屏背後，你會看見兩個小門。右面的——通書齋，伯爵夫人永遠不進那裏去；左面的——通走廊，那裏有一架螺旋梯；它通到我底屋子。』

葛爾曼着急了，好像一隻在柙的猛虎，等候着預定的時間。在晚十點鐘他已經站在伯爵夫人底房子前面了。是可怕的天氣：刮着狂風，溼淋淋的雪一片片摔下來；街燈烟着朦朧

的光街道全是空洞洞的馬車夫時時從自己底瘦馬脊背上面伸出脖子看看有沒有晚歸的乘客。葛爾曼祇穿一件大氅，站在街上，却沒有覺得寒冷的風和雪。伯爵夫人底馬車預備好了。葛爾曼看見僕人們用手扶出一個駝背的老太太，身上裹着一件黑貂皮外套，在她後面跟着她底養女。她穿一件薄薄的長衫，頭上飾着鮮花。車門關上了。馬車沉重地轉動在鬆軟的雪上。門衛掩上了大門。窗戶黑了。葛爾曼圍繞寂靜的房子徘徊着；他走到街燈底下，看一看錶：十一點二十分。他停在街燈底下，兩眼凝視着錶上的指針，等待着其餘的幾分鐘。正到十一點半，葛爾曼就跨上伯爵夫人的台階，走進被照得明亮的前房。守門人不在。葛爾曼跑上樓梯，拉開外屋底門，看見一個僕人，正坐在燈下一把古舊而臃腫的安樂椅裏打盹。葛爾曼以準確的腳步輕輕越過了他。大廳和客室都是黑暗的。從外屋透來的燈光微弱地照着這裏。葛爾曼走進寢室。在充滿了古香古色的聖像座前，點着一盞金色的小燈。退色的絹質的安樂椅和有靠枕的鍍金的沙發，都帶着憂鬱的情調，靠在糊滿了中國壁紙的牆邊。在牆上懸掛兩張 Mme. Tebrun 在巴黎畫的像片。一張畫的是個面部紅潤而豐滿的四十歲的男子，身穿亮藍色的制服，佩着星章；另一張——一個年青的美人，生着鷹鉤鼻子，額前攏着劉海，在撲了粉的頭髮上插一朵玫瑰花。牆角裏擺着燒瓷的牧女，著名的 Leroy 製造的

餐室鐘、小箱子、略具團扇以及在過去的一世紀底末期與孟溝爾非爾^①的氣球、蔑司茂爾^②的催眠術同時發明的各種婦女的玩物。葛爾曼走到圍屏後面靠它擺着一張小鉄床右面有一個門，通到書齋；左面——另一個門，通到走廊，葛爾曼推開了它，看見一架狹窄的螺旋梯，這是通到可憐的養女底屋子去的。但是他退回來走進黑暗的書齋去了。

時間過得很慢。一切都是靜寂的。客室裏敲了十二點鐘；各屋裏的鐘也緊跟着都敲了十二點。隨後一切又沉默了。葛爾曼靠着涼冰冰的火爐站着。他是鎮靜的；這時他底心同那決意去做一件什麼危險的、但是必要的事情的人底心一樣，均衡地跳躍着。早晨底一點鐘兩點鐘敲過了。不久他聽見了遠遠有馬車的聲音。抑不住的震動佔領了他。馬車走進來停下了。人們奔跑着，喉嚨喊叫着，房子整個亮了。三個女僕和半死的伯爵夫人走進寢室來，老太太一下子就倒在安樂椅裏。葛爾曼從縫隙看得清清楚楚。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由他眼前閃過去。葛爾曼聽見了她底急遽的脚步走上她底樓梯。在他底心裏突然似乎有些

● 法人，一七八三年發明汽球者——譯者。

● 催眠術及磁力學說發明者——譯者。

後悔但立刻又平靜了他麻木了。

伯爵夫人在穿衣鏡前脫去衣服，女僕們摘下了她底飾着玫瑰花的帽子，從她底斑白的大部分全禿了的頭上，取下了掛粉的假髮，髮針像下雨一般落在她身邊。綉銀線花的黃色長衣，推在她底臃腫的腳背上。葛爾曼定她底化妝底，令人作嘔的祕密底見證人。最後伯爵夫人穿上睡衣，戴上睡帽。這樣裝束，倒頂適合她底衰老的年齡，看起來就不那麼顯得可怕和醜惡了。

伯爵夫人同一般老年人一樣，夜間總患失眠。脫完衣服，她就坐在窗下的安樂椅裏，命退了女僕們。蠟燭拿出去了；屋裏又祇剩那一盞小燈照耀着。伯爵夫人底臉越加黃了，弛垂的嘴唇顫動着，身體左右搖擺着。在她底矇矓的兩眼裏，可以看出她底意識是完全失掉了；看見她，會以為這可怕的老太太底動作不是發自她底本意，只是由於一種內部的電力掣動罷了。

突然這僵死的臉莫名其妙地變色了。嘴唇停止顫動了，眼睛活潑了；伯爵夫人面前站着一個陌生的男子。

「不要害怕呀，爲了上帝，不要害怕呀！」他用清楚的聲音輕輕地說。「我沒有謀害您

的意思；我是來懇求您一樁事情的。」

老太太癡呆地看着他，好像沒有聽見他說話。葛爾曼以為她是聾子，俯到她底耳朵上，重說了一遍。老太太仍舊沉默着。

「您能夠，」葛爾曼說：「創造我底生活底幸福，這在您不費一點什麼；我知道，您能夠一連猜中三張紙牌……」

葛爾曼停止了。伯爵夫人彷彿明白了他底要求；她在尋找自己回答的話。

「那是一個笑談，」後來她說：「對您起誓，那是一個笑談！」

「那完全不是笑談，」葛爾曼不高興地說。「您記得恰卜黎斯基，是您幫助他撈回本錢的啊。」

伯爵夫人可真騷亂了。她底神色表明了靈魂底猛烈的激動；但她很快又沉沒在以前那樣無感的狀態裏了。

「您能夠，」葛爾曼繼續說：「指示給我那三張正確的紙牌嗎？」

伯爵夫人靜默着。葛爾曼接着又說。

「您為誰保藏着您底祕訣呢？為孫子們嗎？他們都富有；用不着這個；他們也不知道金

錢，也不管貴金錢。您底三張紙牌不能夠援助那些浪費者誰不懂得守護父親的遺產，不管他有怎樣惡魔般的努力，總是同樣要死在貧困中的。我不是一個浪費者；我知道愛惜金錢。您底三張紙牌對於我不會白費的。嗷……」

他住了嘴，戰戰兢兢等候着她底回答。伯爵夫人沉靜着，葛爾曼跪下了。

「不論什麼時候。」他說：「如果您底心會瞭解愛情底感覺，如果您還記得它底快樂，如果您即使只有一次因初生的嬰兒底哭泣而微笑過，如果哪種人類的情感什麼時候觸動過您底胸懷，那麼我此刻就用夫妻底，愛人底，母親底以及一切與人生有關係的情感懇求您，不要拒絕我底請求，告訴我——您底祕訣，您保留它有什麼用處呢？……也許它會造成可怕的罪惡，使永久的快樂喪失，和魔鬼結緣……請想一想，您老了：您生活的日子不長了——我準備把您底罪過放在我自己底靈魂裏，●祇要將您底祕訣告訴我。請想一想，一個人底幸福握在您底手裏；不僅我，還有我底兒子，孫子和曾孫都將感戴您底賜與並且要把它當作神品一樣……」

老太太沒有回答一句話。

葛爾曼站起來了。

「老婆！他咬緊牙齒說：『我只好強迫你說了……』」

隨着這句話他從衣袋裏掏出手鎗，伯爵夫人看見手鎗，第二次發生了劇烈的感覺。她搖着頭，舉起兩手，好像要遮蔽着射擊……隨後向後倒下去了……一動也不動了。

「不要裝小孩子氣，」葛爾曼說，拉她底手。「我最後一次問你——你願意把你底三張紙牌告訴我嗎？是或不是？」

伯爵夫人沒有回答。葛爾曼一看，她已經死了。

四

五月七日，一八××年。

這個沒有道德和信仰的人！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坐在自己底屋裏，還穿着跳舞衣服，埋在深深的沉思裏。一回

到家，她急忙打發開正不高興再做什麼的睡眼矇矓的女僕，說她可以自己脫衣服，就志志地跑進自己底屋裏，希望在這裏看見葛爾曼，然而又覺得不看見他纔好。第一眼她沒有看見他，想他一定是沒有來，而且爲了他們會見底阻滯很感謝自己底命運。她坐下了，沒有脫去衣服，開始回憶起一切發生在這樣短短的時間裏和她底這麼深入的迷惑中的情形。自從她第一次在窗戶旁邊看見那個年青人的時候算起，不到三個星期，就和他通信起來，他也居然從她這方面取得了夜間會晤的要求！她只由他底一些來信中的幾封署名的信上，知道了他底姓名；她同他不會面談過，不會聽過他底聲音，她也不會聽別人講過他……一直到這一天晚上。奇怪的事情！在這一天晚上，在跳舞會裏，托木斯基氣憤年青的候爵女兒泡林×××沒有照例取媚他，他想要報復，就對她表示冷淡；他要求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和他跳那極長的「馬珠克」舞。整個時間他嘲笑她對於工兵軍官的偏愛，他說他知道得幾乎爲她所猜想不到的那麼多；他底談話有一些恰好是碰在地方，以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幾次在心裏思想，她底祕密是被他知道了。

「您從什麼人知道了所有這些事情？」她問，笑着。

「從一個特別知道您的朋友。」托木斯基回答：「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這個著名的人物是誰？」

「他底名字叫葛爾曼。」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沒有回答什麼話；她底兩手和兩腳冰硬了。

「這個葛爾曼，」托木斯基接着說：「有一幅真正的「羅曼蒂克」的臉，他有拿破崙底側影，有梅菲司托菲爾底靈魂。我想，在他底靈魂裏至少有三件罪惡。您怎麼這樣蒼白……」

「我底頭痛……葛爾曼對您說了些什麼……您覺得他怎樣……」

「葛爾曼同自己底朋友們不大合得來；他底個性太強……我看他倒是很關心您；至少他很喜欢聽見別人稱讚您。」

「但他在哪里看見過我？」

「在教堂裏，也許，在散步的時候！上帝知道！也許當您睡覺的時候，在您底屋子裏，他看見了您。」

向他們走過來三個女人，「*Forbidou regret*」！這對於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成爲極有興趣的談話被打斷了。

被托木斯基選上的女人就是那個候爵女兒×××。她同他跳了許多圈，轉了許多次，對他解釋明白了。托木斯基回到自己底位置，已經把葛爾曼和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全都忘記了。她想恢復剛纔被打斷的談話；但「馬珠克」舞已完，老伯爵夫人立刻要走了。

托木斯基底話並沒有什麼，不過跳舞時隨便說的笑談；但這些話深深地印在幻想的年青姑娘底靈魂裏了。托木斯基所描畫的葛爾曼的爲人不料正和她在心裏所想像的大半相同，並且因爲聽了這一段最新的故事，這一個平凡的人物實在使她底精神有些驚異和煩惱了。她坐在那裏交叉着兩臂，戴着花的頭，垂到裸露的胸前……忽然門開了，葛爾曼走進來。她戰慄了……

「您在哪裏了？」她驚惶地小聲問。

「在老伯爵夫人底寢室裏，」葛爾曼回答：「我剛纔從她那裏來。伯爵夫人死了。」

「我底天呀……您說什麼……？」

「並且也許，」葛爾曼接着說：「我是她致死底原因。」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兩眼直看着他，她憶起了托木斯基底話：「在這個人底靈魂裏至少有三件罪惡！」葛爾曼傍近她坐在窗台上，把一切都說了。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惶惑地聽了他底話。因而，那些多情的信，那些熱烈的願望，那種大膽的、頑強的追求——所有的都不是愛情！金錢——纔是他底靈魂所渴望的！不是她能滿足他底慾望和使他幸福！可憐的養女做了強盜底盲目的傀儡，做了她底老恩人底凶手了……她在已經晚了了的自己底極大後悔中痛苦地哭了。葛爾曼靜默地看着她：他底心也寸裂了；但是並非可憐的姑娘底眼淚，並非她底痛苦底異常的魅力擾亂了他底苛刻的靈魂。關於死了的老太太他在良心裏也沒有感到一點兒後悔。一樁事情擾亂了他：他打算藉以發財的祕訣丟失了，永遠找不回來了。

「您真是一個怪物！」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最後說。

「我沒有想叫她死，」葛爾曼答：「我底手鎗也沒有裝子彈。」
他們都靜默了。

早晨來了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息滅了燒到根上的蠟燭。灰白色的曙光射進她底屋裏。她拭乾了哭過的眼睛，抬起頭看着葛爾曼。他坐在窗台上，抱着兩隻胳膊，嚴峻地皺着眉頭。在這個姿勢裏他真像拿破崙底側影。這幅神情也打動了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

「您怎樣走出屋子呢？」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後來說。「我想領您走那秘密的樓梯。可是必須經過寢室，我害怕。」

「請您告訴我怎樣能找到那秘密的樓梯；我一個人走。」

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站起來，從箱子裏取出一把鑰匙，遞給了葛爾曼，又對他詳細地說明了。葛爾曼握住她底冰冷的、沒有反應的手，吻了一下她底扭斜着的頭，就走出去了。

他下了螺旋梯，又走進伯爵夫人底寢室。死了的老太太坐在那裏，僵硬了。她底臉上表現着非常的安靜。葛爾曼站在她面前，朝她看了很久，似乎想要認清這可怕的因果；最後他走進書齋，摸着了兩扇門，就順着黑暗的梯子走下去，心裏充溢着奇特的感覺。「六十年前，」他想：「也許在這一同樣的時辰，就從這間寢室，順着這架梯子，有一個穿着繡花外套，梳

着 a Titmousean Rowal 式的頭髮，把自己底三角形的帽子按在胸前，現在說來是早已埋在墳墓裏的年青的幸福人走下來；但他底老情人底心今天纔停止躍動了……」

在梯子下頭葛爾曼找到了一個門，也用這一把鑰匙開了它，他就穿過一條行廊，到了大街。

五

在這夜間，死去的男爵夫人 B × × × 走到我面前。

她全身穿着白色的衣服，對我說：

「您好，顧問先生！」

——
右維金波爾。

在那決定命運的夜晚三天以後，早晨九點鐘，葛爾曼去到舉行死去的伯爵夫人底遺體葬式的 × × × 教堂裏。他並沒有後悔，可是他不能完全鎮壓住責難他的良心底呼聲：

「你是伯爵夫人底凶手」他缺少單純的信仰，他却具有頗多的迷信，他相信死去的伯爵夫人將會作祟他底生活，因此決定參加她底葬儀，請求她饒恕。

教堂裏人滿了，葛爾曼儘力地擠過了人羣，棺材放置在富麗的台座上，頂端帶着天鵝絨的幕帳，死人躺在裏面，兩手交疊在胸前，頭戴一頂絲織的帽子，穿着一身白緞子衣服。四周站立着她底家人，僕輩穿着黑外套，肩上披着經帶，手裏捧着蠟燭；親屬們，兒子們，孫子們，曾孫們都穿着重孝服。沒有一個人哭；眼淚要悲哀來時纔會流出。伯爵夫人這樣老了，她底死誰都不會覺得驚奇，她底親屬們打早就把她當做死人了。一個年青的牧師講了一番專為送葬時用的話，他用簡短而動人的演說闡明這有德的老太太底安謐的死亡，說她經過許多年修煉纔能得到這樣善果。『天使看見了她底死』演說者說：『天使把她底靈魂引入天堂去了』這一件職務在嚴肅而悽淡的儀式中完成了。親屬們首先向遺體行辭別禮。隨後是很多的賓客，來向這個從前曾參加他們底無益的娛樂的女人行禮。他們後面是家裏的用人。最後是一個死者底同年的老婦人，兩個年青的女僕攙扶着她。她簡直沒有氣

力行那到地的禮，也只有她灑了幾滴老淚，吻了自己底伴侶底冰冷的手。在她之後，葛爾曼走向棺材去，他跪在地下行了禮，在散布着小松枝的冰涼的地板上停了好幾分鐘，後來，他站起了，臉色灰白，好像那個死了的女人，他登上棺材台座底小階，又行了禮……在這時候，他彷彿看見死人嘲笑地望着他，用兩隻眼睛斜睨着他。葛爾曼急忙退後，不小心踏空一步，跌倒在地上。別人扶起了他。正當這同一時候，李占末塔·伊萬諾夫也昏倒在教堂門口。這些突如其來的事情擾亂了莊嚴的喪禮好幾分鐘。在送喪的人們中間起了曖昧的私語，一個枯瘦的太監，是死者底近族，湊到站在他旁邊的一個英國人底耳朵上，說這個年青的軍官是她底私生子，英國人冷冷地回答：

葛爾曼在這一整天裏是特別地煩惱。他走到一家僻靜的飯館裏去吃午飯，一反自己底習慣，喝了很多的酒，希望拿這東西澆滅胸中的塊壘。回到家，他一頭碰在牀上，沒有脫衣服，就結結實實地睡着了。

他醒來已經是夜間了。月光照進他底屋裏。他看看錶，兩點三刻。他底睡意逃掉了。他坐在床上，回想老伯爵夫人底喪禮情形。

這時候，有一個人從街上俯到窗邊朝他望一望，立刻走開了。葛爾曼一點沒有加以注

意過一分鐘他聽見外屋底門開了，葛爾曼想一定是他底護兵又喝醉了酒剛才夜遊歸來。然而他聽見陌生的脚步聲：誰在那裏走，輕輕地落着鞋子。門開了，走進一個穿白衣服的婦人。葛爾曼還當她是自己底老乳母，奇怪她因為什麼事在這樣晚的時候到這屋裏來。但那白衣婦人，再一看，突然地站在他面前了——葛爾曼辨認出是伯爵夫人！

「我違背了自己底意志來到你這裏，」她用堅決的聲音說：「我答應你底請求。三點，七點和一點能使你一連贏錢，但是要你在一晝夜之後再不摸一張牌，並且要你一生永遠也不再賭博。我饒恕你嚇死我的罪過，但是要你同我底養女李古未塔·伊萬諾夫結婚……」

說完，她靜悄悄地轉過身，走向門去，不見了，鞋子響着。葛爾曼聽見外屋底門響了一聲，又看見一個人俯到窗邊朝他望一望。

葛爾曼許久纔定了神。他出來到另一間屋裏。他底護兵睡在地板上；葛爾曼費許多工夫纔叫醒了。這護兵常常是一個醉鬼，從他是問不出什麼消息的。前房底門是上了鎖。葛爾曼回到自己底屋裏，點起蠟燭，記下了自己底見聞。

「等一會」

「你怎麼竟敢對我說『等一會』？」

「大人，我說了『等一會』」

兩種不動的思想不能同時存在於精神的本性裏，恰似兩個物體在物理學上不能佔據同一處地位。三點，七點，一點在葛爾曼底意識裏很快地就遮蔽了死去的老太太底影像。三點，七點，一點盤據在他底腦裏，並且咕嚕在他底嘴唇上。看見一個年青的女郎，他就說：「她有多麼美麗呀！真是一個紅色的三點。人家問他：『幾點鐘了？』他就答：『差五分七點了。』每一個肥胖的漢子都使他想起一點。三點，七點，一點跟他到夢裏，變着一切可能的幻景。三點在他面前開了美麗的石榴花，七點顯爲哥德式[●]的門形，一點——一個碩大的蜘蛛。所有他底思想都集中到一個方向，怎樣利用這個對於他是極其寶貴的祕訣。他想到辭

職和旅行，他打算到巴黎公開的賭場裏憑他底好運奪一宗大錢財，但是一些繁瑣的事情纏留了他。

在莫斯科有一所豪富的賭徒底總會，主持人是有名的且卡林斯基，他把全部的光陰都消耗在門牌上面。過去曾賺了百萬的財產他贏的當可以轉眼，輸了却總給現錢。由於長時期的經驗朋友們都相信他，而寬敞的房子，優等的廚師，懇切和愉快，更獲得了大家底欣愛。他到彼得堡來了。青年人都流到他那裏去，因為紙牌忘記了跳舞，寧肯犧牲女人底獻媚，却不能捨棄「法老」底纏惑。納魯冒夫把葛爾曼帶到他那里去。

他們走過了一排華麗的，站滿了有禮貌的僕人的屋子。各處都擠滿了賓客。幾個將軍和樞密顧問們正在打牌；年青的人們或坐或歇在金絲絨的沙發上，吸着紙煙。在客廳裏圍着一張長桌子，坐着二十來個賭客，主人坐在那裏做莊。他是一個六十歲的人，有幅可敬重的相貌；一頭銀白色的頭髮；豐滿而新鮮的臉書出了他底善良的心地；兩眼射出的光輝和時時掛出的微笑把他顯得更活潑了。納魯冒夫介紹葛爾曼給他。且卡林斯基親熱地握了

他底手，請他不必客氣，又繼續分牌。

這一場牌延長得很久。在桌子上放了三十多張牌。且卡林斯基每次分完牌，都停一會，讓賭家有時間理好自己底牌；他記下了輸金，慫慫地聽着他們底意見。最後一牌打完了。且卡林斯基洗了牌，預備分第二次。

「請給我一副牌，」葛爾曼說，從一個也在賭錢的胖紳士背後伸過手來。

且卡林斯基微笑着，默然鞠了一躬，謙遜地表示了同意。納魯冒夫笑着，慶賀葛爾曼破了長時期的賭戒，並且希望他得着一個幸運的開始。

「或勝或敗！」葛爾曼說，用粉筆在自己底牌上寫了賭碼。

「多少？」莊家眨着眼睛問：「請原諒，我沒有看清楚。」

「四萬七千，」葛爾曼回答。

聽了這句話，一瞬間所有的腦袋都轉了過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葛爾曼。「他瘋了！」

納魯冒夫想。

「請允許我告訴您，」且卡林斯基帶着自己底不變的微笑說：「您賭得太大了，這裏還沒有一次下注超過二百七十五盧布的呢。」

「怎麼？」葛爾曼說：「您不願接受我底賭嗎？」

且卡林斯基又譁遜地鞠了一躬，表示同意。

「不過我要對您聲明一下，」他說：「從我這方面，當然，我很相信您底話，但爲了賭場和計算上方便起見，請您把錢放在牌上。」

葛爾曼從衣袋裏掏出鈔票交給了且卡林斯基，他匆忙地看一看，就把那些鈔票放在葛爾曼底牌上。他分了牌，右面揭出了九點，左面是三點。

「贏了！」葛爾曼說，翻開自己底牌。

在賭客們中間起了私語，且卡林斯基皺了皺眉頭；但是微笑立刻又回到他底臉上。

「您要拿現錢嗎？」他問葛爾曼。

「叨光。」

且卡林斯基從衣袋裏取出鈔票，付清了。葛爾曼接過贏的錢，就離開了桌子。納魯冒夫簡直呆了。葛爾曼喝了一杯檸檬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晚間，他又到且卡林斯基那裏來了。主人做莊。葛爾曼走到桌子前邊賭客們馬上讓給他一個位置。且卡林斯基親切地對他鞠了一躬。葛爾曼等到第二場牌，摸了一張牌，

把自己底四萬七千盧布和昨天所贏的全放在上面。且卡林斯基又做莊。右面揭出了小兵，左面是七點。

葛爾曼翻開了七點。

全體都驚嘆了。且卡林斯基顯然是震搖了。他數了九萬四千盧布給葛爾曼。葛爾曼不動聲色地接收了錢，走了。

在下一天晚間葛爾曼又坐在桌子旁邊了。大家都等候着他；將軍們和樞密顧問們放下了自己底牌，來看這不尋常的賭博。年青的軍官們從沙發上跳起來，所有的廚師都鑽進了客廳裏。大家圍着葛爾曼。其餘賭客們都沒有摸牌，焦急地等候着他底結果。葛爾曼靠桌子站着，準備和臉色蒼白但還是微笑着的且卡林斯基作孤注一擲。且卡林斯基洗了牌。葛爾曼摸一張牌放下了，把鈔票摺子壓在上面。這好像決鬥。深沉的靜寂統治了周圍。

且卡林斯基做莊。他底手顫抖着。右面揭出了皇后，左面是一點。

「一點贏了！」葛爾曼說，翻開了自己底牌。

「您底皇后輸了，」且卡林斯基和葛地說。

葛爾曼驚了一跳的確，不是一點，乃是「鐘形的皇后」——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明白他怎麼會輸了。

這時候他看見「鐘形的皇后」——睜縫着眼睛微笑了這個稀有的類似攔擊了他……

「老太婆！」他在驚懼中喊道。

且卡林斯基收取了那些贏得的鈔票，葛爾曼不動地站在那里。當他離開桌子的時候，嘈雜的談話就起來了。

「賭得真痛快，」賭客們說。

且卡林斯基洗了牌，又接着賭下去。

● 牌名。又名「黑桃皇后」——譯者。

結局

葛爾曼瘋了。他住在奧帝霍甫斯基病院第十七號房裏，他不回答任何問話，只是在嘴裏常常之快地呢喃着：『三點，七點，一點，三點，七點，皇后……』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嫁給了一個很可愛的青年人，他在什麼地方服務並且有相當的資產；他是老伯爵夫人底舊日的管家底兒子。李占未塔還把一個貧窮的女親戚收養在家裏。

托木斯基升了騎兵上尉，和侯爵女兒泡林結婚了。

基
爾
德
沙
里

基爾德沙里是布爾加爾人。「基爾德沙里」在土耳其語意思是武士，勇敢者。他底真的名字我就不知道了。

基爾德沙里以自己底搶劫把恐怖佈滿了莫爾達維亞全境。爲了對他得到一些認識，我且從他底事績裏敘述一件。一次夜間，他和阿爾納烏特人米海拉克兩個搶劫布爾加爾村莊，他們從兩方面把村莊點起火，便開始從這一家跑到那一家。基爾德沙里殺人，米海拉克搬運搶得的東西。兩個人一面喊着：「基爾德沙里！基爾德沙里！」整個的村莊都逃避了。

當亞歷山大·伊普希藍契宣言叛亂，開始給自己招兵的時候，基爾德沙里就帶領幾個老伙伴投奔他去了。出師底真正的目的他們一點也不明白，但戰爭可以搶劫土耳其人或甚至莫爾達維亞人底財產，造成發財的機會，在他們却是很清楚的。

亞歷山大·伊普希藍契本人是一個勇敢者，但是缺乏在事業上需要的個性，在事情上是那樣地熱烈又是那樣地粗忽。他不懂得支配那些須要指導的人們。他們對他一點也

不會做一點也不信仰。在不幸的戰爭之後，希臘的年青時代底盛氣就毀滅在那兒了。約爾達克·奧林布奇勳告他逃開去，自己就佔領了他底位置。亞歷山大·伊普希藍男跑到奧大利底邊界，又從那裏派遣出自己底可咀咒的人們，便是所謂叛亂者，懦夫和惡漢的人們。這些懦夫和惡漢，大部分都死亡在謝枯僧院底堡壘裏面或普魯特河岸上了，以他們來反抗十倍力量的敵人，當然是毫無希望的事情。

基爾德沙里是在葛爾基·康塔庫金底部隊裏，他，康塔庫金，也可說是像剛才所講的伊普希藍一樣的人物。當司枯涼城下戰爭底前夜，康塔庫金向俄羅斯指揮部請得允許他進我們底檢疫病院。部隊因此沒有指揮官了，但基爾德沙里，沙非諾斯，康塔郭尼和其他的一些人並沒有任何的需用指揮官的必要。

司枯涼城下的戰爭，無論什麼人也不能全部地描寫出它底驚人的實情。你們自己想想一下，七百個阿爾納烏特人，阿爾班人，希臘人，布爾加爾人和各種的流浪人，沒有一點戰術的知識，遇見五千個土耳其騎兵，那時候的退却吧。這個部隊被逼到普魯特河岸，就在面前架起兩尊從住在雅斯的候爵底庭院裏找到的小砲，從前當候爵舉行命名日的宴會的時候還放過它們哩。土耳其人喜歡射擊霰彈，但沒有俄羅斯指揮部底允許是不敢的。霰彈

這才沒有飛到我們底岸邊檢疫病院底長官（現在已經死了），在軍隊裏服役了四十年，從來沒有聽見過子彈底嘯聲，可是這一次上帝帶他來聽聽了。這個老頭子可怕地憤怒了，因此罵起那駐紮在檢疫病院附近的義勇步兵團底陸軍少佐。少佐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便跑到河邊去，在河那邊有許多兵士正作小部分的戰爭，他使用手勢威嚇他們。兵士們看見他做手勢，都轉身逃跑了，所有的土耳其隊伍也跟着他們跑了。那個用手勢威嚇他們的陸軍少佐，名叫霍爾且夫斯基；但我不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

然而在第二天土耳其人襲擊義勇隊了。他們不敢用叢彈和開花彈，就決定一反自己底習慣，使用那無情的刀劍。這場戰爭是殘酷的。他們用腰刀砍殺着。長矛從土耳其人一方面出現了，以前在他們那裏是沒有的；這些槍矛是俄羅斯的。哥薩克人們在它們底行列中戰鬥着。義勇隊得到我們底皇帝允許，得以渡過普魯特河，躲在我們底檢疫病院裏。他們開始渡河了。康塔郭尼和沙非諾斯到最後，留在土耳其的岸上了。基爾德沙里昨夜受了傷，已經躺在檢疫病院裏。沙非諾斯是打死了。康塔郭尼是一個很肥胖的人，被長矛傷在了肚子上。他用一隻手舉起劍，用另一隻手捉住敵人的長矛，將它深深地插進自己底身體，在這樣的情形下他纔能夠用劍夠上自己底兇手，同他一起倒下了。

一切都完結了。土耳其人成爲戰勝者了。莫爾達維亞是清靜了。大約有六百個爾納烏特人散佈在別士沙拉比地方。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使自己過活，但同樣感激俄羅斯，因爲它底庇護。他們過着閒散的，但並非放蕩的生活。在土耳其的別士沙拉比地方上的咖啡店裏，時常可以看得見他們，嘴裏銜着一隻長長的煙管，從小盃子裏喝着咖啡渣子。他們底同一式樣的短上衣和紅色的尖頭皮靴已經開始破爛了，但烏羽的纓冠照樣還是歪斜地戴着，劍和手鎗也還是從寬大的腰帶下面突出來，無論誰也不可憐他們。不會想到這些和平的乞丐就是莫爾達維亞底最著名的硬漢，嚴酷的基爾德沙里底伙伴，而且他自己也就雜在他們中間。

雅斯底總督知道了這種情形，便根據和平條約，要求俄羅斯指揮部交出那些強盜。警察開始搜索了。他們探出基爾德沙里確實是住在基司涅夫。他們在一個逃走的時候，偕同七個伙伴在黑暗中坐着的時候，基爾德沙里被看管起來了。他並不隱蔽事實，並且承認他就是基爾德沙里。

「但是，」他添加說：「從我渡過普魯特河的時候起，我不會觸掙過別人底一根頭髮，我也不會侮辱過一個卑下的流浪人。對於土耳其人，對於莫爾達維亞人，對於瓦拉赫人，我

當然是一個強盜，但對於俄羅斯，我是一個賓客。當沙非諾斯射盡了自己底所有的霰彈，來到我們底檢疫病院，從傷者們那里取去扣子，釘子，小鎖和劍頭，作為最後的鎗彈的時候，我給了他二十貝司雷克。所以我便沒有一個錢了。上帝看得見我，基爾德沙里，如今是作為一個犧牲品活着！為什麼現在俄羅斯人把我交給我底敵人呢？

這以後基爾德沙里便沉默了，安靜地等待着自己底命運底判決。

他等候了不久。指揮部以為沒有從強盜底羅曼蒂克的方面來看他們和相信那種正當的要求的義務，就命令把基爾德沙里送到雅斯去了。

有一個人，聰慧而又心善，在那時候還是一個無名的年青的軍官，現在可是佔着重要的位置，他把基爾德沙里底出發，生動地描寫了給我。

在監獄底門前停着一輛郵車……也許，您不知道那是怎樣的郵車吧。那是一輛矮小的編織成的貨車，這種車不久還通行駕六匹或八匹老馬。一個生鬍鬚的，戴着羊皮帽子的莫爾達維亞人，騎在其中的一匹上，不住地喊着，用鞭子打着，他底幾匹老馬就用極大的速

度跑起了。如果裏面有一匹馬開始遲緩了，他便帶着可怕的咀咒把牠卸下，拋棄在路上，毫不顧慮到牠底命運。他相信在轉回的道上會在原先的地方看見牠安然地在碧綠的原野上吃着草。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旅行者從一處驛站裏走出時，駕車的馬是八匹，從下一驛站裏走出時又加了兩匹。這是十五年以前的情形了。此刻在俄羅斯化的別士沙拉比亞是用俄羅斯式的馬具和俄羅斯式的貨車了。

在一千八百二十一年，九月尾底一天，這樣的一輛馬車停在了監獄門前。一些脫下了衣袖、用皮靴踏着響聲的猶太人，一些穿着自己底襤褸的、帶花的服裝的阿爾納烏特，一些整齊的、手裏抱着黑眼睛的幼兒的莫爾達維亞女人，圍住了那輛馬車。男人們保持着靜默，婦女們熱心地等待着什麼。

大門開了，立刻有幾個警官走到街上來；在他們身後，兩個兵士牽出去帶着械鎖的基爾德沙里。

他樣子有三十歲。他底微黑的面貌是端正而嚴峻。他是高大的身材，寬肩膀，在他底身上顯出非常的健康的體力。花的頭巾斜斜地包裹着他底頭，寬的腰帶纏在纖細的腰部，厚的青呢的驃騎兵短上衣，垂到膝蓋上部的襯衣底寬大的褶紋，和一雙美麗的皮靴就是他

底殘餘的裝飾。他底態度驕傲而泰然。

一個官吏，紅皮膚的老頭子，穿着褪色的制服，制服上有三個扣子已經搖擺着了，他底底有紫色腫傷的鼻子上，挾住一副錫邊的眼鏡，便展開公文，發着鼻音，開始用莫爾達維亞的語言讀起來。他不時地、傲慢地望一望那帶着械鎖的基爾德沙里，顯然，那公文是同他有關係的了。基爾德沙里注意地聽着他。官吏完畢了自己底誦讀，就疊好公文，嚴厲地對人們喊着，命令給他讓開道路，同時吩咐把他帶進車去。那時候基爾德沙里轉向他去，用莫爾達維亞語言對他說了幾句話：他底聲音顫抖着，面色改變了；他哭了，而且倒在警官底脚前，自己底鎖鏈發出了響聲。那個警官，嚇了一跳，退開了，兵士們想要去拉起基爾德沙里，但他自己站起了，整理了自己底手械，就走進車去，喊道：「嗨，走吧！」一個憲兵坐在他的旁邊；莫爾達維亞人搖起鞭子，郵車就起程了。

「這個基爾德沙里對您說了些什麼？」一個年青的官吏問那警官。

「您看，他請求我，」警官笑着回答，「叫我照顧他底妻和小孩，他們現在住在離克利不遠的布爾村；他害怕他們因為他遭遇災難，真是愚蠢的人民啊。」

年青的官吏底故事有力地感動了我。我很可憐那個不幸的基爾德沙里。許久，關於他

底命運我一點不知道已經幾年過去了，我偶然又遇見了那個年青的官吏。我們談到已往的事情。

「您底朋友基爾德沙里怎樣？」我問，「您不知道他以後怎麼樣了嗎？」

「怎麼不知道呢，」他回答，接着對着我講了下面的事情。

基爾德沙里被送到雅斯，交給了總督，總督判決他該受杖刺刑。他們把死刑要延到一個節日執行。暫時就把他鎖在監牢裏。

看守犯人的是七個土耳其人（幾個單純的人，骨子裏也是強盜，和基爾德沙里一樣。）他們很尊敬他，並且貪婪地聽着他底奇異的故事。在守卒和犯人中間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一次，基爾德沙里對他們說：

「弟兄們！我底時辰近了。無論誰也不能夠逃避自己底命運。我很快地就要同你們分離了。我想給你們留下一些什麼作爲紀念。」

土耳其人都豎起了耳朵。

「弟兄們，」基爾德沙里繼續說：「三年以前，當我和死去的米海拉克抬轎的時候，我們在離雅斯不遠的草原上，埋藏了一罐子珠寶。顯然，不論我，不論他，都不能夠享受那些寶物了。這樣辦，你們自己把它取來，和睦地均分了吧。」

幾個土耳其人差一點兒瘋狂了。他們去討論，怎樣纔能夠找到那埋藏寶的地方呢？他們想着想着，終於決定了叫基爾德沙里自己帶他們前去。

到了夜間，土耳其人從犯人底脚上卸下腳鐐，用繩子捆綁了他底手，就同他從城裏出發到野外去了。

基爾德沙里領着他們，一直向着一個方向，從這一片墳墓走到那一片墳墓。他們走得很久。最後基爾德沙里在一塊巨大的石頭旁邊站下了，量了二十步的距離，跺了跺腳，說：「就在這裏。」

土耳其人準備起來了。四個人抽出自己底劍，開始掘土。三個人留下做守衛。基爾德沙里坐在石頭上，看着他們工作。

「噢，怎樣，快了吧？」他問：「挖到了嗎？」

「還沒有，」土耳其人回答，累得汗珠像雨雹似的從身上流下。

基爾德沙里站起來，表示忍耐不住了。

『這樣的人民，』他說：『連規規矩矩地掘土都不會。若自我，祇要兩分鐘，事情就完了。孩子們！解開我底手，把劍給我。』

土耳其人默想了一下，商量起來。『怎麼辦呢？（他們決定了）我們解開他底手，把劍給他，怕什麼呢？他一個人，我們七個人。』於是土耳其人解開了他底手，把劍給他了。

最後，基爾德沙里自由了，並且有武器了。他應當是怎樣地感覺吧！他開始敏捷地挖掘着，守卒幫助着他……突然他用自己底劍刺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把那隻劍便留在他底胸上，而從他底腰帶裏攪出兩隻手鎗。

其餘的七個人，看見基爾德沙里拿到兩隻手鎗做武器，都逃散了。

基爾德沙里現在正在雅斯一帶搶劫呢。不久他寫過一封信給候爵，向他要求五千列甫。並且威嚇他，在付款上若是不對數的時候，就要燒光雅斯，打進候爵底家裏。五千列甫，他是拿到了。

基爾德沙里是怎樣一個人物呀？

後記

今年二月十日是A·普式庚底逝世百年紀念日，介紹和研究他的文字，在俄國當然不用說，就是在中國，用中文發表出來的，這兩三個月之內，我們已經看到許多，所以我想關於他底一生和藝術，在這本只打算以介紹他底短篇小說爲目的的集子裏，可以不必多說了。

這裏共收小說九篇，凡是足以作爲普式庚底代表作的短篇小說，都在這里了。「埃及之夜」和「大彼得底黑奴」因爲都是未完的作品，故未列入。

「射擊，」「風雪，」「棺材匠，」「站長」和「小姐——農家姑娘，」當初發表時是署名別爾金，因此在原文的普式庚全集裏，這五篇上面加有一個總稱——「死去的伊萬

彼得洛末奇·別爾金底小說，A·P·刊行。」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書店文學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普式庚全集和莫斯科M·O·
海爾甫出版公司版普式庚全集（第二版）譯出。

孟十還

四月二十九日，一九三七年。